



教宗本篤十六世  
禮儀訓導彙編



*Benedictus xvi.*




教宗本篤十六世  
禮儀訓導彙編


*Benedictus XVI.*

# 目錄

寫在前面	6
1 2011年5月6日	8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梵蒂岡格肋孟廳 向出席宗座聖安瑟莫大學創校五十週年慶典大會 的參加者講話	
1a 禮儀——祈禱——朝拜	12
2 2011年5月13日	27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宗座聖樂學院創校一百週年致 學院院長的信	
2a 禮儀、民間的熱心敬禮	30
3 聖堂——天主及人的居所	39
4 聖事與聖儀	49
5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97
6 禮儀、歷史	120
7 禮儀、傳統、進步	128
8 禮儀、主動參與	139
9 逾越奧蹟——禮儀——感恩聖祭	161
10 宇宙的禮儀——天上的禮儀	190



## 寫在前面



二零一八年六月廿九日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節

《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是為所有基督徒或那些對教會禮儀有更多人出版。本書收集教宗本篤在任時與禮儀相關的文獻、講道、公開講話及著作，由聖座教宗禮儀處整理及上載於互聯網，現今結集成書，惠及華人教友讀者。教宗本篤十六世堪稱「重視禮儀的教宗」，這位直接參與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的神學顧問拉辛格神父（教宗本篤十六世），對梵二的討論及禮儀更新的進程及發展瞭如指掌。五十年後他被選為教宗，更希望在面對複雜的禮儀實踐及神學議題以他的口傳教授及模範作依歸。可是不少教友對梵二的禮儀更新的認識只及皮毛，更遑論以它來反省禮儀生活。因此，本書希望能達到兩個目的：首先向主內的兄弟姊妹闡釋禮儀與我們信仰生活的密切關係，並希望梵二禮儀更新的真意能貫徹於教會的禮儀生活；其次，為中華教會的司鐸及修生們提供深入的禮儀反省，引發更多神學、禮儀及牧民的探討；也有助預備慕道班課程及相關題目的講道。

本人深感不配為教宗聖父的訓導集中譯本寫序，但又不禁推介本書的衝動，只好寄語「寫在前面」，鼓勵讀者享受本書。

梵二教會一直秉承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的態度，致力重視教會禮儀傳統，也配合現代社會及文化的表達。這解釋了在一個多元主義的世道下，很多立場和當代禮儀措施之由來，亦是作為在世基督徒必須面對的張力。讓我們能深入理解教宗本篤的禮儀訓導，在俗世主義和相對主義的世代認識真理，明辨歷代慈母教會的禮儀，更有勇氣確立我們的信仰傳統。這讀本由籌備到出版，適逢教宗本篤十六世榮休（2013年2月28日），深信更為此書加添新一重意義。

天主教會一直重視「傳統」，這亦解釋了為何教會有不同禮式的出現，但教會的堅持，卻被部份信友指責為復辟舊禮（梵二前禮儀），為梵二禮儀革新開倒車。這種觀點嘗試將梵二前後的神學及信仰互相對立，甚或矮化教會過去的信仰傳統。這使筆者想起，在一個分享梵二禮儀更新五十週年的討論會議上，一位講者語帶憂鬱地指出，梵二前的禮儀一直只重視聖事，忽略聖經的重要性。他視梵二為基督徒的出谷，因為慈母教會過去不重視聖言。但是，「試問連天主聖言本身，在禮儀中才成為真正的宣講。」（見第8章 禮儀、主動參與）教會怎會不重視聖言？這種充滿扭曲的梵二更新的詮釋，以否定過去來肯定現在的方法，已被視為常規而不是異數。當我們很多時不自覺地把眼前的表象放大，而無視其背後的癥結。《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正是挑戰我們主流的禮儀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三年前，本訓導彙編的第一部曾贈送給所有參與本人晉鐸慶典的兄弟姊妹。現已完成所有校對工作，便編印成書，這次出版實有賴編輯小組的付出。全文是由意大利原文翻譯，十分感謝羅綺華姊妹的合作，李子忠兄弟為本書的修訂也付出了不少心血。本人也十分感激陳日君樞機晉見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時，親自把本書交給教宗聖父，並請他留下親筆簽名。我亦借此機會向斐林豐神父致謝，他日以繼夜與本人不斷翻閱校對內容。最後，本人感謝上主，賜給我外婆和父母，他們的養育和犧牲使本人能安心回應慈幼修道及司鐸召叫，全程投身教會及修會的使命。

深願本書能引發更多教友反思有關禮儀更新的議題，尤其是整個天主子民如何真正實踐梵二精神，讓普世教會成為福澤人群的喜訊。我亦特別希望所有對禮儀有興趣的人士一起鑽研和倡議不同關心神學及禮儀的議題，並時刻作禮儀牧民和神學的反省。

慈幼會會士  
張心銳神父  
寫在香港仔工業學校

1. 2011年5月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格肋孟廳向出席宗座聖安瑟莫大學  
創校五十週年慶典大會的參加者講話

最可敬的樞機主教、  
可敬的院長神父、  
可敬的校長、  
各位尊敬的教授、  
各位親愛的同學：

本人很高興歡迎各位出席慶祝宗座禮儀學院創校五十週年而舉行的第九屆國際禮儀大會。我衷心向每一位問好，特別是名譽校長沃爾夫（Notker Wolf）院長神父，感謝他代表大家向我誠切致候。

真福若望廿三世順應禮儀運動的要求，給教會的祈禱生活注入一股新動力和新氣息，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前不久，並在會議舉行期間，曾表明希望設於羅馬亞文蒂山上的本篤會禮儀學院，能成為一個學習和研究中心，以確保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能有一個穩固的基礎。

事實上，大公會議召開前，禮儀改革的迫切性不斷浮現，這也是不同主教團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那引發禮儀運動的強烈牧民需求，也要求透過採用本地語，去鼓勵和誘使信友更積極參與禮儀。同時，教會也需要就不同文化，尤其是傳教地區的禮儀本地化問題，作深度的研究。

此外，一開始我們已感到需要更深入研究禮儀的神學基礎，以免陷入禮節主義或助長主觀主義，並防止主禮者自作主張，好使這改革能符

合天主啟示和秉承教會的傳統。教宗若望廿三世，為了回應這些需要，並在他的智慧和前瞻精神的啟發下，創立了本禮儀學院，更隨即將它升格為「宗座」學院，標示出它與聖座的特殊連繫。

各位親愛的朋友，我們為這創校金禧舉辦的會議所選的標題「宗座禮儀學院的回顧與前瞻」，實在也饒有意義。有關回顧，我們必須察覺到天主聖神在半個世紀以來所產生的豐碩成果，我們要為此感謝那一切美好的賜與者，儘管在實際執行改革時，我們中間也曾出現過誤解和差錯。我們不能忘記那些創立本學院的先鋒：包括 Cipriano Vagaggini 院長、Adrien Nocent 院長、Salvatore Marsili 院長和 Burkhard Neunheuser 院長，他們接受了創校教宗的懇請，尤其在頒布《禮儀憲章》後，致力研究「耶穌基督司祭職務的施行——亦即禮儀行動；在這行動中，人類的聖化藉有形可見的標記來表達，並按各標記所代表的而實現出來；在禮儀中，整個公共敬禮經由耶穌基督的奧體——包括首腦及其肢體——得以完成」（《禮儀憲章》n.7 修訂譯文）。

我們也「回憶」本禮儀學院的歷史，五十年來在禮儀學術方面所作的培育工作，為正致力推行梵二改革的教會作出貢獻。本學院所提供的培育，包括如何舉行神聖奧蹟、聖儀、聖道禮，禮儀原始資料，教會訓導，基督徒合一需求的歷史，以及一個穩固的人學。

有賴這重要的培育工作，許多考獲博士和碩士學位的畢業生，現今正在世界各地為教會服務，推動天主子民透過禮儀展現出教會的祈禱生活，教會的禮儀彰顯基督在人類中間的臨在，將作為救恩史要素的特性表露無遺。

事實上，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讓我們清楚看到禮儀的神學性和教會性這兩個特性。禮儀慶典同時彰顯出主的臨在和教會的面貌，兩者在禮儀聚會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禮儀聚會中，基督重演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蹟，而已受洗的天主子民則從這些救恩泉源中吸取活水。教會的禮儀行動中有基督積極的臨在：透過基督親自在聖事中的行動，

以感恩聖事為中心，不斷實現自己在人間所完成的。

至於「預視」一詞，把我們的目光帶到新的視野。教會的禮儀超越「大公會議改革」本身（參見禮儀憲章，1），它的目的，其實主要不是改變儀式和經文本身，而是要改變思維，使舉行基督逾越奧蹟成為基督徒生活和牧民工作的中心。

可惜有時連我們身為牧者和專家的，竟視禮儀為需要改革的對象，而不是那能革新基督徒生活的主體，誠如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二十五年宗座書函》所說的：「在禮儀改革和整個教會生活的革新之間，有著非常密切和重要的關係。教會在禮儀中得到生命的力量」。他在這書函中指出，禮儀是教會所有行動的活躍心臟。天主忠僕保祿六世提及教會的崇拜時，以簡潔的話肯定說：「我們從信仰之律走到祈禱之律，由祈禱之律帶我們進入行動和生活之律」（獻燭禮講話，1970年2月2日）。

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參看禮儀憲章，10），禮儀慶典的境界成了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教導我們要奉信仰和恩寵為一切之首。禮儀是教會活生生的傳統卓越的見證，忠於它原來的任務，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今日」使「救贖的工程」臨現，正確和恆常地活出「優良傳統」和「合法進展」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如大公會議禮儀憲章 23 清楚地解釋。


大公會議的教長們願意在其改革方案中，保持這兩方面的平衡，即在歷代的偉大禮儀傳統與未來的禮儀發展之間，保持平衡。可惜，傳統和發展二者有時笨拙地被對立起來。但其實這兩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傳統是一個生活的事實，因此本身也包含發展、進步的原則。這就彷彿如同傳統的河流，帶著那來自源頭的泉水，朝著溢口流去。

親愛的朋友，我相信這禮儀學院將繼續以更新的動力服務教會，完全忠於那豐富而珍貴的禮儀傳統，以及梵二所期望的改革，遵從《禮儀




憲章》和教會訓導當局所頒發的指引。基督徒禮儀是那實現在基督身上的許諾的禮儀，也是希望的禮儀，是邁向世界轉化的禮儀，這轉化將會在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時發生（參見格前 15:28）。

靠著童貞瑪利亞——教會之母的轉求，並與天上的教會和本學院主保聖本篤和聖安瑟莫一起，我懇求天主賜與各人宗座的遐福。謝謝各位。



## 1a. 禮儀——祈禱——朝拜



2006年8月3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岡道爾夫堡與阿爾巴諾教區司鐸會晤

我認為剛才您提及的內修生活，對於我們身為司鐸所作的服務是必需的。我們預留時間作祈禱，那並不削減牧民工作的時間，因它本身就是牧民「工作」，也是為他人祈禱。「牧者通用」的禮儀經文，把「常為弟兄祈禱」（“multum oravit pro fratribus”）視為善牧的特徵。牧者正是一位常常祈禱的人，他在上主前為他人祈禱，也代替他人祈禱，因為他們不懂得祈禱，或不願祈禱，或是找不到時間祈禱。這正好說明，與天主交談是一項牧民工作！

因此，我說教會給予我們甚至幾乎強制我們，當然像一位好母親，為天主騰出時間，去履行兩項我們份內的義務：舉行彌撒聖祭和誦念日課。其實這本份不僅是用口誦念，更是聆聽上主在時辰誦禱禮中對我們說的話。我們需要把這聖言內在化，留意上主透過這些話想告訴我什麼，然後在誦讀日課的讀經二中，聆聽教父或大公會議的詮釋，又以聖詠懇切地祈求天主，透過這些聖詠參與那萬古常新的祈禱。舊約的天主子民與我們一起祈禱，我們也與他們一起祈禱。我們與主耶穌一起祈禱，因為祂正是聖詠的主題。我們與古往今來的教會一起祈禱。我認為用作時辰誦禱的時間非常寶貴。教會竟給予我們這個自由時間，這個與天主一起生活的自由空間，同時也是為別人而生活的空間。

因此，我認為必須將這兩件事，即舉行彌撒時真正與天主交談，以及時辰誦禱，看作教會賜給我們內修生活的自由空間，作為我們的財富珍而重之。正如我之前說過，透過這些祈禱，我們不但跟古往今來的

教會相遇，而是與主交往，祂向我們說話，並期待我們回應。我們這樣學會參與那萬古常新的祈禱，並與人類相遇。我們可想到聖詠、眾先知的說話、主和宗徒們的說話，以及教父的詮釋。今天我們在日課中念到聖高隆龐關於基督是我們飲用的「活水」泉源的美妙詮釋。在這祈禱中，我們也體驗到今時今日天主子民的痛苦。這祈禱讓我們反思每日的生活，教我們與今日的人交往。這交往被每日的禮讚所光照，所以我們與別人相處時，不只是帶著自己個人有限的智慧、帶著我們對天主的愛，而是學習透過天主的話，把天主帶給他們。他們所渴望的，就是我們把聖高隆龐今天所講的「活水」帶給他們。眾人都饑渴。人們設法以不同的消遣去解除自己的渴求，卻明知這些消遣並不是他們所需的「活水」。主才是「活水」的泉源。主耶穌在若望福音第七章中說：凡信的人都將成為「泉源」，因為他從基督喝到這水。這「活水」（38 節）在我們內，為他人成為源源不絕的水泉。因此，我們在祈禱中、在舉行彌撒聖祭、在讀經中，喝取這活水，我們設法從這泉源裡汲水，好使它在我們內成為一道水泉。當我們內心有了這「活水」，有了這神聖的事實，即那降生成人的主耶穌，我們才能消解今日人們的渴求，才能恰當地回應現代人的需要。

## 2006 年 11 月 9 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與瑞士主教會晤的講辭

牧民工作的基本職責，就是教導人們祈禱，並且自己常加以學習。今日的祈禱學堂、祈禱小組，方興未艾，可見人們趨之若鶩。許多人由其他地方尋找默想的法門，以為在基督宗教無法找到神修的幅度。我們必須重新向他們展示，這神修幅度在基督宗教中不但存在，而且更是一切之泉源。我們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增加這類祈禱學堂，一起祈禱；在那裡我們可以學會個人祈禱的各層面：如何靜默地聆聽天主、怎樣藉聆聽而深入天主的話，探進祂的靜默中，細看天主在歷史和我

們身上所做的一切；明白祂在我生命中所用的口吻，然後學習在祈禱中以新舊約內美妙的聖詠禱文去回應天主。我們自己不知向天主說什麼，但天主卻把我們要說的話賜給了我們：聖神已為我們編撰出祈禱的話語；我們可以探入這些話，並用這些話祈禱，如此學會個人的祈禱，不斷進一步「學習」天主，那麼我們便能完全地肯定祂，即使祂默不作聲，我們也可在祂內感到喜悅。這種與天主的親密交往，這種天主臨在的經驗，常能令我們重新體驗基督宗教的偉大之處，並幫助我們克服生活上的一切挫折，日復一日地在喜樂和痛苦中，不斷承受，不斷去愛，活出並實現這份契密經驗。

從這角度來看，我認為禮儀也具備教人祈禱的特性：主在這禮儀中親自教導我們祈禱，我們在禮儀中，不論那是簡樸、只得幾位信徒參與的禮儀，還是我們信仰的大慶節，我們都是與教會一起祈禱。我在最近幾次會晤中重新理解到，不論是靜默中與天主接觸，還是參加宗教慶典，對信友來說都同樣重要：能參與慶節實在非常重要。世俗的人也有自己的節日。尼采甚至曾這樣說：唯獨天主不存在，我們才可以慶祝。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因為唯獨天主存在，並與我們有所接觸，我們才能有真正的慶節。我們認識這些信仰的慶節如何能舒展人靈，振奮人心邁向未來。在我前往德國、波蘭、西班牙作牧民探訪期間，我重新體會到這一點：在這些地方，信友慶祝他們的信仰，而信仰也陪伴和領導信友。

## 2007年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的堂區主任司鐸和神職人員會晤

主在禮儀中教導我們祈禱，祂先給我們說話，繼而在感恩經中讓我們參與祂的生命、十字架和復活的奧蹟。聖保祿宗徒曾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羅 8:26），我們不懂得如何祈禱，向天主說些什

麼，所以天主藉聖詠，藉神聖禮儀的美妙禱詞，尤其在感恩聖祭中，賜給我們祈禱的話語。祂藉這一切教導我們祈禱。透過聖神在歷代啟發而編撰出來的祈禱，我們參與基督與天父的對話。因此，禮儀首要是祈禱：先是聆聽，然後藉答唱詠和教會的祈禱，尤其藉偉大的感恩經，作出回應。倘若我們以「祈禱」的態度舉行禮儀，與基督的奧蹟，並與聖父和聖子的對話結合，我們才是妥善地舉行了禮儀。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舉行感恩聖祭，先聆聽，然後回應，即以聖神指示我們的說話來祈禱，我們就是妥善地舉行感恩聖祭。人們看見我們共同祈禱，必然受到吸引，加入天主子女的行列。

### 2007年9月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探訪聖十字修院所作的講話

我很高興在前往「奧地利偉大之母」大殿（Magna Mater Austriae）朝聖旅程中，有幸也到訪聖十字修院（Stift Heiligenkreuz）。這裡不但是前往「聖母聖殿」（Mariazell）的「聖路」上的重要一站，更是世界上最古老、一直從未間斷地運作的熙篤會隱修院。我到這個歷史悠久的地方來，是要引起人們注意聖本篤的重要訓示，熙篤會會士也是按聖本篤的會規生活的。聖本篤曾明確吩咐說：「不要把任何事情置於神聖日課之上。」

因此，在一所依循聖本篤精神的隱修院中，隱修士以隆重團體詠唱形式向天主所作的祈禱一定享有首要地位。感謝天主，祈禱的不單只有隱修士，其他人也祈禱：小孩、青年、長者、男女，不論已婚與否，每一位基督徒都祈禱，至少他們都該祈禱！

然而，在隱修生活中，祈禱尤其重要：祈禱就是他們專務的核心。事實上，他們是專務祈禱的人。教父時代，隱修生活被形容為天使式的

生活。他們認為天使主要的特徵就是朝拜者。他們的生活就是朝拜天主。隱修士也該如此生活。他們祈禱首要不是為求得到什麼，只因為天主堪當受到欽崇。就如幾個聖詠所說的：“Confitemini Domino, quoniam bonus!”——「請你們向上主讚頌，因為祂是美善寬仁，祂的仁慈永遠常存。」比方聖詠 106:1 這樣的祈禱沒有什麼特別目的，為的只是事奉天主，因此恰當地稱為“officium”（事奉）。它是隱修士們最超卓的「事奉」，「神聖的事奉」。這事奉是向天主聖三呈上的，天主聖三在一切之上是「堪享光榮、尊威和權能的」（默 4:11），因為祂奇妙地創造了世界，並以更奇妙的方式把它更新。

獻身修道者的事奉，同時也是對人們的神聖服務和見證。每一個人在內心的深處，不論他意識到與否，都渴求終極的滿足，那最大的快樂，最終即是渴求天主。在隱修院裡，團體每天多次聚在一起，為的是讚美天主，它見證著人們這原始的渴望不會落空：創造者天主沒有把我們人類棄於恐怖的黑暗中，讓他們摸著黑，拼命尋找一個基本的終極意義（參閱宗 17:27）；天主沒有把我們遺棄在一個什麼都沒有、沒有意義，最終只是等待死亡的荒漠裡。絕不會！天主透過祂的聖子耶穌基督的工作，以祂的光照亮我們的黑暗。在祂內，天主帶著祂整個的「圓滿」進入我們的世界（參閱哥 1:19），祂是我們所渴望的一切真理的根源和高峰。

我們的光明，我們的真理，我們的終向，我們的滿足，我們的生命——這一切都不在乎一套教義，而是那位耶穌基督。天主先尋找和渴望我們，遠遠超過我們尋找和渴望祂的能力，祂甚至已找到及救贖了我們！所有時代、民族、哲學、宗教和文化中的人，最終都會與死而復活的天主子張開的雙眼，四目交投；祂敞開的心就是愛的圓滿。基督的目光，是天主愛情的注視。有一個祭台上的十字架苦像（這羅馬風格的原作品現存於 Sarzano 的主教座堂），其目光是注視著每一個人的。事實上，上主定睛看著我們每人的心。

隱修生活的核心就是朝拜天主——即天使式的生活。但隱修士們都是活在世上的有血有肉的人，聖本篤在「祈禱」（ora）這基本要求上，加上了「工作」（labora）。按聖本篤和聖伯爾納鐸的理念，隱修院的生活，除了祈禱的部分，就是工作，即按造物主的意願耕作大地。因此，每個世代的隱修士，雙目既注視天主，更雙手努力耕作，使大地變成美麗的居所。保護和挽救大地的工作，正源自他們注目仰視天主。在祈禱和工作交替的節奏中，度獻身生活的團體，為天主作見證：見證祂在耶穌基督內看顧著我們，而人類和世界在祂的垂顧下變得更美好。

誦念時辰頌禱的不只是隱修士，教會從隱修生活的傳統中，把誦念日課推廣至所有男女修會，以及神父和執事。所有男女修會，神父和執事——當然主教也不例外——在每天的祈禱「事奉」中，向天主呈上讚美詩和聖詠、頌謝和沒有特殊目的的懇求。

各位聖職內親愛的司鐸和執事弟兄，各位度獻身生活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們也需要律己，有時甚至要克勝自己，才能篤守不渝地誦念日課；但透過這事奉我們同時也獲益良多：多少次在誦念日課時，我們的疲累和灰心逕自消散！對恆心讚美和朝拜天主的人，總不缺上主的祝福。一句奧地利的名言說得對：「一切全賴天主的祝福！」（“An Gottes Segen ist alles gelegen.”）

## 2008年3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復活節夜間禮儀在梵蒂岡大殿的講道辭

古時教會有一個習慣，當主教或神父向信友講道後，會高聲說：“*Conversi ad Dominum*”——「請你們轉身向主」。這話的意思主要是請信友朝向東方，太陽升起的方向，因為日出象徵基督再來，而我

們在感恩聖祭中要與祂相聚。若因了某些緣故，不能朝向東方，人們便會朝向位於教堂拱壁的基督畫像，或朝向十字架，好能在心中轉向主。因為這樣做最終是要作一個內心的轉向，即將我們的心神轉向耶穌基督，轉向生活的天主，轉向真光。這與另一個籲請相關，即我們今日在誦念感恩經之前向信友團體仍然說的：“Sursum corda”——「請舉心向上」，放下一切操心、慾望、焦慮，及使我們分心的事情。請你們舉心向上，高舉你們內心的深處！這兩句話有如呼籲我們重宣自己的洗禮：轉向主，我們需要時常不斷在思想和行動上離開錯誤的方向。我們經常需要再次轉向主，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們不斷需要「皈依」，一生完全轉向上主。我們需要不斷使心靈擺脫重力，免得它被吸引下去，卻要從心內將它高舉，置於真理和愛內。在這個時刻讓我們感謝上主，因為祂藉著自己的話和聖事的效力，幫助我們返回正確的方向，吸引我們的心靈向上。讓我們這樣向祂祈求：主，請使我們成為逾越的人，光明的男女，充滿著祂的愛火。亞孟。

### 教宗本篤十六世寫於個人著作全集首卷「禮儀神學」的序言

(J. RATZINGER, *Opera omnia. Teologia della Liturgia*,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2010, p. 5-9)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討論神聖禮儀的大綱作開始，並於1963年12月4日，以憲章的規格鄭重地表決通過，成為這重大教會會議的初果。以禮儀課題作為大會開始的工作，而禮儀憲章更成了第一個成果，驟看之下這似乎純屬偶然。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集一眾主教相商，在這個經歷萬變的時代為基督宗教重新定位；對他這決定大家都欣表贊同，但他沒有提出一個既定的會議大綱。籌委會收集了一大堆計劃，卻萬無頭緒，未能從眾多建議中找到應採取的路向。在這些建議當中，有關禮儀的內容似乎爭議較少，因而即時被認為合適：它就好像一種練習，讓主教們學會大公會議的工作方法。



初看下這似乎純屬偶然的事，就議題的重要和教會責任的先後優次來看，卻是最正確不過的。以「禮儀」這議題作開始，無疑地一切都以天主為先，有關天主的議題獨佔首位。禮儀憲章開宗明義說，天主是在一切之上。若決定的要素不是聚焦在天主，一切便會失去方向。聖本篤會規有云：“Ergo nihil Operi Dei praeponatur” 43,3：「不要把任何事情置於神聖日課之上」，這對隱修生活而言固然格外重要，但對教會和個人生活而言，各按其實況也屬優先之列。在此提到“orthodoxy”這個字，可能會對我們有點幫助：這字的後綴來“doxa”，原意不是「見解」，而是「光輝」、「榮耀」：不是指對天主要有正確的「見解」，而是指光榮天主、回應天主的正確方法。這是人開始正確地認識自我時會提出的重要問題：我應如何與天主相遇？因此，學習正確地欽崇——亦即光榮天主的正確方法（orthodoxy）——首先是信仰所恩賜的。

當我經過幾番猶疑，最後決定接受輯錄我所有著作的出版計劃時，我立即清楚明白：我需要參考大公會議所採用的優次，因此第一本出版的書應是我對禮儀所寫的著作。自我年幼時，教會的禮儀對我來說是我生命的核心活動，及至在 Schmaus、Söhngen、Pascher 及 Guardini 等神學大師的指導下，禮儀更成為我神學研究的核心。我選擇主修基本神學，因為我尤其想徹底鑽研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相信？但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包括另一個問題，我們應怎樣回應天主，亦即有關事奉天主的問題。我的禮儀著作正正要由此來理解。我對禮儀學的個別問題雖然不大關注，但我特別專注禮儀與我們信仰的基本行為的關連，以及它在我們整個人性生活上的地位。

本冊現輯錄的，是我多年來在各場合和從不同觀點對禮儀議題上的立場，一般都是小至中型的著述。所有著述就是這樣產生的，隨後我感到有需要作一個整合，遂於 2000 禧年發表了名為《禮儀的精神——導讀》（*Der Geist der Liturgie. Ein Einführung.*）一書，亦成了本冊的主要內容。（譯者按：2013 年中譯本以《禮儀的真諦》作書名出版）

可惜，差不多所有書評都只集中於同一章：「祭台與禮儀祈禱的方

向」。書評的讀者因而感到，這本書只是有關舉行感恩聖祭的方向，而其內容則被以為是在彌撒聖祭中企圖復興以往「司祭背向信友團體」的習慣。書的內容被歪曲，使我曾經想過刪去這一章（二百頁僅僅佔九頁），好能將討論帶回我在書中真正，且一直有興趣討論的議題上。

本來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與此同時有兩個與這議題相關的佳作出版，澄清教會首個千年來的祈禱朝向，十分具說服力。我認為 Uwe Michael Lang 的著作尤為重要：*Conversi ad Dominum. Zu Geschichte und Theologie der christlichen Gebetsrichtung*. (English Translation: *Turning Towards the Lord: Orientation in Liturgical Prayer*, Ignatius Press, 2005)。另外，Stefan Heid, “Atteggiamento ed orientamento della preghiera nella prima epoca cristiana” (in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72, 2006) 也作出重大而獨特的貢獻，包括許多原始資料和書目，大大增進和說明了這議題。

這一切的結果十分明顯：司祭與會眾在祈禱時面對面，這主意只在現代基督宗教出現，在古時卻完全格格不入。司祭與會眾當然不會面向對方祈禱，而是面向同一個上主。因此在祈禱時他們朝著同一方向：一是朝向東方，作為主將要來臨的宇宙象徵；在不可能情況之下，便朝向教堂拱壁上的基督畫像，或朝向十字架，又或單單朝向天空，正如主在受難前夕，在祂的司祭祈禱中所做的一樣（若 17:1）。幸好在我的著作最後的一章，我在有關問題上所提出的建議，漸漸產生作用：我們無需作新的改變，只需要簡單地將十字架放在祭台中央，在司祭和信眾一起也可看見的地方，這樣可帶領大家面向上主，一起向上主祈禱。

我也許就這事再次說得太多了，其實那僅是該書中的一個細節，我大可以把它省略。該書的基本目的，在於將禮儀置於我設法闡述的三個重要範疇的關係上，遠離那些常執著於狹隘形式的問題以外；這三個範疇是每個課題所共有的。

首先是舊約和新約的密切關係；若與舊約的承傳脫離關係，基督徒的

禮儀定必完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個範疇就是與世界各宗教的關係。還有第三個範疇：禮儀的宇宙特性，因為禮儀不只是某個或大或小的人群的聚會，它有更深層的象徵意義；禮儀是在整個宇宙的幅度中舉行的，它在同一時間涵蓋整個創造和歷史。這正是祈禱朝向的意思：我們向救主祈禱，祂也是創造者，因此在禮儀中存在著對受造世界的愛以及我們對它的責任。

如果我這禮儀文集的新出版，能有助明白我們禮儀的廣闊境界，並能摒除某些關於外在形式的狹隘爭議而重正其位，我定會感到很高興。

最後，我感到需要表達我的謝意。首先我要感謝 Gerhard Ludwig Müller 主教，他負責「全集」（“Opera omnia”）的整項計劃，他在人事和體制方面製造了條件把它實現。我特別感謝 Rudolf Voderholzer 教授，他投放了許多額外時間和精力，搜集我的文章和把它們分類。我也要感謝不斷協助他的 Dr. Christian Schaler。最後，我衷心感謝 Herder 出版社，他們以很大的愛心和細心，承接這既艱巨又辛苦的工作。但願這一切有助人更深入明白和莊重地舉行禮儀。「喜樂於上主，就是我們的力量」（厄下 8:10）。

2008 年 6 月 29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節寫於羅馬

教宗本篤十六世，〈世界之光〉，  
梵蒂岡出版社，2010年，215頁

問：教宗閣下，你曾語出驚人的說過，信仰和教會的終向，取決於「與禮儀的關係」。局外人可能會認為：難道在彌撒中採用什麼經文，做出什麼姿勢和動作，不都是些次要的問題麼？

答：教會在許多事情上成為有形可見的：例如透過 Caritas 明愛機構和各種傳教事業，但最能真實地體驗教會的地方就是禮儀。的確應當如此。畢竟教會的意義，就在於讓世人轉向天主，並讓天主進入世界。禮儀行動表示我們相信天主來到我們中間，而且我們也觸摸到祂。我們在這行動中做了最重要的事：與天主接觸。祂來親近我們，而我們由祂獲得光照。

在禮儀中，我們得到教導，並從兩個途徑獲得力量：一方面，透過聆聽祂的話，就像我們親耳聽到祂在說話一樣，祂給我們指出應走的道路；另一方面，在變成了聖體的麵形下，祂親自把自己賜給了我們。當然說話和身體姿勢可以有所不同。例如東方教會所用的動作有別於我們用的。在印度，我們共用的同一動作，有時可能帶有其他意思。重要的是當中確實包含天主的說話和聖事的現實；我們也不該以冷漠或衝動的方式，去探究天主的思想和言語；禮儀也不該淪為一種自我表現。

問：禮儀是否一件有規定、預先確立的事？

答：對。不是我們要做些什麼，不是去展示我們的創意，做一切我們懂做的。因為禮儀不是表演，不是戲劇，不是引人注目，而是由天主汲取生命。這一點更應成為顯明的。因此禮儀的確立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在具體細節上，我們對這形式可作革新，但這確立形式並不是團體每次都該重新創作的。正如我之前所說，禮儀並不是自作自為，

而是走出自我，將自己奉獻給天主，讓祂觸動我們。在這意義下，不但這形式的表達，而且它的團體性和一致性，也很重要。禮儀在不同的禮制中可以有異，但必須具備一些既有原素：即由教會圓滿的信仰、完整的傳統和豐盈的生活溢流而來，而不單是來自當下的潮流。

**問：**我們應在禮儀中保持被動嗎？

**答：**不，正因這樣的安排激勵我們擺脫自我，脫離當下凡俗的境況；置身圓滿的信德內，設法體會它，切身參與其中，令感恩祭變得莊嚴美麗，洋溢著喜樂。

這種情況尤其見於德國巴伐利亞，例如透過聖樂的興旺，或透過當地洛可可建築和藝術風格洋溢出的喜樂。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很美，但常有利於那先存的既有原素，而不是硬要做些我們想做的事情。

### 2010年10月2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於格肋孟廳在郭迪尼 “Romano Guardini”基金會主辦的大會上發言

郭迪尼（Guardini）從事年青教育的同時，也嘗試重新探索禮儀。對他來說，重新發現禮儀，就是重新發現在每個獨特人性整體內的靈肉合一，因為禮儀行動常是同時時間內身體和精神一起的行動。透過身體和團體性的行動，祈禱便會擴展，顯出整個禮儀事實的合一性。禮儀是個象徵行動，象徵基本上是精神和物質的結合。若把兩者分開，這結合便會消失，世界便會分割成精神和肉體、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局面。Guardini 深深相信，人同時是活於肉體的精神，活於精神的肉體。因此，禮儀與象徵，導引人回到自己的本質，最終即領他透過朝拜而到達真理。

2011年3月1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堂區主任司鐸舉行「聖言誦讀」

最後一段說：「他說完這些話便跪下同眾人祈禱」（宗 20:36）。他的講話最後成了祈禱，保祿更跪了下來。聖路加提醒我們：耶穌在橄欖山園也是屈膝祈禱的；路加也告訴我們聖斯德望為信仰致命時，也屈膝祈禱。跪下祈禱即是在我們的軟弱中朝拜天主的偉大，感謝祂在我們軟弱時深愛著我們。這點正反映出保祿宗徒在致斐理伯人書的一句話，他把這出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 45 章的話套用到基督身上：整個世界，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都要向以色列的天主屈膝（參閱依 45:23）。聖保祿更解釋說：基督自天降到十字架上，是最終極的服從。在這時刻先知的話應驗過來：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面前，整個宇宙、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無不屈膝叩拜（參閱斐 2:10-11）。祂實在表達了天主的真正偉大。天主的謙遜、這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的愛，給我們顯示天主是誰。我們在祂面前屈膝叩拜。下跪不再是奴役的表示，而是代表自由，它帶給我們天主的愛，得救的喜樂，與上天下地和整個宇宙一起朝拜基督，與基督結合，因而獲得救贖。

2011年1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同羅馬教廷人員交換聖誕賀辭發表的講話

普世青年節當中，那一直是最自然、最核心，並構成它神修泉源的第三個元素，就是朝拜。英國之旅令我最難忘的時刻，就是當成千上萬的人來到海德公園——大部分是年青人——在主真實臨在的至聖聖體前，以虔誠的靜默作為回應來朝拜祂。同樣的事情，規模較小，發生在薩格勒布，而且一再發生於馬德里：經過一場幾乎令晚上的聚會大剝風景的暴風雨，擴音器都無法正常運作。天主無所不在，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復活基督身體的臨在，又是另一回事，是一件嶄新的事。

復活的主走進我們中間。因此我們只好與多默宗徒一起說：我主、我天主！朝拜聖體首先是信德的行動——是本身發信德的行為。天主並不是一個可真可假的宇宙起源說。祂實在在那裡。祂既然臨在，我就在祂面前鞠躬。我們的理智、意志和心神也就向祂開放，並以祂為起點。在復活的基督身上，是降生成人的天主，祂為愛我們而受苦。我們明認天主藉肉身對我們顯示祂的愛，我們與祂一起去愛，就是明認這事。這就是朝拜，且在我們的生命中留下烙印。只有這樣做，我才可以正確地舉行感恩聖祭，堪當地領受主的聖體。

### 2012年4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聖週四主的晚餐感恩祭的講道辭

宗徒們聽見耶穌祈禱的一些片段，並留意到祂的態度。兩者深深地印在他們的心靈上，他們再傳給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耶穌稱呼天主為「阿爸」，意即宗徒們所解釋的：「父啊」。但這不是一般對「父親」的稱呼，而是孩子親切的口吻，是人們不敢用於天主的稱呼。這是聖父之子、的而且確是祂「孩子」的口吻，是耶穌在天主的共融內，與祂深深結合時的稱呼。

如果我們要問：在福音中，最能刻劃出耶穌特性的元素是什麼，我們要說是祂與天主的關係。祂時常都是與天主共融。與天父在一起，是祂個性的核心。藉著基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天主。聖若望說：「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祂給我們詳述了」（1:18）。如今我們真正認識天主自己。祂是父，是我們可以信靠的絕對美善的天主。馬爾谷聖史保存了聖伯多祿的回憶，他記述耶穌稱天主為「阿爸」時，還加上以下的話：一切為你都可能，你是全能的（參閱14:36）。那位美善的父，也是大能的，是全能的天主。大能即是美善，美善即是大能。我們可從耶穌在橄欖山園的祈禱，學習這種對天父的

信賴。

在默想耶穌懇求父的內容之前，我們要留意幾位聖史描述有關耶穌在山園祈禱的態度。瑪竇和馬爾谷告訴我們，祂「俯首至地」（瑪 26:39；參谷 14:35），祂採取完全服從的態度，這是羅馬禮於聖週五保留的動作。路加卻形容耶穌屈膝祈禱。

路加在宗徒大事錄提到聖人祈禱時，也是屈膝的：斯德望被人用石頭砸死時，伯多祿在復活一個死人時，保祿走向殉道的路上時，都是這樣。路加這樣描述了新興教會屈膝祈禱的小史。基督徒屈膝跪拜時，便加入耶穌在橄欖山園的祈禱。當基督徒受惡勢力的威嚇時，他們雖然跪下，卻挺著身子面對世界，但在天父面前他們是以子女的身分屈膝。面對天主的光榮，我們基督徒屈膝跪拜，明認祂是天主，但我們也以這個姿勢，表達我們深信祂必定凱旋得勝。



2. 2011年5月1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宗座聖樂學院創校一百週年致學院院長的信

致可敬的兄弟

宗座聖樂學院院長

格羅科來夫斯基（Zenon Grocholewski）樞機主教：

自先教宗聖庇護十世創辦聖樂學校，及二十年後庇護十一世予以升格為宗座學院，迄今已有一百年之久。這重要的週年是所有專務聖樂者高興的原因，但整體來說，聖樂既屬禮儀的固有部分（參見梵二《禮儀憲章》，112），為那些關心禮儀莊嚴的人——當然首先是教會的牧者，更是一個喜慶的日子。因此我特別高興能在這機會上表達我誠切的祝賀，並向可敬的兄弟閣下，向學院主任和宗座聖樂學院的整個團體，致以我衷心的祝福。

這所隸屬聖座的學院，是多所羅馬宗座大學所組成的顯赫學府之一。它與聖安瑟大學及聖本篤會有特別的聯繫，正如其教學樓自1983年便座落在羅馬聖熱羅尼莫隱修院聖堂（San Girolamo in Urbe city）內，而其立案的原校址仍位於聖亞玻里納利堂（Sant' Apollinare）。在創校一百週年之際，我們懷念在各方面與其前身的聖樂學校，以及後來的宗座聖樂學院，曾合作舉辦各項活動的所有人士——只有上主才完全認識：包括領導學院的長上和他們的繼任人、尊敬的講師、不同年代的學生。我們感謝天主多方面的恩賜，同時也感謝每人為教會所作出的貢獻，為服務神聖禮儀而推動音樂藝術。


為明白宗座聖樂學院的身分和使命，我們必須回憶教宗聖庇護十世於

1903年11月22日頒報《發展聖樂》(Tra le sollecitudini)自動手諭，八年後創立了這所學院，目的是在聖樂範疇上作深入的改革，恢復教會偉大的傳統，以抵禦俗世音樂，尤其是歌劇的影響。教會訓導的這項計劃，要在普世教會推行，便須有一所研究和教學中心，能將教宗所指示的路向，按那追溯到聖大額我略的真正和光輝傳統，忠誠地和有質素地流傳下去。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這所學院已將宗座文憲，如梵二有關聖樂的教義和牧民內容吸收、精撰和流傳下去，使這些內容能燭照和領導作曲家、合唱團指揮、禮儀專家、樂師，及在這範疇的培育者的工作。

我想借此機會強調我特別喜愛的一個重點：大家有目共睹，自聖庇護十世直至今日，教會對禮儀聖樂的訓導，雖然也經歷自然的演變，但在本質上仍是貫徹的。特別是教宗保祿六世和若望保祿二世，在《禮儀憲章》的啟發下，都曾設法重申聖樂的宗旨，即「光榮天主，聖化信友」(SC112)。他們更重申傳統的一些基本準則，今略提如下：祈禱、莊嚴與優美的真義；絕對依從禮儀經文和動作；會眾的參與及合法的禮儀本地化，同時確保禮儀用語的普世性；尊重額我略歌詠，視之為聖樂最高尚的典範，但也明智地珍視教會禮儀歷史承傳上的其他表達方式，尤其是複調音樂，雖然不止於此；歌詠班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主教座堂。這些都是我們現今需要細心思考的重要準則。有時《禮儀憲章》所提及的一些要素，例如教會聖樂的偉大遺產，或額我略歌詠的普世性，竟被認為是代表著過去的一種概念，需要被取替或淘汰，因為它們局限了個人或團體的自由和創意。但我們必須重新自問：誰是禮儀真正的主體？答案很簡單：是教會，不是舉行禮儀的個人或群組。禮儀首先是天主透過教會作的行動，她有自己的歷史、豐富的傳統和創意。禮儀及與之相關的聖樂，必須「正確和恆常地活出『優良傳統』和『合法進展』兩者之間的關係」，時常謹記這兩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正如梵二神長們所清楚強調的，因為「傳統是生活的事實，因此本身也包含發展、進步的原則」（2011年5月6日在禮儀學院的講辭）。

可敬的兄弟，這一切可謂成了宗座聖樂學院生活和工作的「日用糧」。我鼓勵你們在這些穩固和肯定的基礎上，加上至今的百年經驗，以更新的動力和決心，繼續向前邁進，致力學生的專業培育，使他們能在不同的聖樂科目上，獲致認真和精深的能力。如此，這所宗座學院要繼續在這範疇上作出有效的貢獻，為不同的地方教會，培育牧者和平信徒，有利鑑別禮儀所採用的音樂作品的質素。為了這重要的目標，我應承你們不斷的關注，在祈禱中特別思念你們，藉著童貞榮福瑪利亞和聖則濟利亞的轉禱，我祝願這百週年慶典能有豐富的收穫。我衷心向閣下、學院主任、講師、職員和學員，給予特殊的宗座降福。

2011年5月13日發自梵蒂岡



## 2a. 禮儀、民間的熱心敬禮



### 2007年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的堂區主任司鐸及神職人員會晤

首先發問的是天主聖愛之母瑪利亞朝聖所（Santuario di Santa Maria del Divino Amore, Castel di Leva）的主任司鐸息拉（Pasquale Silla）蒙席。他提到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6年5月1日的到訪，以及託付給堂區團體的使命：在該朝聖所並從那裡開始，熱切為羅馬主教與他的合作者，並為教區內所有神職人員和信徒祈禱。為了回應這個要求，天主聖愛堂區團體盡力在各種形式上提升祈禱的質素，特別在禮儀祈禱方面，一心一德，努力不懈地祈禱。這份努力的其中一個成果就是，由3月25日開始在聖母朝聖所內，將舉行廿四小時明供聖體。在愛德工作方面，朝聖所正落力擴闊它的服務範疇，尤其在接待兒童、家庭及長者方面。有鑑於此，息拉蒙席請求教宗本篤十六世給予實際的指示，務求更有效地在教區實現聖母朝聖所的使命。

答：首先我很高興感到自己真正是一個大教區的主教。代教宗管理羅馬教區的樞機（Cardinale Vicario）說：你們期望獲得光明和安慰。眼見面前許多不同年代的司鐸，已足令我自己感到光明及安慰。由這第一條提問我便已經有所得著，我覺得這是我們會面中關鍵的一環。這裡我可以親耳聽見堂區主任司鐸，聽見他們的牧民經驗，使我尤其可以明白你們的實際情況、你們的問題、你們的經歷和困難。這樣我便不只是抽象地體驗這一切，而是與各堂區的真實生活作具體的對話。

讓我回答這第一個問題。我認為有關在這聖母朝聖所可以做的，基本上你已經給了答案……我知道這聖母朝聖所是羅馬人民最喜愛的。我到過這舊的小聖堂不少次，親身體驗過這個有幾百年歷史的敬禮

傳統。這裡可感受到歷代的祈禱，而瑪利亞的母愛臨在，幾乎可用手觸摸到似的。我們可真正親身體驗到世紀以來對聖母瑪利亞的熱心敬禮：所有的盼望、需要、急需、痛苦，甚至喜樂。人們帶著他們的希望、困難、問題、痛苦來到這朝聖所，這裡成了羅馬教區一個重要事實。在普世教會中，不同的朝聖地成了信仰生活的泉源，在羅馬教會也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我也曾徒步前往德國的國家朝聖地阿爾特廷（Altötting）。那是個偉大的信眾更新信仰的活動，參加者主要都是青年，在三日的徒步朝聖之旅中，他們活在祈禱、省察的氣氛中，他們幾乎重新發現自己的基督信仰意識。三天的徒步朝聖是用來辦告解、祈禱的日子，是真正趨赴聖母、天主的家庭和耶穌聖體的旅程。徒步走向聖母，並與聖母一起走向上主，前去與聖體相會，以告解聖事更新自己的內心。他們再次體驗聖體聖事的真諦：主將自己賜給我們，就如聖母將自己的肉身獻給上主，打開了聖言降生成人的大門。聖母為天主聖言降生而獻出自己的肉身，令聖體聖事得以實現，使我們可以領受主的聖體、世人的食糧。青年們前去與聖母相遇，學會了呈獻自己的身體、每日的生活給上主。他們學習去相信，學習一步一步地向上主說「是」。

返回起初的提問，我認為聖母朝聖所本身，作為祈禱、修和，及舉行感恩聖祭的地方，在今日教會內，為羅馬教區而言，是莫大的服務。因此我認為主要的服務，正如閣下具體所提出的，就是將朝聖所化為祈禱、聖事生活和實踐愛德的地方。如果我了解得正確，閣下曾提及祈禱的四個層面：首先是個人方面，聖母瑪利亞在這方面給我們指示了道路。聖路加兩次提及童貞聖母「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量」（2:19；2:51）。她是一個與天主對話的人，與天主聖言交談，天主也透過所發生的事情向她說話，而她也透過這些事情與天主交談。《聖母讚主曲》是一件「織錦」，由聖經的話語編撰而成，由此可見聖母在生活上不斷地與天主的話，即與天主自己交談。當然，她與主耶穌一起生活，因此時常與基督、天主子，以及天主聖三交談。所以，讓我們向聖母學習如何個別與主談話，在生活上及在心中思想和保存天主的話，好使這些話成為我們每人真正的食糧。就是這樣，聖母在

祈禱的學堂指導我們，如何在個人方面深入地與天主接觸。

閣下所提及的第二個層面就是禮儀祈禱。在禮儀中，主耶穌教導我們祈禱，祂首先賜給我們祂的話，然後在感恩經中，領我們進入去分享祂的生命、十字架和復活的奧蹟。聖保祿曾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羅 8:26），我們不懂得如何祈禱，向天主說什麼。為此，天主在聖詠集，在神聖禮儀的重要禱文，或在感恩聖祭禮儀中，賜給我們祈禱的說話。祂在這裡教導我們祈禱。我們進入多個世紀以來人們在聖神啟迪下撰寫出來的祈禱，結合於基督與天父的交談中。因此，禮儀根本就是祈禱：我們先聆聽，然後以答唱詠、教會編訂的禱文和偉大的感恩經，作出回應。如果我們本著「祈禱者」（orante）的心態舉行禮儀，結合於基督的奧蹟及祂與天父的交談，那便是完善舉行禮儀。如果我們這樣舉行感恩聖祭，先聆聽，然後作出回應，並用天主聖神指示的話祈禱，就是妥善的舉行禮儀。透過我們同心合意的祈禱，人們會被吸引歸主，成為天主的子女。

第三個層面就是民間的熱心敬禮。教廷禮儀及聖事部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提及這些民間熱心敬禮，給我們指示如何「引導」這些敬禮〔編按：《民間敬禮與禮儀指南》*Directory on Popular Piety and the Liturgy*, 2001.12.17〕。民間熱心敬禮是我們的一種力量，因為這些都是深入人心的祈禱。就連那些遠離教會生活，以及那些對信仰認識不深的人，都會被這些祈禱觸動心靈。我們只需要「啟發」這些祈禱，將這傳統「淨化」，使它們成為教會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接著就是朝拜聖體。我非常慶幸，因為常有人復興朝拜聖體的敬禮。在以聖體聖事為主題的世界主教會議中，主教們都講了許多經驗，他們提及朝拜聖體——包括夜間朝拜——如何令團體獲得新的活力，新的聖召亦正因此而誕生。不久我將會簽署有關聖體聖事的世界主教會議後勸諭，讓普世教會好好研讀。這份文件正好是給我們默想之用。它對於舉行禮儀、個人反省、準備講道、舉行感恩聖祭等，都有幫助。它也能引導、啟發和再次活化民間的熱心敬禮。

2009年2月2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的堂區主任司鐸及聖職人員會晤

**問：**教宗聖父，我名叫Pietro Riggi，是一位慈幼會會士，於羅馬鮑思高兒童城（Borgo Ragazzi Don Bosco）工作，我想向你提問的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帶給教會許多十分重要的新事物，卻沒有廢除已存在的東西。似乎有些司鐸和神學家，把一些與大公會議無關的事，當作大公會議精神來看待。例如：各種大赦。宗座聖赦院有出版大赦手冊，透過大赦我們可汲取教會的寶藏，以救助煉獄的靈魂。我們有禮儀年曆告訴我們何時和怎樣獲得全大赦，但許多神父已不再提及大赦，妨礙煉靈獲得非常重要的大赦。至於祝福，我們有祝福禮典為祝福個人、房屋、物件，甚至食物。許多神父卻不認識這些事，有些神父則認為這些都是梵二前的東西，並把請求得到這些神益的信友拒諸門外，但其實他們應有得到這些東西的權利。

還有最廣為人知的各樣民間熱心敬禮。梵二並沒有廢除首星期五的敬禮，但許多神父再沒有提及這敬禮，甚至不予好評。現今更有人對所有這些敬禮反感，視它們古老並有害，像是一些陳舊和梵二前的東西，而我卻認為這些基督徒祈禱和敬禮都是合時和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再採用它們，恰當地向天主子民解釋它們的性質和目的，健全平衡地和實情實理地使梵二變得更整全無缺。

**我想繼續問：**有一次你提及法地瑪時，你說法地瑪（Fatima）與日本秋田（Akita）的流淚聖母有關聯。教宗保祿六世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兩者都曾在法地瑪舉行隆重彌撒，而他們都採用了默示錄第12章作彌撒讀經，當中提到有一女人，身披太陽，與一條古時的大龍——魔鬼撒旦作終極之戰。法地瑪與默示錄第12章有相近之處嗎？

最後，去年一位神父送了一幅畫像給你，我不懂得繪畫，不過我也想送給你一份禮物，所以我給你獻上自己最近寫的三本書，希望你會喜

歡它們。

答：這些具體上述的傳統敬禮都是梵二大公會議沒有詳細提及的，但都被大公會議認定為教會內的事實。它們都存在教會內，而且不斷在發展。現在不是合適的時刻討論大赦這大課題。教宗保祿六世重整了這課題，也給我們提示我們應怎樣去理解。我認為簡單來說就是交換禮物的道理，即是在教會內美好的東西，是所有人都有裨益的。大赦就是一條鑰匙，讓我們進入教會內的諸聖相通功。新教人士反對這一點，認定基督是唯一的寶庫。但我認為最美妙的真理就是：基督無限的愛，祂的天主性和人性實在充足有餘，但祂仍願意在祂所造的一切上，加上我們卑微的參與。祂沒有把我們只當作祂憐憫施恩的對象，反而使我們與祂一起成為憐憫和仁愛的主體；甚至願意使我們成為基督奧體偉大寶庫的一份子——即使不是在數量上，至少也以奧妙的方式。祂願意與身體（我們）一起，成為身體的頭。祂願意與身體一起完成祂的救贖奧蹟。耶穌願意教會成為祂的身體，在這身體上實現祂所完成一切的寶庫。教會的寶庫（thesaurus ecclesiae）就是由這奧蹟而來的，身體正如頭一樣能有所給予，同樣我們也可以互相授予。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例如，星期五的耶穌聖心敬禮：這是教會內非常美好的東西。它們不是必需的，但是它們是由默想奧蹟中溢流而來的。主耶穌就是這樣在教會內給予我們這些機會。我認為現在不宜詳細闡釋一切細節。每人大概都明白什麼較其他更為重要；但沒有人應藐視這些寶庫。它們跟著時代增長，就如給我們的禮物，又如在教會內不斷加增的亮光。基督是唯一的光。祂以不同的色譜顯現出來，使我們能認識祂恩賜的豐盛。基督元首與教會奧體的互動，肢體之間也彼此互動，如此我們可以真正成為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其中各人為所有人作出貢獻，而所有人都獻給主耶穌，因為祂已將自己全部都賜給了我們。



**2011年4月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出席宗座拉丁美洲委員會全體會議的與會者講話**

1. 我向到羅馬出席宗座拉丁美洲委員會全體會議的議員和會員致意。我特別向主教部部长兼上述委員會主席奧艾來（Marc Ouellet）樞機致候，感謝他代表各位的致辭，匯報這幾日研究和反思的結果。

2. 是次大會所選擇的主題「民間熱心敬禮對拉丁美洲福傳的影響」，直接針對拉丁美洲這片大陸上，個別地方教會所致力的傳教工作中重要的一環。2007年5月，當我探訪巴西時，我有幸為於阿帕雷西達（Aparecida）舉行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主教團第五屆會議主持開幕典禮。與會的主教們形容民間熱心敬禮，是與耶穌基督相遇的空間，以及表達教會信仰的一種方式。因此，我們不能把這些敬禮視為基督徒生活次要的部分，因為「這樣就是忘掉天主聖神工作的首要地位，以及天主無條件的愛所採取的主動作為」（總結文件 n. 263）。

這種對信仰的簡單表達方式，始自當地福傳之初。事實上，當基督救贖人類的訊息逐漸啟發和推動當地文化時，也漸漸交織出豐富和深入的民間宗教情感，刻劃著拉丁美洲民族的信仰經驗，就正如我在阿帕雷西達會議開幕典禮上的講辭所說的，它們蘊藏著「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會的寶藏，天主教會必須保護、推廣它們，有必要時也要把它們淨化」（n.1）。

3. 在拉丁美洲進行新福傳，是個涉及整個基督徒生活和行動的工作，為完成這任務，不可忽略民間熱心敬禮的眾多表達形式。當一切表達形式獲得妥善引導和適當的照顧後，就會有助人與天主豐沃的交往，更虔誠朝拜聖體，加深對聖母的敬禮，培養對伯多祿繼承人的敬愛，並令人更意識到自己屬於教會。但願這一切能有助傳揚福音，傳遞信仰，令信友接近聖事，增強友誼，鞏固家庭和團體的共融，促進團結和實踐愛德。

這樣，信仰必須是民間熱心敬禮的主要泉源，才不會使這些敬禮淪為純粹某地區的文化表達。此外，這些敬禮必須與神聖禮儀保持密切的關係，而聖禮本身是不能由其他宗教表達方式所取代的。有關這一點，我們不可以忘記，正如由教廷禮儀及聖事部頒佈的《民間敬禮與禮儀指南》所申明的：「禮儀和民間熱心敬禮，是兩種相得益彰的表達敬禮方式；但無論如何，禮儀應是首要的參照，為能『清楚和慎重地引導祈禱的渴望和神恩的生活』，這渴求和生活都是在民間熱心敬禮中找到的；從民間熱心敬禮一方來看，它的象徵和表達價值，能給禮儀提供一些坐標，使它能合適地融入文化當中，引發出實際的創作力」（58）。

4. 在民間熱心敬禮中，可找到許多相關禮儀年慶典的信仰表達方式，拉丁美洲純樸的民眾藉它們來重申自己對耶穌基督的愛意，在基督身上他們找到了天主親近的臨在，感到祂的憐憫與寬恕。不少朝聖所都是為助人默想主耶穌童年、苦難、死亡和復活奧蹟而設的，許多人前往這些朝聖所，將他們的痛苦和喜樂交託在耶穌的手中，同時祈求豐富的恩寵，並請求罪過的赦免。與耶穌的敬禮密切連繫著的，還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民對至聖童貞瑪利亞的敬禮。聖母在當地福傳之初，已陪伴著這片大陸的子女，成了他們用之不竭的希望泉源。因此，他們到救主之母瑪利亞跟前，用許多不同的名號呼求她，好常能獲得她慈愛的保護。同樣，聖人們被視為圍繞著當地善信心靈的閃亮星星，以聖德作他們的典範，為他們轉求天主的守護。

5.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有些民間宗教情感的表達方式有所偏差，它們未能推動信徒主動地參與教會，反而製造混亂，並有可能促成一種虛有其表的宗教習例，脫離了穩固和內在活潑的信仰。關於這一點，我想提出去年我為修生們所寫的一席話：「民間熱心敬禮易偏向不理性，有時甚至流於外表。然而，將它們排除於外，卻是絕對錯誤的。透過這些敬禮，信仰進入人們的內心，成為他們情操、習慣、公眾情緒和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民間熱心敬禮是教會一大遺產，使信仰成為有血有肉的。當然民間熱心敬禮需要不斷淨化，重新聚焦，但也值

得我們的愛戴，它們使我們圓滿地成為真正的『天主子民』」（2010年10月18日致修生的信，n.4）。

6. 最近幾年來，我與前來述職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主教們會面時，常聽他們講及如何在自己的教會轄區內，為推行和促進這片大陸的傳教工作所做的事，拉丁美洲的主教在阿帕雷西達大會後，願意再啟動新福傳的進程，邀請教會所有成員把持恆久傳教的狀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因為他們想返回教會基本事業之一，即把天主聖言放在首要位置，使它成為基督徒生活恆久的滋養，以及所有牧民工作圍繞著的核心。

與聖言相遇必須為生活帶來深層的改變，徹底與主耶穌和祂的福音成為一致，完全意識到自己需要穩固地紮根於基督內，明認「成為基督徒不是由於一項倫理選擇，或者一種崇高的理念，而是遇到一個事件、遇到另一位，一個能賦予生命嶄新的視野及決斷性方向的事件」（《天主是愛》通諭 n.1）。

在這方面，我很高興知道在拉丁美洲的堂區和教會小團體中，越來越多人舉行聖言誦讀，作為滋養祈禱一種普遍方式，從而鞏固信徒的神修生活。因為「民間熱心敬禮在聖經的說話中，找到用之不盡的靈感，找到無與倫比的祈禱典範，以及豐富的內容建議」（《民間敬禮與禮儀指南》n. 87）。

7. 親愛的弟兄，感謝你們所作的實際貢獻，以保護、推廣和淨化拉丁美洲內一切與表達民間宗教情操有關的方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極需要繼續推動這片大陸的傳教工作，當中必須特別關注這方面的牧民，好使民間熱心敬禮成為一種特選方式，促使信仰為人民所接受，並能觸動他們內心深處的情感，透過實踐愛德表達出強而有力和有實效的信仰（參閱迦 5:6）。

8. 在結束這個愉快的聚會之際，我呼求聖母瑪利亞甘飴之名：她是最

完美的門徒和福傳的教導者。我衷心向你們致以宗座的降福，作為天主慈愛的保證。

### 3. 聖堂——天主及人的居所

2006年12月1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聖母福音之星堂將臨期第二主日講道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正在奉獻一所聖堂——一所天主與人願意相遇的建築物；一個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家，透過這個家，我們被吸引到天主那裡，與天主在一起，祂使我們彼此結合。這隆重禮儀的三篇讀經從不同的方面展示聖所，天主的居所，以及人的居所是什麼意思。在這三篇讀經，我們聽見三個大的主題：在第一篇讀經，天主聖言將人類聚集在一起；在第二篇讀經，天主的聖城如新娘般出現；而在最後一篇，伯多祿率先宣認耶穌基督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這宣認就像是磐石般奠定了活生生的教會，每個人手建造的聖堂，彰顯這活生生的教會。現在讓我們仔細聆聽這三篇讀經要告訴我們什麼。

首先講述的是在充軍回國後重建以色列民，耶路撒冷聖城和聖殿。以色列民對回國抱著很樂觀的心態，當他們抵達時，只見眼前國家是一片廢墟。怎樣才可以把它重建呢？表面的建築固然重要，但倘若不首先將人民重新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個共通的公義準則，將民族團結起來，調節每人的生活，重建國土的工程是無法進行的。回流的子民需要一個「組織國家的憲法」，成為生活基本的法則。他們知道，如果這憲法要是合適和持久，最終能帶來公義的話，憲法絕對不能是他們自己發明的。人沒可能發明真正的公義：他們只可以發現真正的公義。換句話說，真正的公義必須來自天主，因天主就是公義本身。因此，天主的話將城市重建。讀經給我們所講述的，使我們回想到西乃山所發生的事件，令西乃山事件今日重現：給人指示了公義之路的天主神聖的話，鄭重地被宣讀及解釋。這樣，天主聖言就像一股力量，重新從內在修建這國家。這件事在年初一時發生。天主聖

言開展新的一年，開始歷史新的一刻。天主聖言時常都是一股更新的力量，賦予我們時間意義和秩序。讀經以喜樂作結：人們被邀請參加隆重的筵席；勸諭人們施捨給窮人，因而在共融的喜樂中團結一致，天主聖言正是這喜樂的基礎。這篇讀經最後一句說得好：上主的喜樂就是我們的力量。相信我們不難看出舊約這句話現在對我們來說已是一個事實。聖堂這建築物的存在，是為使天主聖言在我們中可以聽見，得以解釋和被人明白的；它存在，是為使天主聖言在我們中成為一股力量，去創造公義和愛。它存在，特別是為的是在它內將慶節傳播開去，天主不但願意使整個人類在時間終結時參與這慶節，而是在現今這刻已能參與其中。它存在，是為了喚醒我們對公義和美善的知識，並且知道除天主聖言外，沒有其他泉源能給我們這公義和美善的知識。它存在，是為讓我們學會在上主的喜樂中生活，這喜樂正是我們的力量。讓我們祈求上主使我們因他聖言為喜樂；使我們因信仰而喜樂，因為這喜樂能令我們更新自己和世界！

因此，在充軍回國後誦讀天主聖言，更新西乃山的啟示有助於與天主和與人之間的共融。這共融表現於重建聖殿、城市和城牆。在乃赫米雅書中，天主聖言與修建城市有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如果沒有天主聖言，那就不會有城市和團體；從另一方面來說，天主聖言不只是一番說話，而是導向建設，是有建設性的說話。乃赫米雅書隨後有關建設城牆的仔細內容，初讀時會覺得有很多細節，很具體，甚至是很平庸的。然而這些記載包含著神修和神學上一個真正的主题。在當代有一句先知的話，說天主自己要作耶路撒冷四周的火牆（參閱匝 2:8s）。天主自己就是城市活生生的防衛，不只局限於那個時代，而是直到永遠。

舊約的記載於是帶我們進入剛聽到第二篇讀經中默示錄的神視。我只想提出這個神視的兩方面。聖城就是新娘。它不只是一座用石頭建成的建築物。這些有關城市的輝煌圖像，一切都是用來象徵著一個活生生的東西：用活石建成的教會，未來的聖城就是由這些活石建成的。聖城象徵著新的子民，在擘餅中與基督成為一體（參閱格前

10:16s)。正如男、女在愛中「二人成為一體」，基督與在教會內聚集的人類，藉著基督的愛，「成為一神」（參閱格前 6:17；弗 5:29ss）。伯祿宗徒稱基督為新的、最後的亞當：即最終的人，也稱他為「使人生活的神」（格前 15:45）。與他一起我們成為一體；與他一起，教會成為使人生活的神。在聖城內，聖殿再不存在，因為天主居住在其中，這象徵著由基督所組成的團體。另一方面我想指出的就是那聖城的十二座基石，上面刻著十二位宗徒的名字。聖城的基石不是石座本身，而是由人組成——由見證了自己信仰的宗徒們。十二位宗徒透過他們的繼承者：主教們，仍然是新城市，教會的根基。我們在聖堂牆壁上傳油的地方，所燃點的蠟燭，正象徵著十二位宗徒：他們的信德就是照亮教會的真光。信德是基石，教會建立在這基石上。宗徒們的信德不是過時的古董。正因為信德是真理，就是我們立足的基石，信德是光，倚靠它我們能看得見。

現在我們來到福音。我們聽過這福音不知有多少次！伯多祿所宣認的信德是教會堅定不移的基礎。我們與伯多祿一起向耶穌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天主聖言並不只是一番說話。在耶穌基督內祂以一個有位格的人臨在我們中間。這一點就是這座神聖的建築物之所以存在最深入的意義：教堂存在是因為在那裡我們與基督，生活的天主子相遇。天主是有面孔的，天主有祂的名字。在基督內，天主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祂在至聖聖體的奧蹟將自己賜給我們。天主聖言是血肉。天主以麵餅的形狀將自己賜給我們，因此成為我們賴以為生真正的唯一糧食。我們人類有賴真理生活。這真理是一個有位格的：祂向我們講話，我們向祂講話。聖堂就是與生活的天主子會面的地方，如此也是我們彼此會面的地方。這就是天主帶給我們的喜樂：祂成為我們一份子，我們幾乎可以親手觸摸到祂，祂與我們一起生活。天主的喜樂真正是我們的力量。

福音終於帶我們進入現今生活的時刻。它引領我們到聖母瑪利亞那裡，在這聖堂我們恭奉她為福音之星。在人類歷史的決定性時刻，聖母瑪利亞將自己獻給天主，包括自己的肉身和靈魂，作為天主的居所。

天主子在她內，由她取了血肉。藉著她，天主聖言成了血肉（參閱若 1:14）。因此聖母瑪利亞給我們解釋將臨期是什麼：前去與那位前來與我們會面的主。將臨期是我們等待祂，聽從祂，注視祂。瑪利亞告訴我們聖堂這些建築物存在的目的：它們存在是為使我們在內心能為天主聖言騰出空間；使聖言今日在我們內心，並透過我們也能成為血肉。因此我們稱她為福音之星：聖瑪利亞，天主之母，請為我們祈禱，使我們也能生活福音。求妳幫助我們不要把福音的光放在我們少信德的斗底下。求妳幫助我們因福音而成為世界之光，好使人們看見美善而光榮在天之父（參閱瑪 5:14ss）。亞孟！

### 2008年9月2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阿爾巴諾主教座堂祝聖祭台彌撒中的講道

今日的聖祭有非常豐富的象徵，所宣讀的天主聖言幫助我們明白自己所做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在第一篇讀經聽見於公元前 164 年猶大瑪加伯潔淨聖殿，祝聖新建的全燔祭祭壇的記述，這是在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玷污聖殿三年後同日所發生的（參閱加上 4:52-59）。為紀念這事，定立了祝聖聖殿節，是一連八天的慶祝。這節日起初與聖殿有關，人們在過節日列隊獻上犧牲，各家各舍張燈結彩，這種慶祝的方式在耶路撒冷被毀滅後仍然流傳。

聖經作者恰當地強調這事件喜樂的特徵。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應感到何等更大的喜樂，當我們知道在我們準備祝聖的祭台上，每天將獻上基督的犧牲；在這個祭台上，他為了救贖我們和整個世界，在聖體聖事內繼續自作犧牲。在每個祭台上重演的聖體聖事奧蹟中，耶穌自己真實地臨在。他的臨在是主動的，他抓著我們，使我們屬於他，令我們成為他自己；他以愛的力量吸引我們，使我們走出自己，與他結合，使我們與他合而為一。



基督真實的臨在使我們每人成為他的「居所」，我們所有人一起組成他的教會，就是伯多祿所謂的屬神的殿宇。伯多祿宗徒寫道：「你們接近了他，即接近了那為人所擯棄，但為天主所精選，所尊重的活石，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成為一班聖潔的司祭，以奉獻因耶穌基督而中悅天主的屬神的祭品」（伯前 2:4-5）。聖奧思定發揮這個隱喻時，指出人透過信仰就像木塊和石塊，從樹林和山上拾回來用作建築材料，藉著洗禮，學習要理和聽講道而受琢磨，造成方塊和打磨；但要加上愛德才可成為上主的殿宇。唯獨信友們按既定的格式彼此聯繫，緊密地在同一陣線上結合，當他們在愛德內團結一致，便能真正成為天主的殿宇，無懼它會塌下（參閱 *Serm.*, 336）。

因此，基督的愛，愛德是「永存不朽」的（格前 13:8），它是精神的力量，將那些參與同一聖祭，和飽餐為救贖世界而擘開的麵餅的人結合。事實上，倘若我們之間不互相溝通，那又怎能與主溝通呢？我們怎能到天主祭台前，而又彼此分裂，互相遠離？在一息間，在這祭台上重演上主的祭獻，親愛的弟兄姊妹，但願它恆常邀請你們去愛：當你們接受這祭台時，時常能以開放的心，接納基督的愛，並把他的愛發揚光大，接受和施予他的寬恕。

在這個建議之下，剛才所宣讀的福音獻給我們生命重要的一課（參閱瑪 5:23-24）。它雖然很短，但迫切和尖銳地呼籲我們與弟兄姊妹修好，這樣我們才堪當到祭台前獻上祭品；這使我們記起先知們的宣講已有這樣的教訓。其實先知們也痛斥人們如果沒有相稱的道德心態，尤其在與近人方面的關係，敬拜天主的行動是毫無用處的（參閱依 1:10-20；亞 5:21-27；米 6:6-8）。因此，當你們每次來到祭台前參與感恩聖祭，你們需要帶著寬恕的心態，與弟兄姊妹修好，願意接納他們因傷害了你們所作的道歉，而你們也應願意寬恕他們。

在羅馬禮儀中，當神父完成獻上餅酒後，便向祭台鞠躬，低聲地祈禱：「主，我們懷著謙遜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舉行祭祀，求你悅納」。就是這樣，神父與整體信眾進入感恩祭奧蹟的核心，即在第

二篇讀經默示錄所指天上的禮儀。聖若望描述一位天使獻上「許多乳香，為同眾聖徒的祈禱，一起獻在（天主）寶座前的金壇上」（參閱默 8:3）。獻祭的祭台，在某程度上，成為天堂和人間相遇的接觸點；我們大可說，是唯一教會的中心，這教會是天上的教會，同時也是在世上旅途中的教會，經歷世界的迫害和天主的安慰，上主的門徒宣報他的苦難和死亡，直至他光榮再來（參閱教會憲章，8）。其實每次舉行感恩祭，就是預告基督戰勝罪惡和世界，奧秘中顯示教會的光輝，「無玷羔羊的淨配，基督眷愛她，並為她而捐棄了自己，為能聖化她」（同上，6）。

### 2010年11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巴塞隆拿祝聖聖家堂彌撒中的講道

祝聖這所聖堂有什麼意義？在世俗的核心，在天主和人的眼前，以謙遜和喜樂的信德，我們樹立大量的建築物，大自然與人類智慧無法估計的力量結合而成的產物，建成了這藝術作品。它是不可見的天主可見的標記，這些塔的尖端向上光榮天主，像箭般指向那絕對的光，天主是光，祂本身就是崇高和美。

在這個環境，高迪身為信徒和建築師，希望將他由三本滋養人類偉大著作所得的靈感結合在一起：即大自然之書、聖經之書和禮儀之書；他將世界的現實與救恩史結合。這救恩史是聖經給我們所描述的，是禮儀向我們呈現的。

正如聖經及透過表達的。高迪在聖堂內加上石塊，樹木和人的生命，為使整個創造匯合在一起讚美天主，但與此同時，把祭台背後的屏風畫放在聖堂外面，使人看見天主在耶穌基督誕生、受難、死亡和復活

的奧蹟。這樣，他以才華協助人們建設一個紮根在世上但向天主開放，受基督啟發和聖化的意識。他實現了今天一個最重要的工程之一：克服人與基督徒意識之間，在這時空世界的存在以及向永生開放的存在之間、在事物的美感和天主的美善之間的割裂。安東尼高迪不是憑說話，而是用石塊、線條、平面和尖頂把這一切實現過來。事實上，「美」是人類莫大的需要；它是根，我們平安的樹幹都是由這根而生長出來的，我們希望的果子都是由它來的。「美」也能彰顯天主，因為美麗的傑作，像天主一樣，是白白施予的，邀請人擺脫自我中心而邁向自由。

我們將這神聖的空間獻給天主，祂在基督內給我們啟示了自己，並將自己賜給我們，為使自己成為永遠與人同在的天主。天主所啟示的聖言，基督的人性和他的教會是天主向我呈現及向我施予人的三個最大的表達。在第二篇讀經聖保祿宗徒說：「各人應該注意怎樣在上面建築，因為除已奠立了的根基，即耶穌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別的根基」（格前 3:10-11）。主耶穌是支撐著世界負擔的基石，他使教會團結一致，將人類最後的勝利品都集合起來。在他身上我們得到天主的話和祂的臨在，教會從基督身上獲得自己的生命、教義和使命。教會本身沒有自己的內涵；她的使命就是成為基督的象徵和工具，聽從他的權威，按他的指示一心一意為他效勞。唯一的基督創立了唯一的教會；他是我們信仰的基石。基於這個信仰，我們一起嘗試向世界展示天主的面貌，天主是愛，祂是唯一可以回應人對完美的渴求。這是一項重大的任務，向所有人展示天主是平安的天主，祂不是暴力的天主，祂是自由而不是束縛，祂是一心一德的天主，而不是意見分歧的天主。就這方面的意思，在這個時代人們以為可以違背天主而建立自己的生活，以為天主對他們已沒有意義，我相信將這聖家堂獻給天主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高迪透過他的傑作，向我們展示天主才是人真正的尺度，祂才是真正原創的秘訣，正如高迪說，必須返回原始，而天主正是這起源。祂就是這樣將自己的心靈向天主開放，因此能在這城市創造一個美、信德和望德的空間，引導人們與那位本身就是真理和美善的天主。建築師高迪這樣表達他的情感：「一所聖堂是唯一

的地方堪當代表一個民族的情感，因為宗教是人最高尚的情操」。

## 祭台——以聖神、以真理的敬禮——主動參與

2008年7月19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悉尼聖瑪利主教座堂祝聖祭台彌撒聖祭的講道

我們準備祝聖這所古老可敬的主教座堂的新祭台。祭台前面的雕刻強烈提醒我們每個祭台都象徵耶穌基督，他充當了司祭、祭台和犧牲在教會內臨在（復活期頌謝詞五）。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及從死者中復活，在聖神內重獲新生，且坐在聖父的右邊，他成了我們的大司祭，永遠為我們轉求天主。在教會的禮儀裡，在世界各地祭台上所成全的彌撒聖祭，祂邀請我們——祂奧體的肢體，分擔祂的自我犧牲。祂呼籲我們，新而永久盟約的司祭民族，與祂一起獻上我們為救贖世界每天的犧牲。

在今日的禮儀中，教會使我們記起，我們就像這祭台般，已被祝聖，「被隔離」，為天主服務，建立祂的王國。不過，許多時我們浸淫在一個想把天主「隔離」的世界。

我們以自由和人的自主為名，使天主的名字在靜默中被忽略，使宗教淪為個人的熱心敬禮，將信仰被搬到大眾廣場之外。有時類似這樣與福音本質完全相反的觀念，甚至可以混淆我們對教會和她使命的理解。甚至我們也可能會受到引誘，將信仰生活簡化為情感的問題，削弱了她啟發人對世界整合的看法的能力，以及與許多其他看法活潑強而有力的對話，這些其他的看法都彼此爭先贏取我們現代人的思想和心靈。

然而，歷史——包括我們時代的歷史，給我們展示天主的問題是絕不

可能閉口不言的，正如對人生存的宗教幅度不聞不問最終都會削弱和出賣人類本身。這主教座堂驚人的建築不就是向我們宣告這個訊息嗎？不就是在這祭台上每次舉行感恩聖祭所宣報信德的奧蹟嗎？信德教導我們在基督耶穌內，在成了血肉的聖言內，我們能明白到我們人性本身的偉大，我們在地上生活的奧秘，以及在天上等著我們崇高的命運（參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4）。信德教導我們，我們人是天主的受造物，我們是依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蒙召獲得永生。在人被蔑視的地方——就是世界哄騙我們人是渺小的——人就失去自己本身終極的意義，缺乏他的目標。那裡出現這個現象，就不是生命的文化，而是死亡的文化。我們又怎能視它為「進步」呢？相反，它不過是退步，是一種衰退，最終只會使個人和整個社會本身生命的水泉乾枯。

我們知道——正如聖依納爵·羅耀拉清楚地看到——最終量度人類每一事實真正的「標準」就是十字聖架和它的訊息，那種不是我們應得的愛，但卻克勝邪惡、罪惡和死亡，這愛創造新生命和永恆的喜樂。十字架的啟示就是當我們獻出自己的生命，接受天主的愛時，我們才會找到自己。天主的愛不是我們堪當的，而是天主的恩賜，有效地引導所有人，不論男、女，邁向愛的美善，邁向那為世界帶來救贖唯一的真理之光。


我們就是被這真理，這信德的奧蹟所祝聖（參見若 17:17-19），也是在這真理中，受天主召叫我們成長，我們藉著天主的恩寵，每日忠於祂的聖言，因而進入教會的共融，使我們獲得生命。然而，這被祝聖的過程絕非容易！它要求我們不斷「悔改」，死於自我的祭獻，這使我們完全屬於天主的基本條件，我們需要改變自己的心思，使獲得基本真正的自由和廣闊的新景象。今日的禮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徵：不斷在神修方面的蛻變，也是我們每人所蒙召的。所有的儀式，包括灑聖水，宣讀天主聖言，向諸聖人祈求，祝聖的經文，為祭台傅油和潔淨祭台，加上白色的祭台布，加上蠟燭作裝飾，這一切都邀請我們重溫自己在領洗時的祝聖。它們邀請我們拒絕罪惡和它虛

假的吸引力，並不斷更深入地從天主恩寵的活泉喝水。


## 祭台——以聖神、以真理的敬禮——主動參與

### 2009年5月10日星期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為約但對岸伯達尼的拉丁禮及默基特希臘禮教會 舉行祝聖堂基石儀式中的講辭

教會第一塊石是基督的象徵。教會建基於基督，由他支撐著，更不可與他分離。他是每一個基督徒團體唯一的基礎，他是活石，是被匠人所擯棄，但為天主所精選，寶貴的角石（參閱伯前 2:4-5,7）。與他一起我們也是屬神殿宇的活石，是天主的居所（參閱弗 2:20-22；伯前 2:5）。聖奧思定喜歡用教會的奧蹟來指「整個基督」圓滿的基督（Christus totus），完整和齊全的基督身體及肢體。這是教會的真實情況；她包括基督和我們，基督與我們在一起。他與我們在一起，就如葡萄樹與它的葡萄枝聯繫在一起（參閱若 15:1-8）。在基督內，教會是一個新生命的團體，一個從基督身上散發出恩寵的互動團體。透過教會，基督淨化我們的心靈，光照我們的心智，使我們與天父結合，並在同一的聖神內，帶領我們每天實踐基督徒的愛。我們宣認這個舉世歡騰的事實為至一、至聖、至公，以及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 4. 聖事與聖儀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6年8月3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岡道爾夫堡與阿爾巴諾教區司鐸會晤

我認為我們在堂區有三種基本來自教會本質和鐸職的職責。首先是施行聖事。例如聖洗聖事，它的準備過程，及敦囑信友持守聖洗承諾，這些工作都能讓我們接觸到許多信仰生活不深的人。這工作並不是為了挽留信友，以免流失，而是要與那些很可能極少到教堂的人會面。準備人們接受洗禮，使家長、親戚、代父母等人明白聖洗的意義，這些工作實是一項傳教任務，遠遠超過只為那些熱心「信友」而服務。準備人們接受洗禮時，我們要令人明白，這件聖事讓他們加入天主的家庭，祂是生活的天主，祂照顧我們。祂這樣關心我們，甚至取了我們的肉體，並建立了教會，而這教會就是祂的身體，可以說，祂透過教會再次以肉身的方式生活在我們的社會中。聖洗聖事是人生的新穎，我們除肉體生命的恩賜外，還需要有一種比死亡更強烈的對生命的意義，即使他朝一日父母去世，這生命意義依然存在。肉體生命的恩賜之所以有意義，只因天主曾承諾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穩固的意義，能有一個未來；即使前面困難重重，而且我們無法預知，這仍能使生命有價值，生命值得活下去，作為受造之物實在值得。

我認為在準備人接受這件聖事，或與對聖洗聖事半信半疑的家長談話時，我們正從事著傳教工作。這是個基督信仰訊息。我們且要向他們講解，聖洗聖事所開展的事實。我對意大利的禮書所知不多。但在那承傳自古代教會的傳統禮書中，洗禮以對候洗者的發問開始：「你們向聖教會求什麼？」今日候洗者——至少按德國的禮書——簡單地回

答：「求領洗」。但這仍未能足夠地指出他所想要的是什麼。在古代禮書中的回答是：「求信德」，即一個與天主的關係，想認識天主。然後又繼續問：「你們為什麼求信德？」答道：「為得永生。」我們希望一個安穩的生活，即使未來困難重重，我們希望一個有意義的生活，令人生有個意義。我認為應在洗禮前，與家長談這樣的事。這樣做為的是要告訴他們，聖事的恩賜不是一件「東西」，不可將它「當作東西辦」（chosification），正如法國人所說的，而是一項傳教工作。跟著還有堅振聖事，在人們開始在信仰方面有力量作出抉擇的年齡，便應做準備。我們固然不應把堅振聖事變為一種「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以為透過這聖事，人單憑己力便可以成為天主教徒，其實它是恩賜和回應的交織。最後，聖體聖事就是基督在每日所舉行的彌撒聖祭中恆久的臨在。正如我剛才說的，聖體聖事作為上主真臨在的恩賜，對司鐸和他司鐸的生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6年4月1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復活節守夜慶典的講道

「你們尋找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谷 16:6）。穿著光明的天主使者，對那些在墳墓尋找耶穌遺體的婦女們這樣說。但聖史馬爾谷在這個神聖的晚上，也對我們說同樣的話：耶穌不是一位過去的人物。他活著，因為是活生生的，所以在我們面前行走；他呼喚我們跟隨活生生的祂，好使我們也能找到生命的道路。

「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當耶穌第一次向門徒講及他的苦難和復活，從顯聖容的山上下來的時候，門徒彼此討論「從死者中復活



是什麼意思」（谷 9:10）。在復活節，我們都感到高興，因為基督沒有留在墳墓裡，他的身體沒有遇到腐朽；他屬於活人的世界，而不屬於死人的世界；我們感到高興，因為他是阿耳法（Alfa），同時也是敖默加（Omega）——正如我們在燃點復活燭燭儀式時所宣認的——因此他不單在昨天存在，而是在今天，及直到永遠存在（參見希 13:8）。可是復活在某方面而言，是完全超出我們的境界，完全在我們的經驗以外，當我們回想起來，我們也會像門徒一樣地議論：究竟「從死者中復活」是什麼意思？這對我們有什麼意義？這對世界和整個歷史又有什麼意義？一位德國的神學家有一次諷刺地說，若然有一個屍體復活的奇蹟——即使真有其事，他也絕不會相信——歸根究底是件無關痛癢的事，因為根本與我們無關。實在，如果某次有人死裡復生，那又與我們何干？然而基督的復活卻超乎這樣，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復活，如果我們可以借用進化論的術語，是最大的「突變」，是決定性地躍進一個全新的層面，是人類生命及其演進以來從未發生過的：是躍進一個完全新的境界，與我們和整個歷史都有關。

門徒之間所引起的爭論包括以下的問題：那裡發生了什麼？對我們、對整體世界和對我個人有什麼意義？首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耶穌已不在墳墓了。他度著一個全新的生命。但為什麼這事能發生？背後有什麼力量運作？決定的因素，在於耶穌這個人不是單獨的，他不是一個關閉在自己內的「我」。他與生活的天主合而為一，他與天主是如此結合，以致與天主共成一體。他可說是擁抱著作為生命本原的天主，這不只是個感情的擁抱，而是擁有並滲透著天主的整個存在。他自己的生命不只是他自己的，而是一個與天主共融的生活，與天主同結一體，因此他真的不能與天主分離。為了愛，他容許自己被殺害，正因此而粉碎了死亡的絕對性，因為在他內存在絕對的生命。他與那不可朽壞的生命合而為一，新生命就是這樣透過死亡萌芽。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事實：他的死亡是個出於愛的行為。最後晚餐中，他提前自己的死亡，使他成為「自我的奉獻」。他與天主的共融生活，實際上就是與天主的愛一起存在，這愛情正是抵抗死亡的真正力量，比死亡更強而有力。復活就像爆發的光，像爆發的愛，解開了「死而

後蛻變」這個至今不解之結。復活展開了一個存在和生命的新境界，當中連物質也起了變化，進入這新境界中，從而產生一個新世界。

明顯地這事件不是任何過去的奇蹟，事情的發生與我們實在無關。相反的，這是「進化」歷史和所有生命歷史中一個本質上的躍進，邁向未來的新生命，邁向一個新世界。這世界已由基督展開，不斷滲入我們的世界，將這世界轉化，把它牽引到新世界去。但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這事情怎樣能有效的影響我，把我的生命牽引到那新世界去，邁向天上？初聽之下，答案可能令我們感到驚訝，但的而且確是這樣：這是透過信德和洗禮而發生在我身上的。因此，洗禮成了復活守夜禮儀的一部分，就如今晚給來自不同國家的成人施行基督徒入門聖事的禮儀所強調的。這正是聖洗聖事的意義，它不是一件過去的事，而是普世歷史的躍進發生在我身上，把我抓著，牽引著我。洗禮並非一個透過過時的繁文縟節來加入教會的入會行動。它也不是純粹的洗滌，一種潔禮和美化心靈的儀式。它真正是死而復活，是重生，是轉化成新的生命。

我們應怎樣理解這一點？我認為，只要看看聖保祿在迦拉達書中告訴我們的神修小自傳末段，便可更容易明白領洗時所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他在這小自傳結束時所說的，也包含了這小自傳的核心：「我生活已不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 2:20）。我活著，但我不再是我了。保祿這人的我自己，其人的基本身分，已改變了。他雖依然活著，但已不再這樣生活。他經歷了一個「不」，且繼續活在這「不」當中：是我，但「不」再是我。保祿所講的，並不是他所領受的某個神秘經驗，若然如此，這經驗的歷史大可引起我們的興趣。絕非如此，這句話表達出在聖洗聖事中所發生的事。我的本我已被拿去，放進一個更大的主體內。我的本我再次存在，但已被轉化，已被鬆解，藉進入另一個主體而開放，在那裡獲得一個新的生存空間。保祿從另一角度給我們解釋這事，在迦拉達書第三章，他講及「許諾」，指它是向基督一人（所用的是單數）所作的。在他一人身上帶著整個「許諾」。那在我們身上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保祿的答案就是：你們

眾人在基督內已成了一個（迦 3:28）。不僅是一個東西，而是成了一個、唯一的、獨有的新主體。我們孤立的自我被釋放，置身一個新的主體內，即置身於天主的浩瀚無垠中，被帶進一個已走出「死而後蛻變」處境的生命去。在洗禮中，復活的大爆發緊抓著我們，把我們牽引過去。於是我們與生命的新境界聯繫起來，即使在今世的憂患中，我們已在某程度上進入了這境界。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意義，就在於在生活中不斷進入這個開放的空間。這就是復活節前夕守夜的喜樂。復活不是過去的事，復活來到我們中間，把我們抓著。我們抓緊復活的主耶穌，就算我們的手軟弱起來的時候，我們也知道他與我們緊密地結合。我們緊握他的手，也彼此緊握著對方的手，同成為一個主體，不只是合而為一。我已不再是我：這就是建基於聖洗聖事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在現世中復活的方式。我已不再是我：如果我們能這樣生活，我們便能改變世界。這方式與所有暴力的意識形態相反，反對一切腐敗、貪財和弄權。

耶穌在若望福音中向他的門徒，即是對我們說：「我生活，你們也要生活。」（14:19）透過與他共融的生活，透過與他結合，我們才能得到生命，因為他就是生命本身。永生、永存不朽、喜樂的生命，不是來自我們自己，也不是我們原有的，而是透過一種關係，與那位本身就是真理和愛的天主共融生活，因此這生命是永恆的，是天主自己。靈魂的不死不滅，單獨不能給予永生什麼意義，不可使之成為真實的，我們之所以有生命，是因為身為生命的這一位，愛了我們；永生的意義來自與天主一起生活，與祂一起去愛。我已不再是我：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這條路與孤獨地關閉在自我中生活的人「相交」，於是就敞開了通往真正和持久喜樂的道路。

因此我們可以滿心歡喜，在逾越頌與教會一起詠唱：「天上的眾天使，請歡欣踴躍！天地萬物，請歡樂歌舞……」。復活是一件普羅宇宙的事件，當中包括上天和下地，使它們彼此結合。我們再以逾越頌宣報：「你的聖子基督；他已從死者中復活，以祂柔和的光明，傾注普世人類，他……永生永王」。亞孟！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6年1月8日主受洗節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西斯汀小堂的講道

在領洗時發生什麼事？我們從聖洗聖事可期望什麼？你們進入這聖堂時已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期望我們的孩子能得到永生。這就是領洗的目的。但是，這如何能成事呢？聖洗聖事怎樣才能給人永生呢？什麼是永生？

我們可更簡單地說：我們希望我們這些孩子，在未知的將來能有美好的生活、真正的生命和幸福快樂。我們無法保證，在整個未知的將來能給他們這些禮物，因此，我們向上主祈求獲得這些恩賜。

至於「這事怎能發生？」，我們可以提供兩個答案。第一：在聖洗聖事中，每一位兒童加入了一群朋友，使他無論生時死後，都永不會被離棄，因為這群朋友就是天主的家庭，自身帶著永生的承諾。這孩子要加入的這群朋友，這天主的家庭，不論在痛苦的日子裡，或是在人生的黑夜中，也會時常陪伴著他，給他安慰，慰藉和光明。這群朋友、這個家庭會帶給他永生的話，光明的話，去回應生命中的重大挑戰，給他指示應走的路。就算死亡逼近，在死陰的幽谷，這群朋友也會為孩子提供安慰和慰藉，天主的愛，給他友誼，給他生命。這群朋友是值得信賴的，他們永遠不會消失。

沒有人知道在我們的地球上、在我們的歐洲大陸上，在五、六、七十年後將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可以肯定一件事：天主的家庭始終存在，那些屬於這個家庭的人將永不會孤單，他們永遠都有天主可靠的友誼，天主就是生命。

現在輪到第二個答案。這天主的家庭，這些朋友伙伴是永遠的，因為

與那位戰勝死亡的天主共融，生命的鑰匙就在祂的手中。處身於朋友的陪伴之下，在天主的家庭裡，即是與基督共融，他是生命，他跨越死亡，賜給我們永遠的愛。如果我們能說愛和真理是生命的泉源，是生命本身——一個生命沒有愛不是生命——我們可以說與那位真正是生命的天主，與身為「生命的聖事」的天主結伴，定必能符合你們的期望，你們的希望。

的確，聖洗聖事與基督共融是相連的，因此賦予人生命，真正的生命。我們闡釋了進入西斯汀教堂門口時的第一次對答。現在，祝聖聖水後，隨之而來就是第二次重要的對答。這對答的內容就是：聖洗聖事，如我們所知道的，是一份禮物，是生命的恩賜。不過它縱然是一份禮物，仍需要我們接受，需要我們把它生活出來。友誼的禮物意味著對朋友說「是」，同時對一切與這友誼不相符，與天主的家庭生活及與在基督內的真正生活不相符的說「否」。因此，在第二次的對答，我們三次說「棄絕」，三次說「我願意」。我們說棄絕誘惑、罪惡和魔鬼。這些都是我們知道的，但可能因為我們已聽過太多次，對我們再也沒有那麼深入的意義。所以，我們必須深入一些了解我們說「棄絕」的內容是什麼，我們所「棄絕」的是什麼。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明白當我們說「願意」時究竟是指什麼。

在古代教會，人們都很容易明白總結在「棄絕」一詞的是什麼：即是說棄絕魔鬼的虛榮（pompa diabuli），即魔鬼許給人的豐盛生活，那種看似異教世界的生活，任由人放縱，為所欲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所「拒絕」的，是一個看似豐盛生活的文化，但其實只是一個死亡的「反文化」。古代教會拒絕那些把死亡、殘酷和暴力視為娛樂的表演。我們不期然想起在鬥獸場，或在這裡尼祿王花園所發生的事實，人們被燃點作活生生的火炬。殘酷和暴力成了一種娛樂的方式，一種變態的享樂，變態的生命意義。這魔鬼的虛榮，這個死亡的「反文化」是一種變態的享樂，是虛假和欺詐之愛，濫用身體作為一種商品和貿易。

只要我們想一想，可以說，在我們這時代，我們也需要「棄絕」廣泛流行著的死亡文化。這個「反文化」表現於濫藥，以虛幻逃避現實，傾向虛假的幸福，謊言，欺詐，不公義，藐視別人，輕視團結，妄顧窮人和受苦者；性慾成了純粹不負責任的享受，把人當作一件「東西」，不再重視他的人格，不再以忠貞的人格化的愛情去愛人，把他當作一種商品，一件東西。對這種看似幸福的承諾，對這種虛假生命—其實只是死亡的工具—對這種「反文化」，我們應一一說「棄絕」，好能提倡一個生命的文化。因此，從遠古時代直至今日，基督徒的「我願意」，是向生命隆重地說的。我們說「願意」，是向基督說的，向那位征服死亡的基督說的，是向現世生命和永恆生命說的。

正如在這領洗時的對答中三次強調「棄絕」，同樣也三次表達「我願意」：「願意」遵循生活的天主，即那位創造天地萬物的天主，遵循那使我們的宇宙和生活變得有意義的創造者天主的理智；「願意」遵循基督，意味著遵循一位不是隱藏的天主，而是一個有名字，有話說，有血有肉的天主；一個具體的天主，祂賜給我們生命，給我們指示了生命的道路；我們向教會內的共融說「願意」，在教會內，基督就是生活的天主，他走進了我們的時空，進入我們的職業，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也可以說，天主的面容，這生命文化的內容，我們隆重地說的「願意」的內容，都表達在十誡中。十誡不是一籃子的禁令「毋……」，而是向人推介一個對生命的偉大願景。十誡是我們對天主的承諾，向給予我們生活意義的天主所說的「願意」（第一至第三誡）；向家庭說「願意」（第四誡）；向生命說「願意」（第五誡）；向負責任的愛說「願意」（第六誡）；向彼此團結一致，向社會責任，向公義說「願意」（第七誡）；向真理說「願意」（第八誡）；向尊重別人和他們的財物說「願意」（第九、第十誡）。這就是生命的哲理，生命的文化，這一切在基督的共融中，變得實際、可行和美妙。基督是生活的天主，他偕同自己的朋友，偕同教會的大家庭，與我們一起同行。聖洗聖事是生命的恩賜，是我們向活出真正生命的挑戰所說的「願意」，向披

著生命面具而襲擊我們的死亡說「棄絕」；向真正生命偉大的恩賜，就是在基督面上所呈現的生命說「願意」。這生命就是基督先在聖洗聖事，繼而在聖體聖事中，把自己賜給我們。

我剛才的這番話，是對洗禮對答詞的一些見解，這些對答旨在助人明白聖事中所發生的事情。洗禮中除說話外，還用了些動作和象徵，我只會略加解釋。我們剛作的動作，就是劃十字聖號，我們用這來自天主的標記，作為這孩子一生的護盾；它就像生命道路上的「路標」，因為十字架總括了耶穌的一生。

此外，還有一些物質元素：水、傅油、白衣和燭光。水是生命的象徵；聖洗聖事就是在基督內的新生命。油象徵力量、健康、美妙，因為活出與基督共融的生活實在是美妙的。白衣象徵美善的文化，生命的文化。最後是燭光，它代表真理的光芒，在歷史的黑暗中照耀，指出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應往哪裡去。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7年1月7日主受洗節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西斯汀小堂的講道

我們在慶祝主受洗節上為這些孩子舉行洗禮，而這節日——正如我之前所說的——結束了聖誕期。剛才我們聽過聖史路加的記述，他描述耶穌混在人群中，前來洗者若翰那裡接受洗禮。聖路加告訴我們：耶穌也接受了洗禮，之後「他正在祈禱」（3:21）。耶穌與他的天父談話。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僅為自己說話，也提及我們和為我們說話；他也提及我，提及我們每個人，也為我們每個人說話。然後聖

史說，當耶穌在祈禱時天就開了。耶穌與天父接觸，天在他的上邊開了。在這個時刻，我們可以想像天主也在這裡打開，在我們這些孩子上邊打開，透過聖洗聖事，他們與耶穌接觸。在這聖事中，天在我們上邊打開。我們在聖洗聖事的事實中與耶穌接觸的越多，天越是在我們上邊打開。讓我們返回福音：當日從天上有聲音說：「你是我的愛子」（路 3:22）。在聖洗聖事中，天父對這裡每一個孩子都重複說這句話。祂說：「你是我的愛子」。聖洗就是成為天主的義子，加入天主的家庭，即進入天主聖三的共融內，在聖父、聖子和聖神的共融內。為此，聖洗是按天主聖三之名而施行的。這些話不僅是一句禮儀用語，它們是事實。它們標誌著你們的孩子重生為天主的子女。他們是人性父母所生的孩子，如今在永生天主子耶穌內，也成了天主的子女。

但現在我們必須默想這禮儀第二篇讀經的一句話，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我們之所以得救，「是出於他的憐憫，藉著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鐸 3:5）。這是一個更新的洗禮。聖洗不僅是一個詞，它不僅是一件屬靈的事，它也涉及物質。它涉及地上的一切事。聖洗不只涉及人的靈魂。人的靈性覆蓋整個人，包括肉體和靈魂。在耶穌基督內天主的作為有普遍的效能。基督取了人的肉體，這事在不同的聖事內持續進行，物質被取用，成為天主行動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水是這整件聖事的標記。水是豐產的要素。沒有水就沒有生命。因此，在所有大的宗教，水被視為母性和繁殖的象徵。對教會的教父而言，水成為教會母胎的象徵。二至三世紀時教會的一位作家戴都良（Tertullian），說過一句令人驚訝的話。他說：「基督永不會沒有水。」戴都良的這句話，意思是說基督永不會沒有教會。在聖洗聖事中，我們成為天父的義子，但在祂為自己建立的這個家庭中也有一位母親，慈母教會。古時的基督徒作家說，人不能有天主作為父親，除非他也有教會作為母親。我們再次看見基督宗教不僅是一個靈性、私人的事實，不僅是我個人作出的純粹主觀抉擇，而是真實、具體的事實，甚至可說是一件物質的東西。天主的家庭是建



立在教會的具體事實上的。我們成為天主的兒子，天主聖三的兒子，與此同時被接納進入教會的家庭，加入基督徒的大家庭內，成為兄弟姊妹。只有當我們以天主子女的身份，加入教會的事實內，成為兄弟姊妹時，我們才可以向我們在天之父說「我們的天父」。在這篇禱文中，「我們」一詞常指天主的家庭而言。

現在我們回到所讀的福音去，洗者若翰說：「我固然以水洗你們，但是比我強的一位要來……他要以聖神和火洗你們。」（路 3:16）我們經已提到水，但現在我們必須問這個問題：聖若翰洗者所提及的火是什麼呢？若我們要在水洗的洗禮看到這火的事實，我們必須注意到若翰的洗禮是人的行動，一個悔改的行動，人轉向天主，求祂寬恕自己的罪，並求祂給自己一個開始新生活的機會。若翰的洗禮只是人的願望，憑一己之力走向天主。但這是不足夠的。天人之間的距離實在太遠。在耶穌基督身上，我們看見天主親自前來與我們相遇。基督宗教的聖洗聖事，是由基督所建立的，我們所做的不是單按自己的意願，希望以水洗得到潔淨，以祈禱獲得寬恕。在聖洗聖事中，是天主自己在工作，耶穌透過聖神在工作。聖神的火臨在基督宗教的聖洗聖事裡。是天主在工作，不僅是我們自己。天主今天在這裡臨在。祂把你們的孩子變成祂的兒女。

當然，天主不是以一種魔術般的方式行動。祂需要有我們的自由才行動。我們不可以放棄我們的自由。天主要求我們去使用自由，祂邀請我們與聖神的火合作。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聖洗聖事永遠都是天主的恩賜，祂在我們的心靈印上了印記。但也需要我們與祂合作，隨時樂意用我們的自由說「願意」，使祂神聖的行動見效。

我們現在向你們的孩子施洗，他們尚未有能力合作，表達他們的信德。因此，親愛的父親和母親，親愛的代父和代母，你們的臨在有特別的價值和重要性。你們應時常關照你們的小孩，使他們在成長時學習認識天主，全力的愛祂和忠誠地為祂服務。你們該是他們信仰上的

首位教育他們的人，為他們提供教導的同時，也以身作則，給他們一個貫徹基督徒生活的榜樣。教導他們祈禱，感到自己是天主具體家庭的一個分子，是教會團體的活躍成員。

細心研讀《天主教教理》或其《簡編》，可以為你們提供重要的幫助。它包含了我們信仰基本的要素，且對你們自己在天主教信仰上的認知，可成為有用和直接的幫助，以至可以向你們的子女忠實地傳遞完整的信仰。不要忘記最重要的是你們的見證，你們的榜樣主要影響著你們孩子人性和靈性自由的成熟。即使你們日常的活動很多時已很繁重，你們也不應疏忽在個人和在家庭中，培育子女祈禱，基督徒毅力的秘訣。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8年3月22日聖週六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復活節守夜慶典的講道

親愛的朋友們：顯然耶穌在最後晚餐廳所說的奧秘的話，現在透過聖洗聖事再次為你們迴響著。在聖洗聖事中，上主穿過你們的心扉進入你們的生命。我們不再是站在彼此的身旁或彼此對立。他通越了所有這些門。這就是聖洗的事實：他以復活主的身分，來到你們當中，將自己的生命與你們的連結在一起，把你們帶進祂愛火的洪爐中。你們結合一起，與祂結成一體，因此你們也成為一體。起初這似乎是非常抽象，很不實在。但當你越是活出受洗者的身分，你越能體驗到這些話的真理。已受洗的人和信徒彼此不再是陌路人。他們可以被大陸、文化、社會結構，甚至是歷史的距離分隔，但當我們相聚時，我們的聚會是基於使我們結合的同一個主、同一個信仰、同一個希望、同一

份愛，這一切不斷培育我們。我們體驗到我們生命的基礎是相同的。我們體驗到在內心的最深處，我們都是以同一個身分所維繫，雖然表面上我們各有不同，不論這些差異有多大，也都變得次要。信徒們彼此總不會是完全的陌路人。我們彼此共融是因著那在我們內的基督，這是我們最根深的身分。因此信仰在世上是一股和平及和好的力量：它超越距離，在主內我們都成了親近的（參見弗 2:13）。

聖洗賦予人一個新身份，這種內在的特性，教會在聖事中是以感官可及的事物來象徵的。水是聖洗最基本的元素，其次就是光，它在復活守夜的禮儀中，發揮了顯著的效果。讓我們集中看看這兩個元素。在希伯來書最後一章，有一句論及基督的話，這話雖沒有直接提及水，但正因這句話與舊約有關，仍可以闡明水的奧秘及它的象徵意義。這句話就是：「因永遠盟約的血，賜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領出了作群羊偉大司牧的那一位」（參見希 13:20）。這句話迴響著依撒意亞書的一句話，當中梅瑟被描繪成天主從水裡、從海中救出的牧人（參見依 63:11）。耶穌以新牧者的形象出現，他是終極性的，能使梅瑟所作的一切達致圓滿。耶穌從那使人死亡的海、從死亡的水把我們救出。這個情況使我們記起梅瑟被母親放在籃子裡，然後放到尼羅河去。後來得到天主的照顧，從水中被救出來，死裡逃生——他也是從死亡的水中獲救的——他才可以帶領其他人走過死亡的海。耶穌是為了我們才降到死亡的黑暗深淵。但希伯來書告訴我們，藉著他的血，他從死亡復活過來：他的愛與天父的愛結合，因此他能從死亡的深淵，上升到生命。現在，他把我們從死亡提升到真正的生命。這正是在聖洗所發生的事。他把我們牽引到他那裡，吸引我們進入他真正的生命。他帶領我們穿越歷史，那經常是黑暗的海，在那裡我們經常受困惑和危險的威脅，易於沉淪。在聖洗中，耶穌就像牽著我們的手，為我們引路，帶我們走過今世的紅海，領我們進入永恆的生命，真理和正義的生命。讓我們牢牢地握著他的手！無論發生什麼事，或我們會遇到什麼，我們也不要放開他的手，那麼我們便能走上那領我們邁向生命的道路。

這聖事的第二個元素，就是光和火的象徵。圖爾的額我略（Gregory of

Tours) 提到一個習俗，至今仍在不同地方流傳著的，那就是透過一塊晶片，直接從太陽取為復活守夜禮儀用的新火：這好比重新從天上接受光和火，用來燃點來年所有的燈火。這是我們舉行復活守夜禮儀的一個象徵。耶穌基督以祂徹底的愛——使天主與人的心互相接觸——真正從天上取得光，把它帶到地上，這是轉化人本質的真理之光和改變人性的愛情之火。他帶來光明，讓我們知道天主是誰和天主是怎樣的。於是我們也知道有關人的情況，我們是什麼，我們生存有什麼目的。接受洗禮等於這道光從天上進入我們內心的深處。因此，在早期教會也稱它為光照的聖事：天主的光進入我們內；所以我們本身成為光明之子。這真理的光向我們展示了道路，我們不想讓這光熄滅。我們想保護它，遠離那些企圖把它撲滅，使我們對於天主和自己都陷入一片黑暗中的所有勢力。黑暗有時似乎可令人感到舒服。我大可以躲藏起來，睡著渡過一生。但天主不是召叫我們邁向黑暗，而是邁向光明。在宣認領洗的承諾時，我們每年重新燃點起這光：是的，我信世界和我的生命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出於那永恆的理智，出於那永恆的愛，我是全能者天主所創造的。是的，我信天主的面貌，已在耶穌基督身上、在他降生成人、在他的十字聖架和復活上，顯露出來了。在基督內，天主臨於我們中間，基督使我們團結一致，並帶領我們邁向我們的目標，邁向永恆的愛。是的，我信天主聖神賜給我們真理的話，祂照亮我們的心；我信在教會的共融內，我們與主成為同一個身體，所以我們朝向復活和永生。上主賜給了我們真理的光。這光也是火，是來自天主的力量，一股不是要破壞，而是要轉化我們心靈的力量，好使我們真正成為屬於天主的人，令祂的平安在這世界上運作。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8年1月13日主受洗節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西斯汀小堂的講道

洗禮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標記，正好表達信仰的傳遞，那就是將由復活蠟燭的火焰所燃點的蠟燭，交給每一位受洗者：這是復活基督的光，你們有責任將它傳給你們的孩子。因此，我們基督徒把基督的光從一代傳到下一代，這樣當他再來時，他能見到這火光在我們手中燃點著。在洗禮中，我會對你們說：「父母、代父母，這復活的標記就交託給你們，你們要使這火焰常燃不熄。」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應透過聆聽和默想天主的話，以及勤領耶穌聖體，使這信仰的火焰常燃不熄。在這令人讚嘆且不易為的使命上，這十三位兒童藉以命名的主保聖人，將會幫助你們。這些聖人會特別幫助受洗者，回應你們作為基督徒家長對他們的照顧。但願童貞聖母瑪利亞，陪伴他們和你們各位親愛的家長，現今及直到永遠。亞孟！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09年4月1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復活節守夜慶典的講道

在復活節守夜慶典裡，教會以復活節蠟燭的標記象徵基督之光的奧蹟，這蠟燭的火焰是光和熱一起。光與火的象徵是相連的：光亮和熱力，光亮和火所具有的轉化力量——真理和愛相輔相成。復活節蠟燭發光，同時燃燒自己：十字架和復活是分不開的。光產生自十字架，來自天主子的自我奉獻，令世上獲得真光。大家以取自復活節蠟燭的火，燃點自

己的蠟燭，尤其是新領洗者的蠟燭——在這聖事中，基督的光降臨到他們內心的深處。早期教會形容聖洗聖事為光照的聖事（fotismos），形容為光的傳遞，並把它與基督的復活連接在一起。在聖洗聖事中，天主向受洗者說：「有光！」受洗者被帶進基督的光中。基督將光與黑暗分開。在他內我們認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什麼是光明和什麼是黑暗。我們與他在一起，在我們內便出現真理的光，我們於是開始明白。一旦基督看見聚集在一起聆聽他和從他身上期望得到方向的人，他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就像沒有牧人的羊（參見谷 6:34）。這些人身處當代互相矛盾的潮流中，不知道該朝著哪個方向走。那麼對我們這時代的人，基督又將感到何等的憐憫呢？因為在許多偉論的背後，其實潛藏著重大的迷向。我們該往哪裡去？哪些價值才能幫助我們督促自己的生活？我們可用哪些價值來教育年青人，而不會給予一些站不住腳的規範，或要求他們一些不應強加諸他們身上的東西呢？他就是光。復活節蠟燭象徵著我們在領洗時得到光照的恩賜。這樣，今晚聖保祿很直接教導我們。在斐理伯書，他說：在乖僻敗壞的世代中，基督徒必須像世間的明星發放光明（參見斐 2:15）。主在我們內所燃點的燭光雖然微弱，但我們祈求上主，他的話和愛的溫柔之光，在這混亂的世代中，在我們內心不會熄滅，反而變得越來越強大和更光明，好使我們與他一起，成為白日的人和今世的明星。

復活節的守夜禮、領受聖洗之夜的第二個象徵就是水。它在聖經中含兩個相反的意義，故此在聖洗聖事的內在結構中也亦然。一方面海就像一股與陸地上生命對立的勢力，在它不斷的威脅之下，天主卻立定了界限。因此默示錄指出天主的新天新地中，海洋再也不存在（參閱 21:1）。海洋是死亡的元素，因此也成了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象徵：基督降到海裡，下到死亡的水中，正如以色列民曾在紅海中一樣。他從死亡中復活，賜給我們生命。這意味著聖洗聖事不只是一個潔禮，而是新生命的誕生；我們彷彿與基督一起降到死亡的海裡，從而以新的受造物出現。

我們與水的另一種經驗，就是賜給人生命的清新水泉，或一條帶來生

命的大河。按照早期教會的規定，必須以清新的水來施行聖洗聖事。沒有水就沒有生命。井在聖經中有重要的角色，這點頗惹人注意。井就是生命出現的地方。在雅各伯井旁，耶穌向撒瑪黎雅婦人宣報新的井，真正生命的水泉。耶穌向她展示自己是新的和最後的雅各伯，他為人類開闢了他們期待已久的井：此即賜給人生命和用之不盡的水源（參見若 4:5-15）。聖若望描述有一位士兵用長矛刺穿耶穌的肋旁，然後從他肋旁的傷口——從他那被刺透的心——流出了血和水（參見若 19:34）。早期教會視之為聖洗和聖體聖事的象徵，兩者都是來自耶穌被刺透的心。在他的聖死，耶穌自己成了水源。厄則克耳先知在一個神視中看見新的聖殿，從那裡流出一個水源，它成了一條賜予生命的大河（參見則 47:1）——在一個時常遭受乾旱和缺乏水的地方，這是一個令人滿懷希望的偉大願景。初期基督徒明白到，在基督內這願景已成了事實。他是真正生活的天主聖殿。他是活水的泉源。偉大的河流由他湧出來，在聖洗聖事中結出果實，更新世界；他的福音是由活水形成的大河，使土地肥沃。然而，耶穌作出更大的預言，他說：「凡信從我的……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 7:38）在聖洗中，上主不僅使我們成為光，更成為湧出活水的泉源。我們大家都認識一些這樣的人：他們都以種某方式令我們振奮和更新；他們就像一道清新的活泉。我們指的並不一定是一些像聖奧思定、聖方濟亞西西、聖女大德蘭、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等偉人，透過他們活水的江河實在流進了歷史。感謝天主，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斷找到仿如活泉的人。當然，我們也找到相反的情況：有些人散發出一股仿如來自一潭死水的毒氣。上主既給了我們聖洗的恩賜，讓我們懇求他使我們時常成為純正和清新的活水，那由他真理和愛的水泉所湧出的活水！

復活節守夜禮的第三個重要象徵，其性質是非同凡響的；它涉及人本身，那就是頌唱《亞肋路亞》這首新歌。當人們感到很大的喜悅時，就情不自禁，必須把它表達和傳揚開去。當人被復活的光觸動，與本身是生命、真理和愛的天主接觸時，有什麼事會發生？他不會只是簡單地把它說出來。單憑說話已不足夠。他必須唱出內心的感受。我們在聖經中找到第一次的歌唱，是在過紅海之後。以色列民從奴役中得

到解放。他們從深海的威脅中上來，就像重生一樣，而且是活生生的和自由身。聖經用以下的句子來描述百姓對這偉大拯救事件的反應：「百姓都信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參見出 14:31）。接著就是第二個反應，是從第一個而產生的，就像一種內心的需要：「那時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這篇詩歌……」。在復活節守夜禮中，我們基督徒每年在第三篇讀經後都高唱這首歌，我們就把它當作自己的歌來唱，因為我們也是透過天主的大能，從水裡被救出來，獲得解放，以至獲得真正的生命。

梅瑟之歌敘述以色列子民從埃及獲解放，以及渡過紅海後的故事，在若望默示錄中竟有一段使人感到奇妙的對應文。開始在世上降下最後七種災禍之前，神視者看見「好像有個攙雜著火的玻璃海，那些戰勝予獸和獸像及牠名字號數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著天主的琴，歌唱天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和羔羊的歌曲……」（默 15:2-3）。這圖像描述了耶穌基督的門徒在各世代中的情況，亦即教會在現世的情況。這圖像從人性而言，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這團體出現在「出谷」之中，置身「紅海」之中，在一個同時是冰也是火的反常的海裡。這豈不是說，教會要時常在海上行走，經歷火和凍？就人性而論，她理應是往下沉的。然而，當她仍在這紅海中行走時，竟然唱歌，唱出義人的讚歌：那首揉合了新舊兩約的梅瑟和羔羊之歌。總而言之，當教會理應往下沉的時候，她竟唱出得救者的感恩歌曲。她雖仍身處歷史死亡的水中，卻已復活過來。她詠唱時，抓著上主的手，上主使她浮在水上。她知道這樣她便能逃出死亡和罪惡的重力，否則別無逃生之路，就這樣被天主一股新的重力、真理和愛的重力所吸引和提升。目前，教會和我們所有人仍處身於兩個重力陣型之間。但自從基督復活後，愛的重力比仇恨的重力更強；生命的重力比死亡的重力更強。這豈不是教會在每一個時代真實的情況，即我們眾人的情況嗎？教會時常使人感到她會往下沉，畢竟她總是獲救。聖保祿宗徒用以下的話描繪這個情況：「我們……像是待死的，看！我們卻活著」（格後 6:9）。上主拯救之手支撐著我們，以致我們如今可以唱出獲救之歌，一首復活的新歌：亞肋路亞！亞孟。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10年4月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復活節守夜慶典中的講道

基督信仰告訴我們的正是這一點：穿上天主給的新衣，這是洗禮時發生的事。當然，換上新衣的過程，要在我們的一生中持續下去。在領洗時所發生的，只是這過程的開始，而這過程卻延續一生，使我們有能力過永恆的生命，能穿上耶穌基督光潔的衣服，出現在天主面前，與祂一起生活，直到永遠。

洗禮有兩個元素表達出這事實，使它成為有形可見的，並成為對我們日後生活的要求。首先是棄絕和承諾的儀式。在初期教會，受洗者面向西方，象徵黑暗、日落、死亡，即罪惡的權勢。受洗者面向西方時三度表明「棄絕」魔鬼、他的虛榮和罪惡。「虛榮」(pompe)是個值得分析的字，是指魔鬼的奢華，即古代崇拜神明的排場儀式，和在古代劇場中上演活生生的人被野獸吞噬的場面，從而得到歡愉。所以，這個「棄絕」是指棄絕那束縛著人們要崇拜世間權力、貪婪、謊言和殘暴的文化，就是從一種強迫性的生活方式解放過來，脫離那種似乎給人樂趣，卻把人們最優良的素質陷於滅亡的生活方式。今日這舉行「棄絕」儀式時，雖不及從前的戲劇性，卻仍是洗禮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儀式意味著脫去那使人不能到天主面前的「舊衣服」，或者更好說，我們開始脫下它。說「棄絕」其實就是一個承諾，我們拉著基督的手，答應讓他引導我們，給我們穿上新衣。至於我們所拋棄的是哪些「衣服」，我們宣示什麼承諾，只要我們讀迦拉達書第五章，便能一目了然。保祿宗徒稱之為「本性私慾的作為」，這個術語的意思正是指那些需要拋棄的舊衣服。保祿指出它們為：「淫亂、不潔、放蕩、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競爭、嫉妬、忿怒、爭吵、不睦、分黨、妬恨、醉酒、宴樂，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事」(迦 5:19-21)。這些都是我們拋棄的衣服，是死亡的衣服。

其後，早期教會的受洗者便轉向東方——光明的象徵，歷史新太陽的象徵，新旭日的象徵，基督的象徵。受洗者決定他生命的新方向：信仰三位一體的天主，將自己交託給祂。天主如是親自替我們穿上光的衣服，生命的衣服。保祿稱這些新「衣服」為「聖神的效果」，並形容它們為「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 5:22）。

在早期教會，受洗者真正的被脫光身子。他下去洗禮池，隨著三次被浸入水中，象徵著死亡，徹底脫掉一切，以及換上新衣服。人生無論如何都是朝著死亡走去，但受洗者與基督一起，將這生命交予死亡，然後由基督牽引我們，帶我們進入他轉化為永生的新生命。隨後，新領洗者從洗禮池上來，人們給他們換上白衣，天主光明的衣服，他們接過燃點的蠟燭，象徵天主在他們內燃點新生命的光。他們知道：他們已獲得永生的靈藥，在他們領受聖體聖事時，這靈藥便完全發揮作用。在聖體聖事中，我們領受復活的主的身體，我們自己被引至這個身體內，那位已克服了死亡的主便守護著我們，帶領我們走過死亡。

經歷多個世紀後，象徵已變得稀薄，但聖洗聖事主要的事實依然保持不變。它不是純粹一個潔禮，更不是個有點繁複的入會儀式。聖洗聖事是死亡和復活，重生進入新生命。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10年1月10日主受洗節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西斯汀小堂的講道

我們可以說，今天，天也要為這些兒童打開。他們將要接受聖洗的恩賜，聖神將住在他們內，有如住在聖殿內一樣，徹底地轉化他們內心。

從這一刻開始，天父的聲音也呼喚他們，令他們在基督內、在祂教會的家庭內，成為祂的子女；祂要賜給他們信仰至崇高的恩賜。雖然現在他們仍未能完全明白這份恩賜，但這它已被放在他們的心裡，就像一粒種子，充滿著生命，等待成長和結出果實。今天他們在教會的信仰下受洗，這信仰此刻由他們的父母、代父母及在場的基督信友所宣認，他們牽著兒童的手，將帶領他們跟隨基督。洗禮一開始時已三番四次地提醒我們有關信仰的主題，主禮提醒家長當他們要求給子女受洗時，已肩負起「在信仰上培育他們」的責任。洗禮的第三部分更強調家長和代父母這個責任，開始時向他說這些話：「你們要培養他們的信德，使他們的超性生命日益堅強，免受罪惡的損害。所以，如果你們隨從信德的引導，毅然接受這個責任，請你們再度聲明：棄絕罪惡，信仰耶穌基督，明認教會的信德。你們的子女將在這同一信德中，領受洗禮。」禮儀中的這些話意味著，在某程度上，教會給他們的孩子施洗的先決條件，就是父母及代父母所宣認的信仰和棄絕罪惡。

在倒水在初生嬰兒頭上之前，也再次提及這信仰。主禮提出最後一個問題：「你們願意你們的孩子按照我們剛才所宣認的信仰領洗嗎？」在得到正面的答覆之下才會給嬰兒施行聖洗聖事。在釋義禮中，即傅油禮、穿白衣、授燭光和開啟禮（「厄法達」）時，信仰都是中心主題。在授燭光時主禮說：「你們應悉心栽培你們的孩子，永遠保持純潔，作光明之子，在信德中茁壯成長，直到他的再來」；在開啟禮中，主禮再次強調：「願主耶穌盡快賜你聆聽他的話，讓你宣認你的信仰，為讚美及光榮他在天之父」。然後一切以最後的祝福作結束，再次提醒家長他們有責任，成為子女「信仰最早的見證人」。

親愛的朋友，今天為這些兒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藉著聖洗，他們參與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以門徒的身份與祂一起展開了喜樂和雀躍的冒險之旅。禮儀把這冒險之旅，視為光的經驗。實在，從復活蠟燭燃點燭光授予每人時，教會再次說：「接受基督的光！」聖洗就是被基督的光照亮，是睜眼看他的光輝，是在信仰的光帶領下，進入天主的奧蹟。藉著家長、代父母的說話和榜樣，這些即將接受洗禮的兒童們，

一生都要在這光中行走。家長和代父母必須以他們的說話和生活的見證，滋養兒童們的火光，使它能光照我們這個經常活在黑暗和疑惑的世界，帶給世界福音生命和希望的光。只有這樣，當他們長大成人時，才能帶著充分的意識，講出我們在聖洗禮儀的宣信後所說的話：「這就是我們的信仰，教會的信仰。我們感到非常榮幸，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內宣認這份信仰。」

## 聖事與聖儀：聖洗聖事

2011年4月23日復活節守夜慶典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的講道

復活節守夜禮儀有兩個重要的標記。首先是變成光的火。復活蠟燭的光，在遊行隊伍進入被黑暗籠罩的教堂時，成為一陣陣的光，告訴我們基督是真正曉明之星，永遠不會消失，在復活的基督內光明征服了黑暗。第二個標記就是水。它一方面令我們想起紅海的水、沉沒和死亡、十字架的奧蹟。但這水也象徵活泉，在乾旱中賦予生命的要素。因此它成為聖洗聖事的標記，使我們能參與耶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

然而，構成復活節守夜禮儀的，不只是光和水這兩個受造界的大標記。守夜禮儀另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讓我們豐富地接觸聖經的話。在禮儀改革前曾有十二篇舊約和兩篇新約讀經。現今仍保留了新約的兩篇。舊約的讀經就定為七篇，但按當地的情況，也可減至三篇。透過一個廣闊的視野，教會希望帶領我們走過救恩史，由創造到以色列成為選民及得到解放，及至先知的見證，使這歷史更清晰地導向耶穌基督。在禮儀傳統中，所有這些讀經都被稱為預言，雖然它們不是直接預告將來所發生的事情，但也有預言的特徵，它們展示了歷史的深層根基和方向。它們令創造和歷史的要義更為通透明晰。它們牽著我們的手，

帶領我們邁向基督，給我們展示真光。

在復活節守夜慶典中，聖經的進程由創世故事開始。禮儀想表達出創世也是一個預言，它不僅敘述形成宇宙和人類的表面演進過程。教父們都清楚意識到這一點。這記載不在於述說萬物起源是怎樣發展下去的，而是要回到最基要的一點，我們存在的真正根源和目的。如今，有人可能會問：在復活前夕提及創世真的是這麼重要嗎？難道我們不可以天主召叫人類，使他們形成一個民族，創造出祂與世人的歷史作開始嗎？答案是：不可以。省略創世的故事即等於誤解天主與人類的故事，削弱它的價值，不再看出這秩序的真正偉大之處。天主所創建的歷史要追溯到萬物的起源，追溯至創造。我們念信經開首說：「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倘若我們省略這信經的第一條，整個救恩史便會縮窄，變得太渺小。教會並不是任何一個照顧人們宗教上需要的社團，只具有很有限的目的。不，她帶領人與天主接觸，即與萬物的根源接觸。所以，天主對我們的關係是造物主，因此我們對受造界有一份責任。我們的責任延伸到整個受造的世界，因為它是來自造物主。正因一切都是由天主所創造，祂可以賜給我們生命和引導我們的生活。教會的信仰生活不僅局限於感覺和情感方面，甚至是道德方面的範疇。她涉及人的各方面，從他的起源，及至永恆的層面。正因創造屬於天主，我們可以把自已完全交托在祂的手裏。正因祂是造物主，祂可以賜給我們永恆的生命。對創造的喜悅、感恩和責任，這些都是串連在一起的。

## 聖事與聖儀：聖油

2011年4月21日聖週四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聖油彌撒的講道

今天早上禮儀的中心是祝聖聖油，慕道者所領受的油，病人傅油聖事所用的油，以及給人授予聖神的各大聖事中所用的至聖聖油，包括堅振、司鐸和主教聖秩的聖事。在不同的聖事中，上主藉著受造世界的元素接觸我們。創造和救贖的一致性變得有形可見。聖事表達我們信仰的具體，涉及人的肉體與靈魂，即整個人。麵餅和酒是人在地上工作的成果。上主揀選了它們作為他臨在的媒介。油是天主聖神的象徵，與此同時使我們想起基督：基督（Messiah）一詞的意思是「受傅者」。藉著聖子與天父的結合，耶穌的人性就加入了聖神的共融，因此他是以獨特的方式「受傅」，充滿著聖神。在舊約中，君王和司祭的職務藉傅油而授予，那只是個象徵，在耶穌身上所發生的卻是整個事實：他的人性充滿著聖神的能力。他打開了我們的人性，讓我們能接受聖神的恩賜。我們越是與基督結合，我們就越充滿他的神，即聖神。我們稱自己為「基督徒」：即「受傅者」，我們是屬於基督的人，因而參與他的「傅油」，被他的神所感動。聖依納爵·羅耀拉曾說：我不想單單稱自己為「基督徒」，我也想成為名副其實的基督徒。讓我們現在祝聖的這些聖油，提醒我們「基督徒」本身的責任，並祈求上主使我們不僅稱自己為基督徒，也實際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在今天的禮儀中將會祝聖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是三種油。這三種油表達基督徒生活三方面的要素，也就是我們現在想反省的。首先是慕道者的油。這種油表示人首先被基督和他的神所觸摸，是上主觸摸人的內心，以吸引人來接近祂。藉著領洗前的第一次傅油，我們將目光轉向那些步向基督的人，那些正在尋找信仰，尋找天主的人們。慕道者的油告訴我們，不僅是人在尋找天主。天主也在尋找我們。事實上，他降生成人，深入人間，甚至進入死亡的黑夜中，表現出天主是

多麼愛祂所創造的人類。愛驅使天主走近我們。繼抒詠《震怒之日》（Dies Irae）的一句這樣說：「主為覓我奔走碌碌……望此苦楚切勿無結局！」天主在找我。我願意認出祂嗎？我願意讓祂認識我，讓祂找到我嗎？天主愛人類。祂在我們心靈不安，充滿疑問時，也以同樣不安的心，到來與我們相遇，為我們做出了極致的行動。我們在天主面前感到不安，走向祂，為能更認識祂，更愛祂，這般心火在我們內心不應熄滅。從這方面而言，我們應永遠保留慕道者的身分。聖詠說：「你們要時常不斷追求他的儀容」（105:4）。聖奧思定注釋這句話說：天主是如此偉大，祂永遠無限地超越我們所能認知，超越我們的整個存在。我們對天主的認知永無全盡。我們永遠都能以更大的喜悅，不斷尋找祂，為的是不斷更深入地認識祂，不斷更愛祂。聖奧思定在《懺悔錄》一書的開始時說：「我的心永無寧靜，直至安息在祢懷中。」的確，人感到焦慮，因為一切暫時性的事物都是太渺小。但我們真的對祂有這份不安寧嗎？難道我們在祂不出現時，不是心有不甘，企圖以一己之力解決問題嗎？我們決不能讓自己的生活淪落至這樣的地步！我們應不斷走向祂，渴慕祂，永遠開放地重新認識祂和愛祂！

此外，還有病人傅油聖事用的油。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無數受苦的人：包括飢渴的人，在每個洲陸飽受暴力的受害者，受著各種痛苦、期望和失望煎熬的病人，受迫害、被蹂躪和心靈破碎的人。聖路加福音告訴我們有關耶穌派遣首批門徒時說：「耶穌派遣他們去宣講天主的國，並治好病人」（9:2）。治病是耶穌交托給教會基本的任務，按照他的榜樣，走遍各地，治好病患者。雖然，教會主要的任務是宣揚天主的國。但這宣講本身應是一個治療的過程：「……治療破碎的心靈」，這是今天第一篇讀經依撒意亞先知書說的（61:1）。宣講天主的國，天主無限的美善，必須首先使人們破碎的心靈得到治癒。人的本質是一個與他者有所聯繫的生命。可是，若他基本的關係，他與天主的關係受到干擾，其他各方面也必受到干擾。倘若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受到干擾，倘若我們生命的基本方向是錯誤的，我們的身體和心靈也不能得到痊癒。因此，我們與基督相遇時，最先得到的和最基本的治療，就是與天主和好，治癒我們破碎的心靈。除了這個主要的任務外，教

會基要的使命也包括實際治療疾病和痛苦的工作。為病人傅油所用的油，就是這使命有形可見的標記。早在教會初期，教會已有這樣的召叫，對在身心方面焦慮的人給予關愛。我藉此機會感謝世界各地的許多姊妹弟兄，他們帶給別人治療的愛，不管他們有什麼立場或宗教信仰。匈牙利的聖依撒伯爾、聖味增爵、聖婦羅依士，聖嘉彌祿，及至德蘭修女——只隨便提一些名字——他們像一道照亮世界的光，這光源於基督對受苦者和病患者的愛。因此，我們現在感謝上主，感謝那些憑著信仰和愛，照亮了世界，置身在受苦者身旁，從而見證天主的美善的人。病人傅油聖事的油，就是他們內心美善的標記，他們以自己專業能力，將內心的美善帶給受苦者。他們雖然沒有談及基督，卻把他彰顯出來。

最後，輪到第三種教會中地位超然的至聖聖油，這油是由橄欖油和植物香料混合而成的。它是昔日司祭和君王受傅時所用的油，這些傅油儀式追溯到舊約偉大的傅油傳統。在教會內，這種油特別用於堅振聖事和聖秩聖事的傅油禮。今日禮儀將這種油與依撒意亞先知的許諾連結起來：「你們要被稱為『上主的司祭』，人要稱你們為『我們天主的侍役』」（61:6）。先知以這話重提上主在西乃山對以色列民的許諾：「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的國家」（出 19:6）。在一個廣無邊際，不認識天主的世界中，也是為了這個世界，全體以色列民都應成為天主的聖殿，為世界履行司祭的職責。它應把世界領到天主去，使世界向天主開放自己。聖伯多祿在他有關聖洗的偉大教理中，將昔日以色列民這個特恩和職責，放在信友團體身上，說：「你們是被揀選的種族，是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為叫你們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你們，進入祂奇妙之光者的榮耀。你們從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卻是天主的人民」（伯前 2:9）。聖洗與堅振聖事，加入這個天主子民，這天主子民是包羅整個人類；在聖洗和堅振聖事中的傅油，導引我們成為服務人類的司祭職。基督徒是為世界服務的司祭民族。基督徒有責任使世界看見生活的天主，為祂作見證，把世界導向天主。至論我們這個共有的職務，我們身為已受洗的信友，並不以此職務為自誇的理由。這職務引起一個令我們既感到喜悅又焦慮的問題：我們



在世界中，對世界來說真的是一座屬於天主的殿宇嗎？我們真的為人們打開那邁向天主的門，而不是把天主隱藏起來嗎？我們身為天主的子民，是否多次成了一個不信天主，遠離天主的民族呢？在西方以基督信仰為主的國家，是否已厭倦了它們的信仰，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感到厭倦，不想再認識耶穌基督的信仰呢？我們現在有理由向天主呼喊說：「求祢不要允許我們成為非祢子民！求祢讓我們重新認識祢！的確，祢以祢的愛使我們成為受傳者，將祢的聖神傾注在我們頭上。求祢讓聖神的力量重新在我們身上產生效應，好讓我們懷著喜悅為祢的喜訊作證！」

雖然我們對過去的錯誤感到非常遺憾，我們不應忘記今天仍有些信仰光輝的榜樣：今天也有一些人透過自己的信仰和愛，帶給世界希望。將在5月1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被冊封真福的時候，我們便會滿懷感激地思念他，這位教宗是天主和耶穌基督的當代偉大見證人，是充滿聖神的人。我們同他一起想到許多被他列入真福和聖品的人，這些真福和聖人讓我們堅信天主的許諾和賜給的任務，即使在今天也不會落空。

最後，各位在鐸職內的親愛弟兄，我向你們說，聖週四特別是我們的節日。在最後晚餐時主建立了新約的司祭職。他為了宗徒們以及每個時代的司鐸向天父祈求說：「求你以真理祝聖他們」（若 17:17）。我們對於天主的聖召充滿著感恩的心情，同時也為我們的不足感到謙卑，在這一刻，讓我們對上主向我們作的召叫，再次答應說：「是！我願意與主耶穌更親密結合，在基督的愛推動之下，犧牲自己……亞孟。」

## 聖事與聖儀：聖油

2010年4月1日聖週四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聖油彌撒的講道

聖事本身是教會崇拜的核心。聖事的意思，首先不是人自己要去做些什麼，而是天主率先藉著祂的行動與我們相遇，祂垂顧我們，領我們走向祂。聖事還有另一個特點：天主藉著物質的東西觸摸我們，祂取用受造之物，作為我們與祂相遇的媒介。聖事的世界由受造之物的四個元素組成：水、麥麵餅、酒和橄欖油。水是所有生命的基本元素和條件，是人在洗禮的行動中成為基督徒，重獲新生的主要標記。水是一個普及的生命重要元素，因此代表著所有的人接受基督徒新生的共同途徑，其他三個元素則屬於地中海一帶的文化。因此它們與基督宗教發展的實際歷史背景有關。天主在世上一個確實地方行動，祂的確與人類一起創造歷史。這三個元素，一方面是受造的恩賜，另一方面，它們也指出天主與我們同在的歷史地方。它們綜合了創造與歷史：天主的恩賜時常都是與世界某些地方有關，天主選擇在歷史中某時間裡，在這些地方與我們交往，選擇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這三個元素之間卻又有一個級別。麵餅與日常生活有關，是日復一日生命的基本恩賜。酒與節日、創造的美物有關，同時特別能表達得救的喜樂。橄欖油帶有廣泛的含意。它是營養、良藥，美化，讓人準備搏鬥，增強力量。君王和司祭均接受傅油，是尊貴和責任的標記，也象徵來自天主的力量。我們「基督徒」的稱呼也帶有油的奧秘。來自外邦人教會的基督門徒，一開始已被人稱為「基督徒」，這名稱來自「基督」一詞（參閱宗 11:20-26），是「默西亞」的希臘文翻譯，意思是「受傅者」。成為基督徒，意思是來自基督，屬於基督，天主的受傅者，屬於天主授予君王職和司祭職的那一位。成為基督徒，即是屬天主自己的受傅者，祂受傅的並不是一般的油，而是這油所代表的聖神。橄欖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標記，象徵人性的耶穌被聖神所充滿。

在聖週四的祝聖聖油彌撒中，聖油是禮儀行動的核心。主教在座堂祝聖聖油供全年使用。這些聖油因此也表達出教會的團結，由主教職務獲得保證，它們也令人想到基督，我們真正的「靈牧和監督」，正如聖伯多祿給他的稱呼（參見伯前 2:25）。同時，它們把植根於聖週四奧蹟的整個禮儀年都串連起來。最後，它們令人想起橄欖山園，耶穌甘願接受苦難的地方。橄欖山也是耶穌升到天父去的地方，因此就是救贖的地方：天主沒有把耶穌棄於死亡。耶穌永遠在天主那裡活著，正因如此，他無處不在，時常在我們當中。橄欖山這雙重的奧蹟，常「活現」於教會施行聖事時所用的聖油中。在四件聖事中，油象徵天主的慈愛觸及我們：在聖洗、在授予聖神的堅振聖事、在各級的聖秩聖事，以及在病人傅油聖事中，我們接受傅油，它是天主的靈藥，此刻令我們感到天主的慈愛，使我們獲得力量和安慰，同時令我們跨越患病的一刻，聯想到最終的痊癒，想到復活（參見雅 5:14）。因此，油以它們不同的形式，一生陪伴著我們：從慕道期和領洗開始，直至我們準備與天主、我們的審判者和救主相遇為止。此外，在祝聖聖油彌撒中，油的聖事標記仿如天主創造的言語，對我們司鐸有另一番意義：它對我們講及基督，祂是天主所傅的君王和司祭——祂使我們參與祂的司祭品位，在我們領受司鐸聖秩時，參與他的「傅油」。

因此，我想再簡單地解釋，這神聖標記的奧義與司鐸聖召的基本關係。自古以來的通俗詞源學中，希臘文「油」“elaion”一字與「憐憫」“eleos”是相關的。事實上，在不同的聖事中，被祝聖的油常代表著天主的憐憫。司鐸受傅的含意，常指將天主的憐憫帶給人們的這項職務。在我們生命的油燈中，總不可欠缺憐憫的油。我們必須透過與上主的話相遇、領受聖事、在祈禱中與祂相偕時，及時從祂那裡獲得這油。

正如透過鴿子啣著一根橄欖樹枝的故事，宣報洪水已退，同樣，在天主與世人重建和平的故事中，不但只鴿子，還有橄欖樹枝，以及橄欖油本身，都成了和平的象徵。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喜歡以勝利的花環和橄欖樹枝——和平的象徵，來裝飾亡者的墳墓。他們知道基督已戰勝

了死亡，而他們的亡者正安息在基督的平安中。他們也知道基督正在等待他們，並向他們許諾一種世界所不能給他們的平安。他們記得復活基督向祂的門徒說的第一句話：「願你們平安！」（若 20:19）我們可以說，基督親自帶著橄欖樹枝，把祂的平安帶到世上來。祂宣報天主救世的慈愛，祂是我們的和平。因此，基督徒應是和平的人，他們明認和活出十字架的奧蹟，作為修和的奧蹟。基督不是藉著刀劍取勝，而是透過十字架。祂是克服仇恨而獲勝。祂是藉著自己大愛的力量而獲勝的。基督的十字架代表向暴力說「不」。正因如此，十字架是天主得勝的象徵，它宣報耶穌的新途徑。受苦者比恃勢凌人者更強。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獻自己，他戰勝了暴力。我們身為司鐸，在基督耶穌的共融內，蒙召成為和平的人，我們蒙召反對暴力，信賴愛的更大力量。

油使人在搏鬥時力量倍增，這也是油的象徵。這點與和平的主題並沒有矛盾，而是和平的一部分。古往今來基督徒所打的仗，並不在於運用暴力，而是在於他們為了善，為了天主，而隨時準備受苦。他們所打的仗在於堅持做良好的公民，奉公守法，遵行一切合乎公義和美好的事情。他們所打的仗在於拒絕去做雖合法卻不公義的事。殉道者所打的仗在於向實在的不公義說「不」：他們拒絕參與崇拜偶像，崇拜帝王，他們拒絕在虛假的事面前屈服，崇拜個別的人和他們的權力。他們向虛假說「不」，以及承擔著一切後果，因而提升了法律和真理的效力。他們因此為真正的和平服務。今日基督徒奉公守法也很重要，因為法律是和平的基礎。但今日基督徒不接受把不公義合法化——例如視殺害無辜未出世的嬰兒為合法——這也是很重要的。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為和平服務，這樣我們便會跟隨基督耶穌的足跡，正如聖伯多祿所說的：「他受辱罵，卻不還罵；他受虐待，卻不報復，只將自己交給那照正義行審判的天主；他在自己的身上，親自承擔了我們的罪過，上了木架，為叫我們死於罪惡，而活於正義」（伯前 2:23s）。

教父們很欣賞聖詠 45（44）的一句話，按傳統這聖詠是撒羅滿王的祝婚歌，基督徒卻把它理解為新撒羅滿——基督耶穌與教會的祝婚歌。

在這聖詠中人們對基督君王說：「你愛護正義，你又憎恨罪辜：為這個原故，天主，你的天主，以喜樂的油傅了你，勝過你的伴侶」（8節）。天主用來傅基督——真正君王的喜樂之油是什麼？教父們對此毫無疑問，這喜樂之油就是那傾注在基督耶穌身上的同一聖神。聖神就是那來自天主的喜樂。耶穌藉祂的福音，把這喜樂傾注到我們身上。福音的喜訊就是：天主認識我們，祂是仁愛的，祂的仁愛是超乎一切權力之上的權力。天主願意我們存在，而且祂愛我們。喜樂是愛的成果。傅在基督身上的喜樂之油，從祂那裡流到我們身上，這就是聖神，即天主愛的恩賜，使我們生活在喜樂之中。因為我們認識基督，在祂內認識真天主，我們明白能夠成為人是樁美事。活著是好的，因為天主愛我們，因為真理本身是好的。

古代教會尤其視聖油為聖神的臨在，即那由基督傳達給我們的。祂是喜樂之油。這喜樂與娛樂和現代社會所希望得到的有所不同。娛樂在恰當的位置時，當然是賞心樂事。能夠歡笑是好的。但娛樂不是一切，它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當它企圖成為生命的全部時，便會成為一個面具，背後隱藏著絕望，或懷疑生命是否真正美好的，是否不存在比存在會更好。由基督而來的喜樂卻截然不同。它當然使我們感到愉快，但肯定也能同時接納痛苦。它給予我們受苦的能力，而且在痛苦中，內心深處仍能保持喜悅。它讓我們分擔他人的痛苦，在彼此樂意為對方服務下，能感受到天主的光和美善。宗徒大事錄的記載，常令我反省到當門徒在公議會被打後，「他們喜喜歡歡由公議會前出來，因為他們配為這個名字受侮辱。」（宗 5:41）任何人去愛，都會隨時準備為所愛的人受苦，而且正因為他去愛，他會體驗到一種深層次的喜樂。殉道者所感受的喜樂，比他們所受的折磨還要大。這種喜樂，最終得勝，而且為基督敞開歷史的大門。我們身為司鐸，正如保祿所說的，我們是「你們喜樂的合作者」（格後 1:24）。造物主的慈善、救主的仁愛，透過橄欖樹的果實和被祝聖的油，觸及我們。讓我們祈求祂的喜樂不斷更深入地滲透我們，願我們有能力重新把這喜樂，帶到一個迫切需要那來自真理的喜樂的世界。亞孟。

## 聖事與聖儀

2011年4月2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在聖油彌撒的講道

今天早上禮儀的中心是祝聖聖油，慕道者所領受的油，病人傅油聖事所用的油，以及給人授予聖神的各大聖事中所用的至聖聖油，包括堅振、司鐸和主教聖秩的聖事。在不同的聖事中，上主藉著受造世界的元素接觸我們。創造和救贖的一致性變得有形可見。聖事表達我們信仰的具體，涉及人的肉體與靈魂，即整個人。麵餅和酒是人在地上工作的成果。上主揀選了它們作為他臨在的媒介。油是天主聖神的象徵，與此同時使我們想起基督：基督（Messiah）一詞的意思是「受傅者」。藉著聖子與天父的結合，耶穌的人性就加入了聖神的共融，因此他是以獨特的方式「受傅」，充滿著聖神。在舊約中，君王和司祭的職務藉傅油而授予，那只是個象徵，在耶穌身上所發生的卻是整個事實：他的人性充滿著聖神的能力。他打開了我們的人性，讓我們能接受聖神的恩賜。我們越是與基督結合，我們就越充滿他的神，即聖神。我們稱自己為「基督徒」：即「受傅者」，我們是屬於基督的人，因而參與他的「傅油」，被他的神所感動。聖依納爵·羅耀拉曾說：我不想單單稱自己為「基督徒」，我也想成為名副其實的基督徒。讓我們現在祝聖的這些聖油，提醒我們「基督徒」本身的責任，並祈求上主使我們不僅稱自己為基督徒，也實際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在今天的禮儀中將會祝聖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是三種油。這三種油表達基督徒生活三方面的要素，也就是我們現在想反省的。首先是慕道者的油。這種油表示人首先被基督和他的神所觸摸，是上主觸摸人的內心，以吸引人來接近祂。藉著領洗前的第一次傅油，我們將目光轉向那些步向基督的人，那些正在尋找信仰，尋找天主的人們。慕道者的油告訴我們，不僅是人在尋找天主。天主也在尋找我們。事實上，他降生成人，深入人間，甚至進入死亡的黑夜中，表現出天主是

多麼愛祂所創造的人類。愛驅使天主走近我們。繼抒詠《震怒之日》（Dies Irae）的一句這樣說：「主為覓我奔走碌碌……望此苦楚切勿無結局！」天主在找我。我願意認出祂嗎？我願意讓祂認識我，讓祂找到我嗎？天主愛人類。祂在我們心靈不安，充滿疑問時，也以同樣不安的心，到來與我們相遇，為我們做出了極致的行動。我們在天主面前感到不安，走向祂，為能更認識祂，更愛祂，這般心火在我們內心不應熄滅。從這方面而言，我們應永遠保留慕道者的身分。聖詠說：「你們要時常不斷追求他的儀容」（105:4）。聖奧思定注釋這句話說：天主是如此偉大，祂永遠無限地超越我們所能認知，超越我們的整個存在。我們對天主的認知永無全盡。我們永遠都能以更大的喜悅，不斷尋找祂，為的是不斷更深入地認識祂，不斷更愛祂。聖奧思定在《懺悔錄》一書的開始時說：「我的心永無寧靜，直至安息在祢懷中。」的確，人感到焦慮，因為一切暫時性的事物都是太渺小。但我們真的對祂有這份不安寧嗎？難道我們在祂不出現時，不是心有不甘，企圖以一己之力解決問題嗎？我們決不能讓自己的生活淪落至這樣的地步！我們應不斷走向祂，渴慕祂，永遠開放地重新認識祂和愛祂！

此外，還有病人傅油聖事用的油。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無數受苦的人：包括飢渴的人，在每個洲陸飽受暴力的受害者，受著各種痛苦、期望和失望煎熬的病人，受迫害、被蹂躪和心靈破碎的人。聖路加福音告訴我們有關耶穌派遣首批門徒時說：「耶穌派遣他們去宣講天主的國，並治好病人」（9:2）。治病是耶穌交托給教會基本的任務，按照他的榜樣，走遍各地，治好病患者。雖然，教會主要的任務是宣揚天主的國。但這宣講本身應是一個治療的過程：「……治療破碎的心靈」，這是今天第一篇讀經依撒意亞先知書說的（61:1）。宣講天主的國，天主無限的美善，必須首先使人們破碎的心靈得到治癒。人的本質是一個與他者有所聯繫的生命。可是，若他基本的關係，他與天主的關係受到干擾，其他各方面也必受到干擾。倘若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受到干擾，倘若我們生命的基本方向是錯誤的，我們的身體和心靈也不能得到痊癒。因此，我們與基督相遇時，最先得到的和最基本的治療，就是與天主和好，治癒我們破碎的心靈。除了這個主要的任務外，教

會基要的使命也包括實際治療疾病和痛苦的工作。為病人傅油所用的油，就是這使命有形可見的標記。早在教會初期，教會已有這樣的召叫，對在身心方面焦慮的人給予關愛。我藉此機會感謝世界各地的許多姊妹弟兄，他們帶給別人治療的愛，不管他們有什麼立場或宗教信仰。匈牙利的聖依撒伯爾、聖味增爵、聖婦羅依士，聖嘉彌祿，及至德蘭修女——只隨便提一些名字——他們像一道照亮世界的光，這光源於基督對受苦者和病患者的愛。因此，我們現在感謝上主，感謝那些憑著信仰和愛，照亮了世界，置身在受苦者身旁，從而見證天主的美善的人。病人傅油聖事的油，就是他們內心美善的標記，他們以自己專業能力，將內心的美善帶給受苦者。他們雖然沒有談及基督，卻把他彰顯出來。

最後，輪到第三種教會中地位超然的至聖聖油，這油是由橄欖油和植物香料混合而成的。它是昔日司祭和君王受傅時所用的油，這些傅油儀式追溯到舊約偉大的傅油傳統。在教會內，這種油特別用於堅振聖事和聖秩聖事的傅油禮。今日禮儀將這種油與依撒意亞先知的許諾連結起來：「你們要被稱為『上主的司祭』，人要稱你們為『我們天主的侍役』」（61:6）。先知以這話重提上主在西乃山對以色列民的許諾：「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的國家」（出 19:6）。在一個廣無邊際，不認識天主的世界中，也是為了這個世界，全體以色列民都應成為天主的聖殿，為世界履行司祭的職責。它應把世界領到天主去，使世界向天主開放自己。聖伯多祿在他有關聖洗的偉大教理中，將昔日以色列民這個特恩和職責，放在信友團體身上，說：「你們是被揀選的種族，是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為叫你們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你們，進入祂奇妙之光者的榮耀。你們從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卻是天主的人民」（伯前 2:9）。聖洗與堅振聖事，加入這個天主子民，這天主子民是包羅整個人類；在聖洗和堅振聖事中的傅油，導引我們成為服務人類的司祭職。基督徒是為世界服務的司祭民族。基督徒有責任使世界看見生活的天主，為祂作見證，把世界導向天主。至論我們這個共有的職務，我們身為已受洗的信友，並不以此職務為自誇的理由。這職務引起一個令我們既感到喜悅又焦慮的問題：我們



在世界中，對世界來說真的是一座屬於天主的殿宇嗎？我們真的為人們打開那邁向天主的門，而不是把天主隱藏起來嗎？我們身為天主的子民，是否多次成了一個不信天主，遠離天主的民族呢？在西方以基督信仰為主的國家，是否已厭倦了它們的信仰，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感到厭倦，不想再認識耶穌基督的信仰呢？我們現在有理由向天主呼喊說：「求祢不要允許我們成為非祢子民！求祢讓我們重新認識祢！的確，祢以祢的愛使我們成為受傳者，將祢的聖神傾注在我們頭上。求祢讓聖神的力量重新在我們身上產生效應，好讓我們懷著喜悅為祢的喜訊作證！」

雖然我們對過去的錯誤感到非常遺憾，我們不應忘記今天仍有些信仰光輝的榜樣；今天也有一些人透過自己的信仰和愛，帶給世界希望。將在5月1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被冊封真福的時候，我們便會滿懷感激地思念他，這位教宗是天主和耶穌基督的當代偉大見證人，是充滿聖神的人。我們同他一起想到許多被他列入真福和聖品的人，這些真福和聖人讓我們堅信天主的許諾和賜給的任務，即使在今天也不會落空。

最後，各位在鐸職內的親愛弟兄，我向你們說，聖週四特別是我們的節日。在最後晚餐時主建立了新約的司祭職。他為了宗徒們以及每個時代的司鐸向天父祈求說：「求你以真理祝聖他們」（若 17:17）。我們對於天主的聖召充滿著感恩的心情，同時也為我們的不足感到謙卑，在這一刻，讓我們對上主向我們作的召叫，再次答應說：「是！我願意與主耶穌更親密結合，在基督的愛推動之下，犧牲自己……亞孟。」

## 聖事與聖儀

2011年12月1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雷比比亞監獄回答囚犯的問題

**問：**我名叫莊尼，來自 G8 倉。教宗閣下，我知道上主看見我和看透我的內心，但我想問，為什麼要將赦罪的權柄授予司鐸呢？如果我獨自在房間裡跪下，向上主祈求獲得罪赦，我的罪會得到赦免嗎？這樣的罪赦價值是否不同？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

**教宗的答覆：**

是的，閣下向我提出的，確是一個重大和真實的問題。我可以回應兩點。第一：如果你跪下，以真心的愛祈求天主寬恕，當然祂必定會寬恕你。教會的教義一向都指出當一個人真心懺悔，不只是因為想逃避罪罰或困難，而是為了追求美善，為了愛天主的原故而祈求寬恕，必從天主獲得寬恕。這是第一點。如果我真的承認自己做了惡事，如果在我的內心重現對美善的愛，決意去愛，為了沒有回應這分愛而感到後悔，那麼我懇求至善的天主寬恕我的罪，他必定會賜予我所求的。但這裡還有第二個元素：罪行不只是我個人的事，不只是我與天主之間的事，它也有社會的幅度，橫向的幅度。我個人所犯的罪行，即使可能沒有人知道，也會傷害教會的共融，我玷污了教會的共融，我玷污了整個人類。因此，罪的社會幅度，它的橫向幅度，必須從人的團體和教會團體的層面，幾乎是可以觸摸得到般獲得赦免。因此，罪的第二個幅度，不僅違反天主，它也與團體有關，它需要聖事，在修和聖事這個偉大的恩賜中，我可以藉著告明己罪而從這事上獲得釋放，獲得真正的寬恕，重新被接納於教會生活的團體——基督的身體內。在這意義下，必須透過司鐸——透過聖事才獲得罪赦，這要求並不等於對天主的慈善妄加限制，相反地，它表達天主的慈善，因為它實際上向我表示，在教會的共融內，我已獲得寬恕，我可以改過自新。因

此，我認為需要考慮這兩個幅度：縱向方面與天主的幅度，以及橫向方面與教會和人類團體的幅度。司鐸給予的罪赦，聖事中所獲得的罪赦，真正使我脫離罪惡的羈絆，並重新配合天主的旨意，按照天主的看法，完全納入祂的教會內，而且能給我差不多可以觸摸到的、聖事的肯定：天主寬恕了我，接納我在祂子女的團體內。相信我們應該從這方面學習去明白修和聖事：一個幾乎可以觸摸到的找到上主慈愛的機會，一個找到肯定獲得修好的機會。

## 聖事與聖儀

2012年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祝聖和施放聖灰彌撒中的講道

隨著聖灰星期三，悔改和守齋的一天，我們開始了四旬期的旅程，邁向復活節。我想對聖灰的禮儀標記稍作反省：它是個物質標記，一個天然的元素，但在禮儀上卻成為一個神聖的標記。在這一天它極為重要，因為它標誌著四旬期旅程的開始。在古時希伯來人的文化中，在頭上撒灰作為悔改的標記，是頗普遍的做法，經常配以穿著麻衣或破爛的衣服。但對我們基督徒來說，這是個特別時刻，在禮儀和神修上，都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聖灰是將宇宙萬物帶進禮儀內的物質標記之一。最重要的當然是聖事中所採用的物質標記：水、油、麵餅和酒，它們成了聖事的實際形體，透過這些媒介，基督的恩寵來到我們身上。至於聖灰，它雖不是聖事的標記，但與基督子民的祈禱和成聖相關：事實上，在各人頭上施放聖灰前，有特定的祝聖聖灰儀式（我們稍後會做的），包括兩式不同的經文，可採用其一。第一式經文形容聖灰是「克苦的象徵」；第二式經文直接求主降福聖灰，並引用創世紀的話：「你原來是土，將

來仍歸於土」（參見創 3:19），這話也可在施放聖灰時採用。

讓我們反思一下創世紀這段經文。它是人犯原罪後天主宣判的總結：天主詛咒了蛇，因為牠令男女二人陷於罪惡；之後天主懲罰女人，宣報她將要在痛苦中懷孕，並與丈夫的關係失衡；最後天主懲罰男人，他要辛勞工作，土地也受詛咒。「為了你的緣故（因你的罪惡），地成了可咒罵的！」（創 3:17）。因此，男人和女人不像蛇般直接受到詛咒，但因亞當的罪，他受造所用的灰土卻受到詛咒。讓我們重讀人以灰土受造的那段美妙記載：「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東部種植了一個樂園，就將他形成的人安置在裡面」（創 2:7-8）——創世紀一書這樣記載。

聖灰的標記使我們想起那幅創造的大壁畫，天主用灰土形成了人，在這新受造物的鼻孔噓氣。地上的灰土這個圖像告訴我們，人是物質和天主噓氣結合而成的一個整體。我們可從創世紀的記載中察覺到，灰土的象徵因罪的緣故而起了負面的變化。人墮落前，土地全是個好材料，得到從地下湧出的水灌溉（創 2:6），因著天主的能力，它能「生出各種好看好吃的果樹」（創 2:9）。但在人墮落後，它在天主的詛咒下，生出「荊棘和蒺藜」，只有在「痛苦」和「汗流滿面」的情況下，它才給人換來它的果實（參見創 3:17-18）。地上的灰土不再令人單單想起天主創造的手工，一切原是向生命開放，卻淪為無情的死亡厄運：「你既是灰土，你要歸於灰土」（3:19）。

在聖經的記載中，土地明顯也參與了人的命運。有關這一點，金口聖若望在他的一篇講道中說：「你看，在他違背天主之後，一切加在他身上的都與他先前的生活方式相反」（*Omèlie sulla Genesi 17, 9: PG 53, 146*）。土地受到咒罵，對人來說有藥療作用，從土地對人的「抵抗」，人應學會謹守在自己的有限中，承認自己的本性（參見同上）。另一篇古代的註釋有個很好的總結：「亞當受造時純潔無罪，全是為服務天主。天主給他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是為他服務的。他被立定為

萬物的主人和君王。可是一旦他聽從身外之物，邪惡就來到他那裡，與他對話。之後，邪惡進入他的內心，佔據了他整個人。當他這樣陷入邪惡後，曾協助他和為他服務的受造世界，也與他一起陷入邪惡中」（Pseudo-Macario, Omelie 11, 5: PG 34, 547）。

先前我們引述的金口聖若望，指出土地被咒罵能有「藥療」作用，意思是說，天主的用意常是為人帶來益處的，祂的意向比邪惡還要深刻。事實上，咒罵不是因天主而來的，而是歸咎於罪，但奈何天主卻非將咒罵降於人身上不可，因為祂尊重人的自由及其後果，縱然這些後果是負面的。故此，在懲罰之內，在咒罵土地之中，都有來自天主一個好的意向。當天主對人說：「你既是灰土，你要歸於灰土！」在合乎公義的懲罰中，天主也有意宣報救恩之路：正是透過土地，透過那「灰土」，那「肉身」，天主聖言將要降生成人。在這救贖的角度看來，聖灰星期三禮儀重複創世紀的話：邀請人悔罪、謙遜地意識到自己必死的狀況，不是最終要使我們感到絕望，而是接受自己在這必死的情況中，天主是我們想像不到的這麼近，跨越死亡的另一邊，祂給我們開闢了復活的通道，最後我們在重覓天堂。在這方面奧利振的一段文字帶給我們一個方向：「（在十字架上）被舉揚的是肉身，來自土地，一個由灰土造成的人（參見格前 15:47），透過死亡被瓦解，再次成為塵和灰土，事實上聖經上寫著：你既是灰土，你要歸於灰土。因此，因著住在人肉體的靈魂的功勞，人邁向一個光榮的屬神身體」（Sui Principi 3, 6, 5: Sch, 268, 248）。

奧利振所謂的「靈魂的功勞」是必須的，但基本的還是基督的功勞，祂的逾越奧蹟的功效。聖保祿在格林多後書提供了一個綜合的表述：「他曾使那不認識罪的，替我們成了罪，好叫我們在他內成為天主的正義。」（格後 5:21）我們有機會獲得天主寬恕的，主要都是有賴天主自己，在他降生成人的聖子內，願意分享我們人的狀況，但是沒有被罪惡所敗壞。天父以祂聖神的德能使祂復活。耶穌，新的亞當，正如聖保祿說，成了「使人生活的神」（格前 15:45），新創造的初果。同一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聖神，可以轉化我們鐵石的心，成為血肉

的心（參見則 36:26）。我們剛剛在認罪懺悔的聖詠中呼求這聖神說：「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結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詠 50：12-13）把原祖父母逐出伊甸樂園的天主，竟派遣自己的聖子到我們這個被罪惡所蹂躪的土地上，天主毫不吝惜祂，為使我們這些浪子，在懺悔和因祂的憐憫而獲救後，能返回我們真正的家鄉。但願我們各人，所有的信徒，所有謙遜地承認自己需要救恩的人，都能這樣做。亞孟。

## 聖事與聖儀

### 2012年2月2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堂區司鐸舉行聖言誦讀的講話

洗禮與信德是不可分割的。洗禮就是信德的聖事，而信德有兩個特性。它是個人的一個深層次的行動：我認識基督，我與基督相遇，而我信賴他。讓我們想想那位觸摸祂的衣服，而希望獲救的女人（瑪 9:20-12），她完全信賴祂。於是主對她說：放心，你的信德救了你（參見瑪 9:22），耶穌也對癩病人，對那唯一回來謝恩的癩病人說：你的信德救了你。因此，信德一開始時，先是個人的相遇，觸摸基督衣服，被基督觸動，與基督接觸，將自己交托給主，找到和得到基督的愛；在基督的愛內，信德也是真理和普世性的鑰匙。正因如此，因為它是唯一主的普世性的鑰匙，這樣的信德不單是個人信賴的行動，而是有內容的行動。信德所「相信」的事實（fides qua）需要信德這「相信」的行動（fides quae）——藉信德的內容，而聖洗聖事正表達出這內容：正是基督徒的基本元素，肯定信德的內容，就是對基督說「是」，就是對天主聖三說「是」，藉著這信德內容的肯定，我們與這樣的主，與這樣的天主，與有這面容的天主結合；與在聖神合一中生活的聖父

之子耶穌結合，與祂奧體的共融中生活的耶穌結合。因此，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信德有它的內容，如果這唯一信德的內容不被我們所肯定、宣認和付諸實行。信德的內容本身便不足夠造成一個合一的元素。

因此，「信德年」藉教理年，實際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如果我們要革新大公會議的內容，重新把它濃縮過來，我們就需要革新天主教會的教理。現今教會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對信仰缺乏知識，就是所謂「宗教文盲」；有這樣的文盲時我們就不能成長，就無法增進合一。所以我們自己需要重新擁有這內容，視之為合一的財富，而不是一個教義和誠命的包袱，應視它是個獨一無二的事實，表現出它的深度和美麗之處。我們盡一切的能力，在教理方面革新，使人們能認識信仰，認識天主，認識基督，讓人們認識真理，使合一在真理中成長。

## 聖事與聖儀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

與羅馬教區聚會中聖言誦禱的講道

我們剛才聽到主在這世上向他的門徒所講最後的一番話：「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參見瑪 28:19）。使人成為門徒及給他們施洗。為何跟隨耶穌的人認識耶穌的教義、認識基督徒的價值、為何要接受洗禮？這就是我們反思的主題，為的是明白聖洗聖事的事實和它的深度。

當我們仔細讀主耶穌這番話時，第一扇門便會為我們打開。在希臘文版本選用「因父之名」是非常重要的：主說“eis”，而不是“en”，

即不是（「以……的名義」）以天主聖三的名義，就如我們說，副行政長官以行政長官的名義行事，或大使以總督的名義行事。不是這樣。他說：「向……之名」（eis to onoma），即是融入天主聖三的名字，加在天主聖三的名字內，天主的存在與我們的存在彼此滲透對方，融入天主聖三，父、子和聖神內，就像在婚姻內，例如二人成為一體般，成為一個新的和獨一的事實，帶著一個新而獨特的名字。

在耶穌與撒杜塞人講論復活的對話中，主耶穌幫助我們更清楚了解這個事實。撒杜塞人只承認舊約中的梅瑟五書為正典，在這幾本書當中沒有提及復活的課題，因此，他們便否認有復活這回事。主於是從這五本書中證明有復活的事實，他說：你們不知道天主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嗎？（參見瑪 22:31-32）。因此，天主在祂的名字上正正用了這三位的名字，成為祂自己的名字。要明白這位天主是誰，我們先要去看看這些成為天主的名，成為天主其中的一個名字，融入天主之內的人。這樣，我們便能明白誰若在天主名字之內，誰若融入天主中，便能活著，因為主說，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如果祂是這些人的天主，而祂就是活人的天主；活人之所以是活人，是因為他們在天主的眷念中，留在天主的生活之中。我們在領洗時已成為這樣的人：我們加在天主之名上，我們屬於這個名字，祂的名字就成為我們的名字，我們也能以自己的見證，就如舊約中三位聖祖，成為天主的見證，成為這位天主的標記，成為這位天主的名字。

因此，領受聖洗等於與天主結合。在獨特的、新的生命中，我們屬於天主，我們融入天主自己之內。想到這一點，我們立即可以看到一些後果。

第一個後果就是天主不再離我們很遠——至於有沒有天主的存在不是一個爭議的事實，我們在天主內，天主在我們內。天主在我們生命內佔首位，是我們生活的中心，這是領洗的第一個後果。至於「天主存在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祂存在，而且與我們同在；天主離我



們很近，與我們的生活有關，我們在天主自己之內，祂是我們生活的環境，不是像一顆遙遠的星。」這就是第一個後果，因此我們可以說，這點應令我們意識到天主的臨在，真正活在祂面前。

我剛才所說的第二個後果，即我們並不使自己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不是我所作的決定的後果：「我現在要做個基督徒。」當然必須由我作出決定，但這決定首先是天主與我一起作的行動：不是我要使自己成為基督徒，天主吸引著我，祂牽著我的手，這樣，當我答應天主，向祂這個行動說「是」，我便成為基督徒。在某方面來說，成為基督徒是個被動的行為：不是我使自己成為基督徒，而是天主使我成為祂的人，天主牽著我的手，從一個新的層面實現我的生命。正如不是由我自己得到生命，生命是賦予我的；我之所以誕生，並不是因為我自己要成為一個人，我之所以誕生，是因為孕育我成為人的事實是賜給我的。同樣，成為基督徒是賜予我的，就我而言是被動的，在我們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逐漸成為主動的。不是我們使自己成為基督徒，而是天主使我們成為基督徒，這個被動的事實，在某程度上已蘊藏著十字架的奧蹟：唯有死於自我，走出自己，我才可以成為基督徒。

跟著這個理解而來的第三個元素，當然就是在融入天主內時，我與弟兄姊妹們也團結在一起，因為所有人都是在天主內，如果我走出自己的隔離狀態，如果我融入天主內，我也是融入於其他人的共融當中。受洗從來不是「我自己」個人單獨的行為，我必須與所有人團結，與其他人結合，與整個基督奧體，與弟兄姊妹的團體團結一致。領洗使我加入團體，這個事實打破我的隔離狀態。在基督徒生活中，我們必須牢記這一點。

最後，讓我們返回基督對撒杜塞人的一番話：「天主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參見瑪 22:32），因此他們不是死人，如果他們屬於天主，他們依然活著。即是說：藉著洗禮，融入天主之名裡，我們也進入了永恆的生命中，是活生生的人永遠活著。換言之，洗禮是復活的第一階段：融入天主，我們經已進入那不朽的生命，開

始復活。正如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因他們是「天主的名」，他們是活人，同樣，我們插入天主的名，我們便活在不朽的生命中。洗禮是復活的第一步，進入天主不朽的生命。

這樣，我們先提及出自聖瑪竇的洗禮形式（譯者註：聖事的「形式」是指舉行聖事最重要的字句），然後又看了基督最後的一番話，從而瞥見聖洗的基本要素。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聖事的儀式，好使我們更精確地了解聖洗是什麼。

這個儀式，就像幾乎所有聖事的儀式般，是由兩個要素所組成：物質方面是水，以及說話。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宗教不是純粹精神上的東西，一種只是主觀的，情感上的，意志、思想上的東西，它是宇宙性的事實。天主是一切物質的創造者，物質進入了基督宗教，只有在物質和精神整合的大環境之下，我們成了基督信徒。因此，物質成為我們信仰一部分，身體成為信仰一部分，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不是純粹精神方面的，天主這樣將物質置於整個宇宙的現實中，並改變宇宙，把它吸引到自己那裡去。藉著水這物質元素，進入信仰的不單是宇宙的一種基本元素，一種天主所創造的基本物質，而是不同宗教全部的象徵符號，因為在所有宗教，水都有它很有意義的象徵性。各宗教的旅程，以不同的方式尋找天主——甚至是錯的方法，但總是在尋找天主——都被納入這聖事之內。其他的宗教邁向神的旅途，一一都出現和吸納在這聖事中，於是世界被綜合起來。不同宗教以象徵符號，表達整個尋找天主的過程——當然，特別是舊約聖經中的象徵、整個救贖的經驗和天主的良善，一一都呈現出來。稍後我們再返回這一點。

另一個要素是說話，且以三種方式表達出來：棄絕、承諾和祈求。因此重要是它們不僅是說話，而是生活的旅程。這些說話把一個決定實現，這些說話已包含了我們整個聖洗的旅程，包括領洗前和領洗後的旅程；因此，藉著這些話，連同象徵符號，洗禮延展至我們的一生。承諾、棄絕、祈求的事實，在我們一生中持續進行，因為我們透過這些話，履行這些話，不斷在聖洗的旅途中，在慕道的旅途中邁進。聖

洗聖事不是一時之間的行動，而是我們一生的事實，是我們整個生命的旅程。事實上，背後也包含了「兩條路」的教義，在早期的基督宗教這是基本的：一是我們向它說「不」的路，而另一條我們向它說「是」。

讓我們先談第一部分：三項棄絕。它們總共有三項，但我首先抽出第二項：「為了避免罪惡的操控，你們棄絕邪惡的誘惑嗎？」這些邪惡的誘惑究竟是什麼？在早期教會，以及隨後的多個世紀，仍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你們棄絕魔鬼的虛榮嗎？魔鬼的虛榮尤其是指那些殘酷的排場表演，當中殘暴成為一種娛樂，殺害人成為觀看表演；人的生死成為一種表演。這種殘暴的表演，邪惡的娛樂是「魔鬼的虛榮」，那表面上似乎是美好的，事實上表現出非常殘暴。「魔鬼的虛榮」除了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只講求表面，而不在乎真理，人們所尋找的是效果、感覺，在要求真理的背後，實際上卻摧毀人，破壞的目的在於將自己締造為勝利者。因此，說棄絕是非常實在的：所棄絕的是一種反文化的文化，反對基督和反對天主的文化。當時，領洗者決定反對這種文化，這種文化，在若望福音稱為“kosmos houtos”「這世界」。當然，若望和耶穌所講的「這世界」，並不是指天主所創造的世界，或人本身，他們所講的是某個受造之物，專橫地認定世界就是那樣的，說這就是生活應有的方式。現在我就讓大家反思一下有關「魔鬼的虛榮」，有關我們所棄絕的這種文化。領洗的意思基本上正是一種解放，將自己從這種文化解放出來。我們也知道今天有一類不在乎真理的文化，表面上似乎企圖想將真理全部顯示，卻只在乎感覺，誹謗和破壞的精神。一種不會尋找美善的文化，事實上這文化上所講的倫理道德是一個假面具，用來混淆，製造混亂和破壞。要反對這種文化，披著真理和資訊的謊言文化，反對這種純粹是尋找物質富裕和否定天主的文化，我們要說：「棄絕」。我們從許多聖詠也可得知有一種文化，看似是不為世上任何邪惡所侵害，將自己放在一切之上，放在天主之上，但它其實是一種邪惡的文化，是邪惡的勢力。因此，決定領洗，我們一生慕道的旅程，正是向這種文化說「不」，每天重複地說和實行，甚至要作出犧牲，以反對這種在

許多地方已成為主流的文化，雖然它自詡為世界，自詡為這個世界，卻不是真的事實。但依然有許多真正渴求真理的人。

於是，讓我們去看看第一項棄絕：「為了求天主子女的自由生活，你們棄絕罪惡嗎？」今天，自由與基督徒的生活，遵從天主的誡命，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成為基督徒似乎像是奴役；自由似乎是要從基督宗教信仰解放過來，最終就是要離開天主，得到解放。罪惡一詞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是可笑的，因為他們說：「這怎麼可能！我們不能冒犯天主！天主是如此偉大，祂又怎會關心我所犯的區區一個小過失呢？我們不能冒犯天主，祂所關心的範圍實在太大了，祂決不會被我們冒犯。」這似乎是真的，但實際上不是。天主使自己成為脆弱的。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我們看見天主使自己成為脆弱的，直至陷入死亡。天主關心我們，因為祂愛我們；天主的愛就要使自己變得可以受傷，天主的愛就是關心人，天主的愛告訴我們，我們首先應留心不去傷害祂，不去摧毀祂的愛，不作任何違反天主愛的事，否則我們活著也是跟自己對著幹，與我們的自由對著幹。實在，表面上脫離天主而得到的自由，使當代許多獨裁政權即時變成了奴役他人，因為這些獨裁者需要有隨從，才能被視為追上時代。


最後一項棄絕：「你們棄絕魔鬼嗎？」這一項告訴我們要對天主說「我願意」，以及對惡勢力說「棄絕」，這惡勢力安排一切罪惡的活動，企圖成為這世界的「天主」，正如聖若望所說的。然而它不是天主，它只是仇敵，我們絕不會屈服於它的權下；我們說「棄絕」是因為我們要說「是」，一個基本的「我願意」，向愛和真理說的「我願意」。在古時的洗禮中，隨著這三項棄絕，是三次的浸洗：沉浸在水中象徵死亡，象徵「棄絕」，死於某種生命，並在另一種生命復活過來。我們遲些會再談這一點。隨後是三個問題後宣認信仰：「你信創造萬物的全能者天父；耶穌基督，和最後，聖神和教會嗎？」這三個部分，這一段經文，都是引申主耶穌這句話而得的：「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這句話變得更具體和更深入：究竟天父是什麼意思；究竟子是什麼意思——即整個對基督的信仰，整個天主降生成人的事

實；相信在聖神內受洗又是什麼意思——即天主在歷史中、在教會內、在諸聖相通內的一切行動。所以，聖洗前宣認信仰的經文，好像三次棄絕罪惡的經文也是一個對話，它不僅是一個公式。宣認信仰不僅是一樣要明白的東西，不只是理性思維，一樣要牢記的東西；當然，宣信也是這些東西，因為它與理性思維，尤其與我們的生活有關。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宣認信仰不是理性思維，純粹一種公式。它是天主與我們交談，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的行動，是我們的答覆，是一個旅程。我們不能明白基督的真理，除非我們先明白他的道路。只有當我們接受基督作為道路，我們才能真正開始走上基督的道路，我們才能明白基督的真理。除非我們實踐真理，否則我們不能開啟它；只有實踐真理，接受它作為一種旅程，我們才能開啟全部真理，包括它的富饒和它的深度。因此，這公式是一個途徑，是我們談話，是天主行動的表達方式。我們在整個生命中真的要記住這一點：我們與天主，與基督在共融的路上同行。因此，我們與真理共融；當我們活出真理，真理便成為我們的生活；當我們活出這樣的生活，我們也能找到真理。


現在輪到物質的元素：水。明白水的兩個含義是非常重要的。水一方面令我們聯想到海，特別是紅海，死於紅海。死亡的勢力展現於海中，我們需要經歷死亡才能達至新生命。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聖洗不僅是一個禮節，一個古老的儀式，它也不單是洗滌，一個整理儀容的工作。它遠遠超過一種洗滌的功夫；它是死亡與生命，它是死於某種生存的形式和重生，復活後所獲得的新生命。這就是成為基督徒的深度：並不是一樣添加上去的東西，而是一個新的誕生。渡過紅海之後，我們便成為新人。這樣在舊約各種經驗中，海對基督徒而言，便成了十字架的象徵。因為只有渡過紅海，即徹底棄絕，並死於某種生活方式，我們才可以實現重生，才可以真正獲得新生命。這是水的部分象徵：特別在古時浸洗的時候，它象徵紅海、死亡、基督的十字架。唯獨從基督的十字架，我們才可得到新生命，而這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沒有這不斷更新的死亡，我們不能更新基督新生命的真正活力。

另一個象徵是水泉。水是一切生命的來源；除了象徵死亡，它也象徵

新生命。每一種生命都是來自水，來自出於基督的水，那伴隨我們到永遠的真正新生命。



## 5.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2006年5月7日復活期第四主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的講道

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耶穌對善牧所作的三個基本陳述。首先，在整篇有關善牧的言論中，祂很堅定的重申說：善牧為祂的羊捨掉自己的性命。十字架的奧蹟是耶穌善牧為人服務的核心，是祂為我們眾人做的最大的服務。祂不只在很久以前獻出自己；在聖體聖事中，祂每天都在實現這奧蹟，透過我們（司鐸）的手獻上自己，將自己獻給我們。因此，聖體聖事是司鐸生活的核心，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聖體聖事中，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在我們中不斷真實地重演著。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學習到怎樣才是恰當地舉行彌撒聖祭：是與主相遇，即與那為了我們放棄天主性的光榮，甘願貶抑自己，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把生命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的主相遇。每天舉行彌撒對司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彌撒中，我們常重新經歷這奧蹟；重新將自己交到天主的手中，知道祂臨在，祂歡迎我，永遠重新把我扶起，把我背起，向我伸出援手，獻出祂自己，我們從中體驗到一份喜悅。彌撒聖祭必須成為我們學習生命的園地，學習怎樣獻出自己的生命。我們不僅在離世的時候，交出自己的生命，或以殉道者的方式獻上自己的生命；我們必須日復日地獻上自己的生命。我們每日都應學習，我們不是為自己而擁有生命。我們須每日學習捨棄自己；當主需要我為祂效勞的時候，即使我認為做其他東西更好、更為重要，我也應隨時獻命。獻上自己的生命，不是把持自己的生命。正是這樣我們才能體驗到自由，脫離自我的自由，度更廣闊無際的生活。正是這樣，成為有用的人，成為世界上所需要的人，我們的生命才會變得重要和美妙。只有那些獻上自己生命的人，才會找到生命。

## 2006年5月2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華沙主教座堂與神職人員會晤的講話

今天我與你們會面，你們是基督召叫在新千年為祂服務的司鐸。你們是在人民中被揀選的，為天主的事而被委任，負責獻上禮品和贖罪的犧牲。你們要相信司鐸職務的能力！藉著聖秩聖事，你們接受了這聖職的一切。當你們說出「我」或「我的」（「我赦免你……這是我的身體……」），你們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以基督的名義說話，即「以基督的身份」（in persona Christi）說話。基督希望借用你們的口和手，用你們犧牲的精神和你們的天賦。在你們晉鐸的時候，藉著覆手這禮儀標記，基督已把你們放在祂特別的庇蔭之下；你們被藏在祂的手和祂的心中。你們要沉浸在祂的愛內，將你們的愛獻給祂！當你們雙手被傅上油——聖神的標記時，你們已被立定要為主服務，如同祂在今日世上的雙手。你們的手不能再為自我中心服務，它們應在世上傳達祂愛的見證。

基督的司祭職務偉大得可令人生畏。我們甚至想與伯多祿一起喊說：「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 5:8）因為我們難以相信基督所召叫的人正是我們。難道祂不能揀選其他比我們更能幹、更有聖德的人嗎？然而耶穌以愛定睛凝視的正是我們每一位，我們必須信賴祂慈愛的眼神。我們不要急躁，彷彿為基督騰出時間靜默祈禱就是浪費時間似的。相反，這時刻正是產生最佳牧民服務成果之時。我們不要因祈禱需要付出努力，或感覺耶穌似乎保持沉默而氣餒。祂沒有作聲，卻仍在行動。有關這一點，我很高興回想起去年我在科隆的經驗。在朝拜聖體時，我親眼看到一百萬年青人深刻和令人難忘的靜默！那祈禱中的靜默把我們團結起來，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在一個充滿著噪音、迷失方向的世界，我們需要靜默地朝拜隱藏在麵餅形內的耶穌。你們要勤於朝拜聖體的祈禱功夫，並教導信友們這樣做。尤其那些受到考驗的人，在朝拜聖體中要獲得安慰和光照。



2006年8月3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岡道爾夫堡與阿爾巴諾教區司鐸會晤

阿普里利亞堂區副主任司鐸 D. Vittorio Petruzzi 問：教宗閣下，我們的教區主教呼籲我們，在即將展開的牧民年，必須特別關注禮儀，不論是在禮儀神學方面，或是在舉行禮儀方面。在9月舉行的研討營，我們將以『在禮儀年、聖事與聖儀上籌劃和實踐聖言宣講』為主題。身為司鐸，我們有責任實行一個「嚴肅、簡樸和有優美的」禮儀，正如意大利主教團在名為《在一個轉變的世界中傳播福音》的文件中所說的。教宗閣下，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怎樣能把這一切都在「舉行禮儀的藝術」（ars celebrandi）中演繹出來嗎？

教宗的答覆：「舉行禮儀的藝術」（ars celebrandi）：這點可從多方面來說。第一方面，舉行禮儀就是祈禱，就是與天主對話：即天主與我們，及我們與天主對話。因此，要舉行好的禮儀，第一個條件就是司鐸真正進入這個對話。當他宣講聖言的時候，他感到自己與天主對話。他既是天主聖言的聆聽者，也是這聖言的宣講者，因為他讓自己成為上主的工具，嘗試明白天主所說的話，然後把它轉達給人們。他是與天主對話，因為彌撒聖祭的經文並非舞台上的台辭，或類似的東西，這些經文是祈禱，我用這些經文跟信眾一起向天主說話。因此進入這樣的對話，是非常重要的。聖本篤在他的《會規》論及誦念聖詠時，向他的隱修士說：「思想與說話要一致（mens concordet voci）」。「vox」 「說話」先於我們的「思想」，這並非一般的情況：我們需要先想一想，然後才將思想變成說話。但在這裡，先有的是說話。彌撒聖祭為我們提供說話；我們需要進入這些話，與先有的事實達成一致。

此外，我們也必須設法明白禮儀的結構，以及它為何是這樣運作的。禮儀的成長經歷了二千年，即使在禮儀改革後，也不會只為了幾位禮儀專家而有任何重大變動。禮儀一直在崇拜和聖言宣講方面，不斷繼續成長。所以，為能作出完美的配合，把我們的「思想」（mens）與

教會的「說話」(vox)接合，我們就必須明白這結構是如何在歷史中成長，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深化這結構、明白這結構，以及與禮儀經文同化的程度越高，我們就越能達到這內在的共鳴。這樣我們就不僅以個人的身分與天主說話，而是成了教會祈禱的「我們」。這樣我們個人的「我」便成了教會的「我們」，使這個「我」變得更豐富和廣闊，與教會一起祈禱，並用教會的話語真正與天主對話。

這是第一個條件：我們自己應把結構、彌撒聖祭的說話，天主的聖言內在化。這樣我們所舉行的禮儀，便會真正成為「偕同」教會所舉行的禮儀：我們的心被擴闊，不再是我們私下作某些事，而是我們偕同教會與天主對話。在我看來，人們能覺察到我們是否與天主、與他們在對話，並吸引其他人進入我們這共同的祈禱，吸引人進入與天主子女的共融；抑或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此，真正舉行禮儀的基本元素正是這種共鳴，我們口裡所說的與我們心中所想的都是一致的。「舉心向上」(Sursum corda)這句古代禮儀的說話，應先於頌謝詞，甚至在聖祭禮儀開始之前，就成為我們說話和思想的「途徑」。我們應向上主高舉我們的心，不只是儀式上的回應，而是內心的實況表達：我們的心思升上高天，並將其他人也吸引到高天上去。

換言之，舉行禮儀的藝術不是為了邀請人去欣賞一齣戲劇或表演，而是邀請人參與一種可感受、可接納和明顯的內在心境。只有當他們看到這不是一種外在和表演的藝術（我們不是演員！），而是我們心路歷程的流露，同時也能吸引他們的心時，禮儀才會變得美妙，成為所有在場參與的人與上主的共融。

當然，聖本篤所說的「思想與說話要一致」，即心神真的向上、向上主高舉，在這個基本條件之上，也需要結合一些外在元素。我們需要學習讀好一字一句。當我仍在祖國擔任教授時，有時年青人誦讀聖經，就好像在讀出一篇他們尚未明白的詩詞一般。要學會讀得好，當然必須先要明白文字內容的情節和現況。頌謝詞也是一樣。至於感恩經，信徒較難集中注意力在一段像感恩經那麼長的經文上。基於這個原因，

新的「杜撰」不斷出現。但不斷有新的感恩經並不能解決問題。問題在於要使這成為邀請他人與天主靜默共處，向天主祈禱的時刻。因此，只有把感恩經清楚地誦念出來，並加上應有的靜止時刻，只有用心誦讀，並運用發音的技巧，事情才能有所改善。

所以誦念感恩經時必須份外注意，要讀得令其他人能參與其中。我認為我們必須找些機會，例如在講授教理時，在講道時，或在其他機會上，向天主子民闡釋清楚這感恩經，好使他們能跟著這些重要的時刻：建立聖體聖事的陳述和說話，為生者及死者祈求，感謝主的恩惠，呼求聖神等，使信友團體真正能參與這感恩經。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誦念所有的字句。然後我們需要有恰當的準備。輔祭必須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讀經員必須實際上懂得怎樣宣讀。還有聖詠團和歌詠，都要好好準備；祭台要裝飾妥當。雖然當中所牽涉的是許多實際的東西，這一切都是舉行禮儀藝術的一部分。但總括來說，歸根究柢，要達到與主共融的藝術，那是我們應以整個司鐸生活去準備的。

## 2006年9月1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巴伐利亞舊厄庭晚課的講道

教宗聖額我略一世在他的一篇講道中曾說，天主的天使們不論在多遙遠的地方執行任務，他們都在天主內行動。他們一直都是與天主在一起。聖額我略談及天使所說的，也是指主教和司鐸而言：不論他們往哪裡去，他們應時常「與祂同在」。事實給我們說明：每當司鐸為了重大的任務，而讓自己與主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時，即使他們所做的是如何英烈，終究會失去支撐著他們內心的力量。他們所做的一切，最終成了為做而做的。與主共處，那怎能做到呢？沒錯，為司鐸第一

件和最重要的事，就是舉行每日的彌撒，且是帶著深度內斂的參與。如果我們真正以祈禱者的心態舉行聖祭，如果我們能將我們所言所行，與先於我們的天主聖言和感恩祭禮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在領聖體時真正讓主擁抱我們，真正的接納祂，那麼我們就是與祂同在。

與祂共處其中一個基本方式就是「時辰頌禱禮」：在這禮儀中我們向天主祈禱，意識到自己是需要與天主對話的人，同時也聯合著其他沒有時間和機會作這種祈禱的人一起。要使我們所舉行的感恩聖祭和時辰頌禱充滿意義，我們必須不斷致力聖言誦讀；不只是解讀和闡釋過去的話，而是在當中尋找上主此时此刻安慰我、對我說的話，上主透過這些話今日向我呼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這聖言，作為生活的天主今時今日說的話，帶給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 2006年9月14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弗賴辛與巴伐利亞的司鐸和終身執事會晤

這種熱忱和平衡發揮到第三個層次，成了各種誠於中、形於外的服務。只有當我們自己也接受施予，不讓自己匱乏，我們才能有所施予，才可給予他人。因此教會要我們騰出空檔，一方面為使我們能重新「呼出」和「吸入」清新的空氣；另一方面，這些空檔能成為服務的核心和泉源。首先，這指的是每日舉行的彌撒聖祭：我們不應把它當作例行公事，就像某件「我必須做」的東西般；我們舉行彌撒是「誠於中」的！我們要整個人投入此刻正在發生的事實，及當中的說話和動作！如果我們懷著祈禱的心態舉行彌撒，或者在我們說「這是我的身體」時，真是出於與基督耶穌結合——是祂曾給我們覆手，授權給我們以祂名義的「我」來說話——又或者當我們以信德和祈禱來積極參與舉行感恩聖祭，那末彌撒才不會淪為一份外來責任，那時「舉行禮儀的藝術」（ars celebrandi）便會自然而生，因為所指的正是要以主出發並

與祂結合而為之，這對其他人各按其份而言，也應如此。這樣我們便不斷獲得大量充實，同時我們傳遞給別人的，是超越我們自己所有的，即是主的臨在。

教會要求我們騰出的另一個令我們得到解放的空檔，就是「時辰頌禱禮」。我們誦念它時，應設法把它看作真正的祈禱，一個與新舊約的以色列子民共融的祈禱，一個與世代代祈禱者共融的祈禱，一個與基督耶穌共融的祈禱，一個來自我內心最深處，即這些祈禱最深的主體所作的祈禱。我們這樣祈禱時，也聯合著那些缺乏時間、精神或能力去祈禱的人。我們自己，身為祈禱者，也代表著其他人祈禱，同時也在實踐一流的牧民工作。祈禱不是退避到私人空間，而是一項優先的牧民職責，是實在的牧民行動，在這行動中我們重新成為司鐸，重新充滿基督，讓其他人有份於祈禱中的教會，與此同時，我們在這世界上散發祈禱的力量，散發基督耶穌的臨在。

##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有關祭衣的解釋）

2007年4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聖油彌撒中的講道

俄國的作家托爾斯泰（Lev Tolstoy）講述一位嚴厲君王的小故事，君王要他的司祭和智者向他展示天主，好使他能親眼看見祂。智者無法滿足君王這個願望。當時一位牧羊人正從田間回來，願意負起司祭和智者的這任務。牧羊人令君王明白用自己的肉眼是不足以看見天主的。不過，君王希望他至少能知道天主所作的事。牧羊人對君王說：「為能回應你的要求，我們必須調換所穿的衣服」。君王有所猶疑，然而出於好奇，希望獲得有關資料，於是同意這樣做，把自己君王的衣服交給牧羊人，而自己就穿上了這位窮人的衣著。就是這樣他得到

了答案：「這就是天主所做的」。天主子——出自天主的真天主，實在捨棄了自己天主性的榮耀：「空虛自己，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祂貶抑自己，……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參見斐 2:6ss）。正如教父們所說，天主完成了神聖的交易（Sacrum commercium），取了我們的人性，使我們能分享祂的天主性，相似天主。

論到聖洗聖事中所發生的事實時，聖保祿直接用了衣服的圖像：「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迦 3:27）。這就是祂在聖洗聖事中所做的：使我們再次穿上基督，祂給我們穿上了祂自己的衣服，而這並不是一件表面的事。這是說：我們在生活上與祂結合，祂的生活與我們的生活互相交流，彼此滲透。保祿自己在迦拉達書講述自己領洗的經過時（2:20）這樣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基督穿上了我們的衣服：人生活上的痛苦與喜樂，飢餓、口渴、疲累、希望與失望、害怕死亡，我們人所有的焦慮，甚至死亡。祂卻給了我們祂自己的「衣服」。保祿在迦拉達書將領洗的「事實」，新生活的恩賜簡單地表達出來，在厄弗所書卻指出它是一項持久的任務：「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舊人……（你們該）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為此，你們應戒絕謊言，彼此應說實話，因為我們彼此都是一身的肢體。『你們縱然動怒，但是不可犯罪』……」（弗 4:22-26）。

在領受司鐸聖職時，洗禮的神學意義再以新的方式重現，而且更被強調。正如在領洗時我們獲得「對調衣服」，對調命途，在生活上與基督有一種新的結合，同樣在司鐸聖秩聖事中也有一種對調：在施行聖事的時候，司鐸「以基督的身分」（in persona Christi）行動和說話。在神聖的奧蹟中，司鐸不再代表自己，所說的也不再表達自己的意思，而是代表那「另一位」，代表基督說話。因此，所有聖事都能令人深刻地看見司鐸身分的整個意義，即在被祝聖為司鐸時我們所說的「我在這裡（“Adsum”），隨時候命」：我在這裡，為的是你可以隨時差遣我。我們樂意為「那一位」效勞，他曾「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

的人不再為自己而生活……」（格後 5:15）。為基督隨時候命即是讓祂吸引，進入祂所說的「替眾人」；與祂一起，我們真的可以做到「替眾人」。

「以基督的身分」（in persona Christi）——在領受司鐸聖職時，教會使我們從外表所穿的祭衣上，看見和理解「穿上新衣」的事實。這個外表動作，目的是要顯示內在的事實，以及我們由此而來的責任：穿上基督，將自己獻給祂，正如祂將自己賜給我們。這「穿上基督」的事實在每次彌撒聖祭，透過我們所穿的祭衣重新表現出來。穿上祭衣對我們來說，不應只是一個外表的事實：它是每次重新投入我們職責的「承諾」，是晉鐸給予我們的新方式，也同時要求我們進入領洗時所說的「不再是我」。我們在祭台上穿著祭衣，必須清楚地讓在場的人和我們自己看得見，我們是「以另一位的身分」站在那裡。司鐸的服飾經過歷代發展而來，成了表達司鐸職務意義的一個深邃象徵。親愛的同胞，我很想在這聖週四用祭衣來解釋司鐸職務的要素，其實祭衣本身的目的，就是要說明「穿上基督」，以基督的身分說話和行動是什麼意思。

以前司鐸在穿上祭衣時一邊祈禱，幫助我們更明白司鐸職務的每一個元素。讓我們從「方領」（amictus）開始。過往，甚至現今在某些隱修院，司鐸先將方領放在頭上，像斗篷的帽子般，象徵要恰當地舉行彌撒聖祭，就必須克制感官和思想。思想不應隨著我每天的憂慮和盼望，到處遊蕩；感官不應被那裡的東西，在聖堂周圍的東西所吸引，它們偶然會把耳目迷住。我的心必須溫順地向天主的話開放，並專注在教會的祈禱上，好使我的思想從我所宣讀的字句和祈禱中獲得方向。我的心神須轉向臨在我們中間的主：這正是舉行禮儀的藝術（ars celebrandi）的意思，就是用恰當的方式舉行禮儀。如果我與主在一起，那麼，人們聆聽我時，我的說話和行動也會把信友吸引到我與主的共融當中。

穿上長白衣（Albus）和聖帶（Stola）的經文也有同樣的目的，令我們想起那位骯髒的蕩子，身上沾滿塵土，回家時父親給他穿上長袍的情景。當我們準備舉行禮儀，要以基督的身分行動時，我們察覺到自己與祂距離多麼遙遠，我們的生命如何沾滿污垢。只有祂能賜給我們慶節穿的長袍，使我們堪當在祂的桌上主持禮儀，為祂服務。所以經文令我們記起默示錄的話，那十四萬四千名被選者，不是因自己的功勞而堪當站在天主面前。默示錄解釋他們是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服，使衣裳雪白（默 7:14）。當我小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人怎能用血洗東西而令它變得潔白呢？答案是：用「羔羊的血」，即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骯髒的衣服變為潔白，使我們幽暗的精神變得坦率明亮，把我們變為「在主內的光明」，儘管我們是如何晦暗。穿上長白衣應提醒我們：祂也是為我而受苦的。只因祂的愛大於一切的罪惡，我才可以代表祂，見證祂的光。

主在聖洗聖事賜給我們，又在晉鐸時以新的形式再賜給我們的那件光耀白衣，也可視作在婚宴的禮服，即「天主宴席」的比喻中所提及。在聖額我略一世（St. Gregory 590-604）的講道中，我找到有關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反思。額我略指出這個比喻在路加福音版本與瑪竇福音版本的分別。他肯定路加的比喻所指的是末世的婚宴，卻認為瑪竇傳下來的版本所提及的，正是在禮儀和教會生活內對這婚宴的預嘗。事實上，在瑪竇福音中——僅在瑪竇福音中——君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當中找到有一位沒有穿上婚宴的禮服，其後這人被丟在外面的黑暗中。所以額我略問自己：「但那人所欠缺的是什麼衣服？聚集在教會內的人都曾接受領洗和信仰的新衣，否則他們便不會在教會內。因此，還欠缺的究竟是什麼？他還應穿上什麼婚宴的禮服呢？」教宗自己回答：「愛的禮服」。不幸的是，君王在他的客人當中，在那些他賜予新衣，即重生的白衣的客人當中，找到有些人沒有穿上愛主愛人的紫紅色禮服。教宗問：「如果我們沒有穿上婚宴的禮服，即那唯一能裝飾我們的愛德，我們想以什麼樣子參與天上的筵席呢？」一個沒有愛德的人內心是黑暗的。福音所提及外面的黑暗，只不過是反映出內心的失明而已（參見 *Hom.* 38, 8-13）。



現在我們正準備舉行彌撒聖祭，我們該問問自己有沒有穿上這愛的禮服。讓我們祈求上主，使我們的內心遠離一切敵意，除去我們自以為一切都可以應付得來的感覺，並能真正穿上愛的禮服，好使我們能成為發光的人，不屬於黑暗的人。

最後我們仍要簡單地提及祭披（casula）。從穿上祭披時所念的傳統經文，可見它代表著放在我們司鐸身上的上主的軛。它提醒我們耶穌的話，祂邀請我們背起祂的軛，跟祂學習，因為祂是「良善心謙的」（瑪 11:29）。背起上主的軛首先是要跟祂學習，隨時樂意在祂的學堂上課。我們應學習良善和謙遜，天主降生成人時所表現的謙遜。聖額我略·納齊安（St. Gregory Nazianz 330-389）曾問過自己，為什麼天主要降生成人。在祂的答案中，最重要的，和令我最感動的是：「天主自己想領會服從對我們來說是什麼意思，祂想以自己的痛苦來衡量一切，祂這痛苦是祂為愛我們而發明的方法。這樣，祂才可以在自己身上直接體會我們所體驗的——我們應做的是什麼、我們又值得多少的寬宥——以祂所受的痛苦來衡量我們有多少的軟弱」（*Discorso 30; Disc. teol. IV,6*）。有時候，我們想對耶穌說：主啊，你的軛一點也不輕，在這世上是極之沉重的！但當我們看見祂所負起的一切，祂在自己身上所經歷的服從、軟弱、痛楚、一切的黑暗，我們這些埋怨都平息下來。祂的軛就是與祂一起去愛。我們越愛祂，與祂一起成為履行愛德的人，祂那看似很重的軛，也會變得越輕。讓我們求祂幫助我們成為與祂一起履行愛德的人，好能不斷地體驗背祂的軛是多麼的美好。亞孟。

## 舉行禮儀的藝術、主動參與

2008年2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堂區主任司鐸及神職人員會晤

**發問：**我是 Alberto Orlando 神父，是上智眷顧之母聖瑪利亞堂區的副主任司鐸。我想向你描述去年在洛雷托（Loreto）與年青人一同渡過的困難。在洛雷托我們的確度過了非常美妙的一天，但在一切美好事物當中，我們察覺到年青人與你之間距離頗遠。我們在下午到達會場。我們無法在現場找到位置，結果什麼也看不見或聽見。但在傍晚時分你離去了，我們卻被電視台任意擺布，甚至可說是被利用。然而年青人是需要熱情的。例如其中一位女孩子對我說：……「通常教宗稱呼我們為『親愛的年青人』，但今天卻稱我們為『年青的朋友們』」。她為此而感到非常高興。電視台為什麼不理會這些細節，不去強調這種親切的關係呢？電視與洛雷托的直播也很冷漠，令人保持距離。就連祈禱的時段也困難重重，因為只是點到即止，而且是留待至很晚才出現，直至所有電視節目結束後。我們遇到的第二件困難事，就是其後那天的禮儀，尤其在歌詠和音樂方面，特別顯得冗長。例如，在亞肋路亞那一刻，一位女孩子察覺到儘管天氣悶熱，這首歌和音樂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似乎沒有人顧及那些擠在一起的群眾。當中大都是每星期日參與彌撒的青年。所以我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你與他們之間保持著這麼大的距離；應如何兼顧禮儀的富麗莊嚴，以及年青人非常需要的情感、感受和感性？我也想得到一些建議：我們怎樣才能在莊嚴和感性之間取得平衡？有時我們司鐸也會問自己：身為司鐸，我們怎樣才能簡單地活出感性和情感。身為聖事的施行者，我們希望使情感和感性也能恰當地取得平衡。

**教宗的答覆：**提問的第一點涉及的是組織方面的情況：我所見的已經安排好了，因此我不知道是否本來可以有另一種安排。考慮到成千上萬的群眾，我相信是沒有可能使所有人都能同樣有近距離的接觸。正

因如此，我們駕車在群眾間走了一圈，務求更接近個別的人。不過，我們會記下這一點，看看在將來其他人數眾多的聚會中，是否能改變做法。然而，我覺得重要的卻是應增加內在親近的感覺，即使在地方上離得很遠，我們也能找到一道使大家合一的橋樑。

另一個重大的問題反而是有眾多參與者的禮儀。我記得在1960年慕尼黑舉行國際聖體大會期間，我們嘗試為聖體大會營造出一個新面貌，因為直至當時為止，大會內容只包括朝拜聖體的活動。我們希望以舉行彌撒聖祭為中心，作為當中奧蹟的臨在。但立即出現的問題是如何能做到這一點。有人說，朝拜聖體也可以在遠距離下進行，但要舉行彌撒聖祭，我們需要有一個人數較少的團體，可以與這奧蹟互動，因此，使這些群眾成為舉行奧蹟的禮儀團體。許多人反對在公開地方舉行十萬人參與的彌撒聖祭。他們認為正因彌撒本身的結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彌撒要求團體的共融。反對這做法的人當中也有重要的人物，他們都是備受敬重的人。偉大的禮儀學家榮格曼（Jungmann）教授是禮儀改革的重要建構者，他發明了「全球公禱站」（statio orbis）的概念，這源自「羅馬公禱站」（statio Romae）的傳統，即四旬期間羅馬信友共聚一處（statio）作公禱，就像基督勇兵站崗，然後齊去參加感恩聖祭。上述的羅馬公禱站以羅馬城為聚會點，如今把它推廣為「全球公禱站」（statio orbis）。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有廣大群眾參與的彌撒聖祭。對我來說，我不得不說，仍存在一個問題：在彌撒聖祭中，領受共融聖事是基本的，我認為我們仍未真正找到最終的答案。在上一次的主教團聚會中，我曾提出這個問題，卻沒有找到答案。我也提出了另一個有關人數眾多共祭的問題：因為，假如有一千位神父共祭，真不知這是否仍符合主所想要的結構。不過這都只是一些提問。這就是你所遇到的困難：在參禮者眾多的彌撒中，不能平均地讓所有人參與其中。因此，我們必須選擇某種方式，好能保持彌撒聖祭應有的莊重，雖然參禮團體的性質並非一致，且參與這禮儀的經驗也各有不同，對某些人來說固然是會有不足的。但這都不是由我定斷的，而是由那些負責籌備的人。

因此，我們必須認真想一想，在這些情況下應做什麼，怎樣才能面對這情況的挑戰。如果我們沒記錯的話，當時的音樂應是一個由傷殘人士所組成的樂隊負責的，這樣的構思也許是想令人明白，傷殘人士也有能力引導彌撒聖祭進行，正因為他們不應被排斥，反要發揮主導作用。所以，人們為了愛護他們，令他們不會覺得自己是被排斥，而是參與者。我認為這個想法值得尊重，而我也同意。當然，基本的問題依然存在。我認為在這事上，我們既明白到感恩聖祭是什麼，那末即使在表面的活動上，沒有可能達到我們期望中共同參與的感覺，我們仍能以心神來參與，就如古時教會——可能正是為了那些站在教堂後面的信眾——所作的邀請：「請舉心向上！現在我們走出自己，使我們一同與上主在一起。」正如我所說的，我並不否定問題存在，但如果我們真的聽從這些話，「舉心向上」，即使在困難或爭議性的情況下，我們仍能真正積極地參與彌撒。

##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2008年3月2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聖油彌撒的講道

（……）現在讓我們繼續看第二句話，感恩經第二式引用舊約經文所說的：「在你臺前，侍奉你」。司鐸必須是一位正直、慎重的人，一位「行得正，企得正」的人。在这一切之後才提到侍奉。在舊約的經文中，這句話主要帶有儀式方面的意思：（舊約）法律所規定的一切崇拜儀式是由司祭去行的。這些按儀式所作的都被列為侍奉，就像一種侍奉的職責，這樣說明了應以怎樣的精神來作這些行動。感恩經用了「侍奉」一詞，這禮儀用語的含義卻有所改變，以符合嶄新的基督徒崇拜。在舉行彌撒的時候，司鐸所做的是一項侍奉，是侍奉天主和侍奉眾人。基督為天父所做的侍奉就是為了人類完全奉獻自己。司鐸

要做的就是投入這種崇拜、這種侍奉中。因此「侍奉」一詞包括許多方面。首先它肯定包括正確地舉行所有禮儀和聖事，以「誠於中」的參與來完成。我們對整個神聖禮儀的本質要不斷加深認識，對禮儀應純熟靈活，使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靈魂。這樣我們才能恰當地舉行禮儀，自然便會衍生出舉行禮儀的藝術（ars celebrandi）。在這種藝術不應有任何人為的造作。它必須與正直的生活融為一體。倘若禮儀是司鐸主要的職責，祈禱便成了優先的事情，須從基督和歷代聖人的學堂中不斷加深學習。由於基督宗教禮儀的本質一向也包括宣講，我們必須熟悉、愛慕和活出天主的聖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恰當地解釋這些聖言。司鐸「侍奉上主」的職責，也正意味著他要透過聖言去認識上主，並使祂交託給我們一切的人都能認識祂。

最後，侍奉也包括另外兩方面。沒有人比那些能直接親近祂私人生活的僕人更接近祂。從這方面的意思看來，「侍奉」就等於親近祂，需要熟悉祂。熟悉祂也暗藏著一個危機：我們不斷接觸神聖的事物，會令我們習以為常，把我們的敬畏之情減退。我們被所有的習慣影響，不再覺察到祂親身臨在、向我們說話、把自己獻給我們，這是何等偉大、嶄新和令人驚訝的事實。要抵抗習以為常和內心冷漠的態度，我們必須努力不懈，奮鬥到底，重新明認我們的不足，以及祂親自交到我們手中的恩寵。

### 2009年2月14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對前來述職的尼日利亞主教的講話

舉行禮儀是更新基督徒生活最優秀的泉源。我讚揚大家的努力，對默想的時刻與參禮時喜樂於上主的外表動作之間，能保持適當的平衡。為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注意司鐸們在禮儀上的培訓，以及避免過分怪異做法。隨著這路向，我們不要忘記在堂區、在修會團體及其

他合適的地方朝拜聖體的做法，能使我們大大改善與上主愛的對話和對祂的崇敬（參見愛德的聖事，67）！

## 舉行禮儀的藝術、主動參與

2009年3月1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雅溫得對喀麥隆眾主教的講話

禮儀在你們團體表達信仰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些教會慶典通常是充滿節日和歡樂的氣氛，表達出信友的熱忱，樂於以教會的名義相聚，一起讚美上主。因此，重要的是這種油然而生的喜樂，不應構成障礙，反而應成為讓人進入與天主對話與共融的渠道，並能有效地把組成禮儀的說話和結構內在化，好讓發自信徒內心的喜樂，真正與所有在場參與者結合，透過禮儀一一表達出來。舉行禮儀時的莊嚴，尤其是當有大群的參禮者時，正是與天主共融動人的記號。

2009年3月1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雅溫得舉行晚禱的講話

親愛的司鐸弟兄，你們必須在日常的職務中活出你們的父性。事實上，教會憲章強調：「司鐸們以聖洗及訓導，在精神上產生了教友們，要像慈父一樣，在基督內照顧他們」（L.G. n.28）。我們又怎能不回到我們司鐸的根源、主耶穌基督呢？與祂的個人關係，正是我們期望能活在其中的；祂稱我們為自己的朋友，因為祂由父所知道的一切，都顯示給我們了（若 15:15）。活在這個與基督深厚的友誼內，你們便會

找到內心真正的自由和喜樂。司鐸的職務在於與那位在聖體聖事中將自己奉獻的基督有深入的聯繫。舉行感恩聖祭應真正成為你們司鐸生活的中心，那麼它也會成為你們教會使命的中心。事實上，在我們整個生命中，基督召叫我們參與祂的使命，成為見證人，向所有人宣布祂的話。司鐸以基督的名義和身分舉行這件聖事時，他本人不應成為焦點所在：他只是位僕人，謙遜的工具，指向基督，因為是基督奉獻自己，為救贖世界而犧牲。耶穌說：「為首領的，要成為服事人的」（路 22:26）。奧利振（Origen）寫道：「若瑟知道耶穌雖然一切聽從他，卻比他大，他明白隸屬於他的耶穌是超越他，所以懷著敬畏和溫柔來吩咐耶穌。請大家反省這一點，很多次一位價值稍遜的人被置於比他更好的人之上，很多次屬下比出命者更有價值。誰若獲得尊貴的身分，如果明白到這一點，他不會因他被抬舉而變得驕傲，反而知道他的下屬可會比自己好，正如耶穌服屬於若瑟一樣」（*Omelia su san Luca*, XX,5, S.C. p. 287）。

##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2009年4月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聖油彌撒的講道

（……）祈禱是將自己沉浸於真理、沉浸於基督的行動之一。我們在祈禱中與基督為友，並學習認識祂：認識祂的生活、思想和行動。祈禱是與基督親身共融的歷程，將我們每日的生活、成敗，辛勞和喜樂，一一擺在祂面前，在祂面前坦然表露自己。為免祈禱變成自我沉醉，學習以教會的祈禱來作祈禱，這是非常重要的。舉行感恩聖祭等於祈禱。當我們把自己的思想和整個人，投入教會給我們提供的經文時，我們才算正確地舉行了感恩聖祭。這些說話包含了歷代人的祈禱，他們帶領著我們邁向上主。在舉行感恩聖祭時，我們以司鐸的身分，以

自己的祈禱引領著今日信友的祈禱。如果我們的內心與祈禱的說話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讓這些話帶領和改變我們，那麼，信友們都能投入那些說話。那時所有人都能真正與基督成為「一心一體」。

##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2009年5月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祝聖司鐸彌撒的講道

(……)在這裡我想提到在心中特別記掛的一點：祈禱與服務的關係。我們明白到晉鐸即是以聖事和個人存在的方式，進入基督為「屬於祂的人」的祈禱當中。由此為我們司鐸衍生出一個祈禱的特別聖召，一個極之以基督為中心的聖召：我們蒙召「住在」基督內——正如若望聖史所愛說的（參見若 1:35-39; 15:4-10）——而這種住在基督內尤其實現在祈禱中。我們的職務完全與這「住在」有關，亦即與祈禱有關，並由此得到成效。有鑑於此，我們必須討論一下司鐸不同的祈禱方式，首先是每日的彌撒聖祭。舉行感恩祭是最偉大和最崇高的祈禱行動，它是其他祈禱——時辰頌禱、朝拜聖體、聖言誦讀、誦念玫瑰經默想——的中心和泉源，從而得到「活力」。這些祈禱的方式都是以感恩聖祭為中心，使司鐸在他每天以至終身的生活中，實現耶穌的話：「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若 10:14-15）事實上，在基督內，以及透過祂在天主聖三內，「認識」與「被認識」正是祈禱最真和最深邃的事實。多祈禱而且好好祈禱的司鐸，逐漸會捨棄自己，越來越接近善牧和眾弟兄的僕人耶穌。司鐸越肖似基督，也會為託付給他的羊而「捨掉自己的性命」。誰也不能奪去他的性命：他與主基督結合，甘心情願捨掉性命。基督有權捨掉自己的性命，也有權再取它回來，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他的朋友，即在聖秩聖事與他聯



繫在一起的朋友。因此，羔羊和牧者基督，透過聖職，將自己的生命傳遞給整個羊群。

## 舉行禮儀的藝術、祈禱

2010年5月8日星期六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前來述職的比利時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禮儀憲章》強調教會偉大和簡樸的奧蹟，是在禮儀中彰顯出來的（參見n.2）。因此司鐸應注重舉行禮儀，尤其是感恩聖祭，使它們能讓人與生活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得到深入的共融，這是非常重要的。所舉行的禮儀必須尊重教會禮儀的傳統，教友按照各人的角色，主動參與，與基督逾越奧蹟結合。

## 舉行禮儀的藝術、主動參與

2010年6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尼科西亞彌撒聖祭的講道

在司鐸年之際，容許我向今日在場的司鐸和預備受祝聖的弟兄說幾句話。想一想，一位主教授予聖爵和聖盤給新司鐸時說：「你要明白你所做的，生活你所舉行的，使你的生活符合主十字架的奧蹟。」

當我們宣講基督的十字架時，讓我們時常效法那位在十字架祭台上，為了我們而奉獻自己的基督那無私的愛：祂既是司祭又是祭品，我們

履行所領受的職務時，也是以祂的身分說話和行動。在反省我們的缺失時，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讓我們謙遜地明認自己堪當受罰，而祂卻以無罪羔羊的身分，代替我們承受了。但如果照我們應得的要分沾基督的痛苦，我們應感到高興，因為當祂的光榮顯現時，我們將會得到更大的福樂。

## 舉行禮儀的藝術

2011年4月2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在主的晚餐彌撒聖祭的講道

「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路22:15）：耶穌以這些話開始舉行祂的最後晚餐，並建立聖體聖事。耶穌以渴望的心情面對那一刻。祂內心等待著祂將要以餅和酒的形式獻出自己的那一刻。祂期待那一刻，在某方面而言，應就是默西亞真正婚宴的那一刻：是把地上之產物轉化，為使自己與屬於自己的人合而為一，因而轉化他們，展開世界的改造。在耶穌的願望中我們可以認識天主自己的意願：祂對世人的愛，祂對受造物的愛，一個願意守候的愛。這愛等待著結合的時候，這愛願意吸引所有的人到自己那裡，為能完成這事，況且這也是受造物本身的意願：事實上，受造物都熱切期待天主子女的顯揚（參見羅8:19）。耶穌盼望著我們，等候著我們。但我們有沒有真正盼望祂呢？我們內心有沒有與祂相遇的衝動？有沒有盼望祂的臨近，與那位在聖體聖事中獻給我們的祂合而為一？抑或我們無動於衷，心煩意亂，為其他的事情而忙碌？從耶穌所講的宴席比喻，我們知道祂清楚有人會缺席，拒絕邀請，對祂的臨近不感興趣。缺席於主的婚宴，不論是否有藉口，對我們來說，早已不再是一個比喻，而是一個現今的事實，正正是在那些祂曾顯示自己特別臨在的國家。耶穌也知道會有來賓沒有穿上婚宴禮服——即沒有因祂的臨在

而感到喜悅，他們只是按照習慣而行，卻依隨另一個方針而生活。聖額我略一世在他其中的一篇講道中問道：那些沒有穿上婚宴禮服的是哪一類人？這禮服究竟指什麼？怎樣才能獲得這婚宴禮服？他的答案是：那些應邀而來赴宴的人，多少也有點信德。是信德為他們打開門戶，但他們沒有穿上愛德的禮服。誰不以愛來活出信仰的人，並沒有為赴宴作好準備，因而被逐出外面去。領受聖體的條件是信德，但信德需要有愛，否則即使有信德，它也是死的。

按四福音書的記載，我們知道耶穌在受難前的最後晚餐，也是一個宣講的地方。耶穌再次強調祂訊息的重要元素。聖言與聖事，訊息和禮物，兩者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但在最後晚餐時，耶穌主要是作祈禱。瑪竇、馬爾谷和路加用了兩個詞語來形容耶穌在晚餐最重要時刻的祈禱：“eucharistesas”和“eulogesas”，即「感謝」和「祝福」。感謝這向上的動作，與祝福這向下的動作，互相配合。使酒餅實質變成耶穌身體的那些說話，組成耶穌的祈禱，是耶穌的禱詞。耶穌將自己的苦難轉化為祈禱，為人類將自己獻給天父。祂把痛苦化為愛，形成一股轉化祭品的力量，透過它們獻上了自己。祂將禮品賜給我們，使我們和世界能得到轉化。聖體聖事的轉變本身和最終目的，就是在我們與耶穌共融的時候，自己會得到轉化。聖體聖事的目標是新人，新的世界，它只能從天主而產生，透過天主僕人的工程而產生。

我們從路加福音，尤其是從若望福音，知道耶穌在最後晚餐所作的祈禱，也是向天父的懇求，祂的祈求同時也包括了祂向當時和各時代的門徒作的呼籲。在這一刻，我只想討論其中的一個懇求。按若望記載，耶穌在祂的大司祭祈禱中，這懇求重複了四次。祂的內心是何等的焦慮！祂不斷向天父為我們所求的，就是合一。耶穌清楚指出祂這個懇求，不僅是為當時在場的門徒，也是為一切信仰祂的人（參見若17:20）。祂祈求眾人都合而為一，「就如父啊，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若17:21）。只在基督徒親密地與耶穌結合，祂們才能團結一致。相信耶穌和愛祂，相信祂與天父是合一的，開放自己好能與祂結合為一，這些都是必要的條件。這個合一不只是內在的，

神秘的。合一必須成為有形可見的，以致能在世界面前，證明耶穌的使命是來自天父的。因此，這祈求蘊含著感恩聖事的意義，保祿在格林多前書清楚地指出：「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格前 10:16s）有了感恩聖事，教會隨之而誕生。我們眾人都分享同一個餅，我們領受同一個主的身體，這意味著祂跨越我們的自我，開啟了我們每一個人。使我們眾人都合而為一。感恩聖事就是每個人親近主並與祂共融的奧蹟，但與此同時，這也使我們之間的合一有形可見。聖體是合一的聖事。它直達天主聖三的奧蹟，也同時形成有形可見的合一。讓我們再說一遍：它是與主非常親密的相遇，然而，它永遠不是純粹個人熱心敬禮的行動。我們必須一起舉行。主完整地臨在於每個團體，但臨於所有團體當中的祂，卻只是一個。因此，教會的感恩經必定包括這些話：「和我們的教宗、我們的主教」。這並不是把外在的事物強加於內在所發生的，而是感恩聖事本身實在需要的表達。我們說出教宗和主教的名字：合一全是具體的，有名可名。這樣，合一就成為有形可見的，成為給世界的標記，也為我們自己奠定了具體的準則。

## 舉行禮儀的藝術


2011年2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主教祝聖禮的講道


有了這一點，我們已經來到下一個教會生活的基本元素，即聖路加所說的「擘餅」。聖史此刻的目光回到厄瑪烏的門徒身上，他們從擘餅的動作認出了主。他的目光再由那裡回到最後晚餐中耶穌擘餅的時候，祂把自己分給門徒，為我們成了麵餅，預告祂的死亡和復活。擘餅——感恩聖事是教會的中心，而且必須是我們基督徒和司鐸生活的

中心。主將自己賜給我們。復活的基督進入我內心的深處，希望把我轉化，使我能走進與祂密切的共融。祂這樣使我向其他人開放，保祿說：我們雖多，只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參見格前 10:17）。讓我們專心致志，不斷更熱切地舉行感恩聖事，讓我們按它的標準安排我們的日子，讓它塑造我們。擘餅同時包括把我們的愛與他人分享。「分享」這個感恩聖事的社會幅度，並非一個附加的倫理行為，而是感恩聖事的一部分。這點可由我們先前所引用宗徒大事錄的一節經文清楚看到，聖路加說：「凡信了的人……一切所皆都歸公用」（2:44）。我們應注意：信德常表達於我們彼此的愛和公義上，但願我們的社會行為是由信仰所啟發的，而這信德以愛實踐出來。

路加所提及教會生活最後的一根支柱就是「祈禱」。他所說的祈禱是以眾數的。這有什麼意思？他可能想到耶路撒冷初期教會所參與的聖殿祈禱，即公眾的祈禱形式。這樣，他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祈禱一方面是非常個人的事，在我內心的最深處與天主結合。它應是我與祂的角力，對祂的尋求，對祂的感恩，在祂內的喜悅。然而，它不僅是「我」個人的，與他人無關的私事。祈禱基本常是以「我們」天主子女的身分而作的祈禱。只有在這個「我們」內，我們才是天父的子女，而祂就是主耶穌教我們祈禱的對象。只有這個「我們」，才能為我們開啟到達天父的途徑。一方面，我們的祈禱應不斷變得內在化，觸動和穿透「我」最內心的深處。另一方面，它必須從與我們一起祈禱的人的共融中，從基督奧體的合一中，得到滋養，我們才能真正被天主的愛塑造。說到底，祈禱並非我們一切活動中之一，並非我們時間中的一個角落。祈禱是回應彌撒中感恩經開始時的要求：Sursum corda，請舉心向上！就是將我的生活提升至天主的高度去。



## 6. 禮儀、歷史



2011年5月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格肋孟廳向出席宗座聖安瑟莫大學  
創校五十週年慶典大會的參加者講話

本人很高興歡迎各位出席慶祝宗座禮儀學院創校五十週年而舉行的第九屆國際禮儀大會。我衷心向每一位問好，特別是名譽校長沃爾夫（Notker Wolf）院長神父，感謝他代表大家向我誠切致候。

真福若望廿三世順應禮儀運動的要求，給教會的祈禱生活注入一股新動力和新氣息，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前不久，並在會議舉行期間，曾表明希望設於羅馬亞文蒂山上的本篤會禮儀學院，能成為一個學習和研究中心，以確保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能有一個穩固的基礎。

事實上，大公會議召開前，禮儀改革的迫切性不斷浮現，這也是不同主教團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那引發禮儀運動的強烈牧民需求，也要求透過採用本地語，去鼓勵和誘使信友更積極參與禮儀。同時，教會也需要就不同文化，尤其是傳教地區的禮儀本地化問題，作深度的研究。

此外，一開始我們已感到需要更深入研究禮儀的神學基礎，以免陷入禮節主義或助長主觀主義，並防止主禮者自作主張，好使這改革能符合天主啟示和秉承教會的傳統。教宗若望廿三世，為了回應這些需要，並在他的智慧和前瞻精神的啟發下，創立了本禮儀學院，更隨即將它升格為「宗座」學院，標示出它與聖座的特殊連繫。

各位親愛的朋友，我們為這創校金禧舉辦的會議所選的標題「宗座

禮儀學院的回顧與前瞻」，實在也饒有意義。有關回顧，我們必須察覺到天主聖神在半個世紀以來所產生的豐碩成果，我們要為此感謝那一切美好的賜與者，儘管在實際執行改革時，我們中間也曾出現過誤解和差錯。我們不能忘記那些創立本學院的先鋒：包括 Cipriano Vagaggini 院長、Adrien Nocent 院長、Salvatore Marsili 院長和 Burkhard Neunheuser 院長，他們接受了創校教宗的懇請，尤其在頒布《禮儀憲章》後，致力研究「耶穌基督司祭職務的施行——亦即禮儀行動；在這行動中，人類的聖化藉有形可見的標記來表達，並按各標記所代表的而實現出來；在禮儀中，整個公共敬禮經由耶穌基督的奧體——包括首腦及其肢體——得以完成」（《禮儀憲章》n.7 修訂譯文）。

我們也「回憶」本禮儀學院的歷史，五十年來在禮儀學術方面所作的培育工作，為正致力推行梵二改革的教會作出貢獻。本學院所提供的培育，包括如何舉行神聖奧蹟、聖儀、聖道禮，禮儀原始資料，教會訓導，基督徒合一需求的歷史，以及一個穩固的人學。

有賴這重要的培育工作，許多考獲博士和碩士學位的畢業生，現今正在世界各地為教會服務，推動天主子民透過禮儀展現出教會的祈禱生活，教會的禮儀彰顯基督在人類中間的臨在，將作為救恩史要素的特性表露無遺。

事實上，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讓我們清楚看到禮儀的神學性和教會性這兩個特性。禮儀慶典同時彰顯出主的臨在和教會的面貌，兩者在禮儀聚會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禮儀聚會中，基督重演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蹟，而已受洗的天主子民則從這些救恩泉源中吸取活水。教會的禮儀行動中有基督積極的臨在：透過基督親自在聖事中的行動，以感恩聖事為中心，不斷實現自己在人間所完成的。

至於「預視」一詞，把我們的目光帶到新的視野。教會的禮儀超越「大公會議改革」本身（參見禮儀憲章，1），它的目的，其實主要不是改變儀式和經文本身，而是要改變思維，使舉行基督逾越奧蹟成為基督

徒生活和牧民工作的中心。

可惜有時連我們身為牧者和專家的，竟視禮儀為需要改革的對象，而不是那能革新基督徒生活的主體，誠如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二十五年宗座書函》所說的：「在禮儀改革和整個教會生活的革新之間，有著非常密切和重要的關係。教會在禮儀中得到生命的力量」。他在這書函中指出，禮儀是教會所有行動的活躍心臟。天主忠僕保祿六世提及教會的崇拜時，以簡潔的話肯定說：「我們從信仰之律走到祈禱之律，由祈禱之律帶我們進入行動和生活之律」（獻燭禮講話，1970年2月2日）。

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參看禮儀憲章，10），禮儀慶典的境界成了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教導我們要奉信仰和恩寵為一切之首。禮儀是教會活生生的傳統卓越的見證，忠於它原來的任務，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今日」使「救贖的工程」臨現，正確和恆常地活出「優良傳統」和「合法進展」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如大公會議禮儀憲章 23 清楚地解釋。

大公會議的教長們願意在其改革方案中，保持這兩方面的平衡，即在歷代的偉大禮儀傳統與未來的禮儀發展之間，保持平衡。可惜，傳統和發展二者有時笨拙地被對立起來。但其實這兩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傳統是一個生活的事實，因此本身也包含發展、進步的原則。這就彷彿如同傳統的河流，帶著那來自源頭的泉水，朝著溢口流去。

親愛的朋友，我相信這禮儀學院將繼續以更新的動力服務教會，完全忠於那豐富而珍貴的禮儀傳統，以及梵二所期望的改革，遵從《禮儀憲章》和教會訓導當局所頒發的指引。基督徒禮儀是那實現在基督身上的許諾的禮儀，也是希望的禮儀，是邁向世界轉化的禮儀，這轉化將會在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時發生（參見格前 15:28）。

靠著童貞瑪利亞——教會之母的轉求，並與天上的教會和本學院主保



聖本篤和聖安瑟莫一起，我懇求天主賜與各人宗座的遐福。謝謝各位。

## 2007年7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以自動手諭發出之《歷任教宗》宗座牧函

歷任教宗至今所經常關注的，是讓基督的教會，向至尊天主，獻上相稱的禮儀，「為讚美並光榮祂的聖名」及「為祂整個聖教會的益處」。

自不可稽考的年代起，一如直至將來，根據必須遵守的原則：「教會的祈禱應與它的信仰律保持一致，因此每一地區教會，不僅須在教義和聖事標記上與普世教會相符，而且其禮儀的習尚亦須採用整個教會源於宗徒及延綿不斷的傳統。這不僅是為避免錯誤，亦是為使信仰得以完整地傳遞」。

在履行此一職責的教宗當中，大聖額我略尤為卓著。他致力把前代羅馬人所累積的敬禮和文化寶藏，與公教信仰一起傳遞給歐洲的新興民族。他曾發出訓令，使按照羅馬當地模式舉行的神聖禮儀，包括彌撒祭獻和神聖日課的結構形式，得以界定和保存。他又極力推廣男女隱修生活；那些在各地按照聖本篤會規度隱修生活的男女，在宣揚福音的同時，以自己的生活印證他們會規中那為人最有裨益的原則，即：「任何事工，都不可優先於天主的事工。」（會規第四十三章）。如此，按照羅馬風俗的神聖禮儀，不僅孕育了信德和虔敬精神，亦讓眾多民族的文化得以開花結果。教會不同形式的拉丁禮儀，亦在基督徒歷史的每個時代，激勵了極多人的靈性生命、加強了信眾的宗教情操，並培養了他們的虔敬精神。

然而，為使神聖禮儀更有成果地負起這職能，另有歷代多位教宗曾對此表現特別關注。在他們當中，聖庇護五世尤為卓越。他滿懷牧民熱

忱，按照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敦促，重整了教會的整個禮儀，使經校正的、「按教父們的規範予以修復」的禮書版本得以出版，供拉丁教會採用。

明顯地，在羅馬禮的禮儀書中，以《羅馬彌撒經書》最為出色。它發源於羅馬城，在後代多個世紀逐漸定型，且與較近代所採用的經書甚為相似。

「因此，羅馬教宗們與時並進，就時代作出適應，並欽定禮儀經本。他們在我們所踏進的這一世紀，作了更多的修訂」。事實上，我們的前任者：克萊孟八世、烏爾班八世、聖庇護十世、本篤十五世、庇護十二世及真福若望廿三世，就曾作過這番工夫。

在更近期，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表達了一項意願，就是要重新整頓欽崇天主的禮儀，讓人能妥善而虔敬地舉行禮儀，並適應時代的需要。我們的前任者，教宗保祿六世，就曾因這動機，批准拉丁教會經修訂及部份革新的禮儀書。它們被譯成多種通俗語言，並獲主教、司鐸以及信友們欣然接受。若望保祿二世則確認了《羅馬彌撒經書》的第三標準版。羅馬教宗們都以使「這禮儀堂奧，得以其莊嚴及協調，再現光芒」為務。

然而在其他地區，為數不少的信友，對曾如此深深地滋養他們文化和心靈的禮儀形式，極為留戀，並繼續有所留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在牧靈上照顧這些信友，於1984年經聖禮部發出《四年至今》恩准，授權主教們可批准採用若望廿三世於1962年出版的《羅馬彌撒經書》。若望保祿二世亦於1988年，以自動手諭發出《天主的教會》宗座牧函，敦勸主教們寬大及慷慨地為所有提出此項請求的信友們運用此權力。

我們的前任者若望保祿二世，曾對於這些信友們的持續請求，詳加考慮，我們在2006年3月23日的御前會議亦曾聽取樞機們的意見；經慎重考慮，並呼求聖神及信靠天主的助佑，我們謹以此牧函，作以下

規定：

## 第一條

教宗保祿六世頒佈的《羅馬彌撒經書》，乃公教會拉丁禮「祈禱書」的通常表達方式。聖庇護五世頒佈及經真福若望廿三世再次出版的《羅馬彌撒經書》，則為教會同一「祈禱律」的特殊表達方式，它因其可敬及源遠流長的使用，應享受相稱的尊崇。教會「祈禱律」的這兩種表達方式，絕不導致教會「信仰律」的分裂；兩者實為同一羅馬禮的兩種應用方式。

因此，按照真福若望廿三世於 1962 年頒佈而從未廢止的標準版《羅馬彌撒經書》的彌撒祭獻，乃舉行教會禮儀的合法特殊方式。

### 2007 年 7 月 7 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附於《歷任教宗》宗座牧函的信件

我懷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將這份以自動手諭發出、有關使用 1970 年改革前羅馬禮儀的宗座牧函文本，送交給作為牧者的你們。這份文件是經過多番反省、大量徵詢和祈禱後得來的結果。

一些資訊不足的新聞報道和判斷，實在製造了不少混淆。對於此一計劃，大家的反應迥異——由欣然接受到極端反對——然而對其實質內容卻知之不詳。

直接反對這份文件的人，乃基於兩種恐懼。我願意在這封信中，較著眼在這兩方面。

首先，有人懼怕這份文件削弱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權威，使是

次會議的重要決定——禮儀改革——受到質疑。


這種恐懼是沒有根據的。在這方面，我們必須重申：由教宗保祿六世頒佈，並其後由若望保祿二世再出兩版的彌撒經書，顯然是感恩禮儀的通用方式（*Forma ordinaria*），而且將繼續如此。由若望廿三世在1962年、梵二之前授權出版，並在是次大公會議期間被採用的《羅馬彌撒經書》，由現時起，可採用為舉行禮儀的特殊方式（*Forma extraordinaria*）。將《羅馬彌撒經書》的兩種版本說成「兩種禮儀」並不恰當。反之，這是同一禮儀的雙重應用。

至於以1962年彌撒經書採用為彌撒禮儀的特殊形式方面，我想在此指出，這彌撒經書從未被廢止，因此原則上它經常是被准許的。當初引進新彌撒經書時，似乎無須為較早期彌撒經書的使用訂立特定守則。很可能大家設想：這將是一件涉及少數個別情況，並應該從地方層面逐一解決的事情。然而不久之後發現，有相當數量的人，對採用這由他們童年就已熟悉的羅馬禮，仍有著強烈的留戀。這種情況尤見於一些國家，當中禮儀運動為很多人提供了顯著的禮儀培育，使他們對這較早期禮儀的舉行形式，有著個人方面深刻的認識。我們都知道，肋菲爾總主教（Archbishop Lefebvre）所領導的運動對舊彌撒經書的忠誠，已變成他們身份認同的外在標誌。然而，形成他們與教會決裂的原因，乃在於更深的層面。很多信徒，雖明顯地服從梵二大公會議和忠於教宗及主教們，卻也渴望恢復他們所曾珍惜的神聖禮儀的舉行方式。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究其原因，乃因為在很多地方，禮儀的舉行往往並非按照新彌撒經書的守則，而且後者被理解為容許創新，甚至要求創新，以致禮儀的形象多次遭到扭曲，使人難以忍受。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因我亦曾生活於那為人帶來希望，也帶來混亂的時代。我曾見到，任意扭曲禮儀，令深深紮根於教會信仰的個別信友，極其痛苦。


因此，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感到有必要以《天主的教會》自動手諭（1988年7月2日），為1962年彌撒經書的使用提供指引。然而該份文件並

未包括詳細守則，而只以一般的方式向主教們呼籲，請他們對那些因「合理的渴求」而申請採用這羅馬禮的信友，作出慷慨的回應。當時，教宗主要是希望協助聖庇護十世會，與伯多祿的繼承人恢復完全的合一，以及使日漸加深的創傷，得以痊癒。很不幸，修和並未實現。然而，有些團體亦慶幸能運用手諭所賦予的准許。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具體的法理規範，以及主教們在這事項上往往恐怕梵二大公會議的權威會受到質疑，因此 1962 年彌撒經書在這些團體以外的使用，仍存有若干困難。在緊接梵二大公會議之後的時期，人們推斷，請求採用 1962 年彌撒經書的，將局限於自幼已採用它的較年老的一輩，但現時證實，青年人亦發現了這種禮儀形式，並被它吸引，且從內裡找到一種特別適合他們與至聖聖體聖事相遇的方式。因此，更清晰的法理守則實有需要，這是 1988 年的手諭所未預見的。這些守則亦可省卻主教們須恆常衡量不同情況，以作出回應。

（……）現在要提及，有何積極理由促使我決定頒佈這份更新 1988 年指引的手諭。這是關乎教會內心深處的內部修和。回顧多個世紀以來基督與體所承受的分裂，我們常得出一個印象，那就是：在分裂即將形成的關鍵時刻，教會的領袖未有做足工夫來保持或恢復修和與團結。我們亦可得出一個印象：這些分裂之所以加深，教會亦負有責任。回眸往事，我們今日便有一項應盡的本份：務須盡力使真正渴望合一者，得以保持或重新恢復合一。我想起在格林多人後書的一句，當中保祿寫道：「格林多人啊！我們的口向你們張開了，我們的心也敞開了。你們在我們心內並不狹窄，而是你們的心腸狹窄。為了以報還報……你們也敞開你們的心罷！」（格後 6：11-13）。保祿的說話固然屬於另一場合，但在我們這事項上，他的呼籲可以，且必須觸動我們。就讓我們慷慨地敞開自己的心靈，去接納信德本身可以包容的每一事物罷。



## 7. 禮儀、傳統、進步



2005年12月2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羅馬教廷成員的講話

（……）在今年這機會上我想講論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四十年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結束時的慶典。這回憶牽起一個問題：大公會議帶來了什麼結果？大家正確地接納這些結果嗎？在大公會議的認受上，人們認為有什麼是好的，有什麼是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有什麼工作要做？沒有人可以否認，在教會的廣泛的地域，大公會議的認受過程頗為困難，雖然我不想將教會偉大的聖師，聖巴西略（St. Basil）用來形容教會在尼西亞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 325）後的情況，應用於這幾年來所發生的事上：他把情況比喻為在黑暗風暴中的海戰；他還說：「異見者的鬨聲，此起彼落；不知所謂的閒言，喋喋不休；吵鬧的呼聲，幾乎已經充斥整個教會，因過度或缺陷，歪曲著正確的教義……」（*De Spiritu Sancto*, XXX, 77; PG 32, 213 A; SCh 17bis, pag. 524）。

有人質疑為何直至現在，教會的廣泛的地域對大公會議的認受有這樣大的困難？啊，一切要視乎人們有否正確地理解大公會議，或如今日所說的，有否正確的「詮釋學」，有否正確解讀和實施的鎖匙。梵二的認受問題，源於兩種對立的詮釋學彼此針鋒相對所致。一個引起了混亂，另一個不動聲色，卻日漸明顯地結出碩果。

一邊是我稱它為「不連貫性和斷層的詮釋學」，它經常利用大眾傳媒的好感和部分的近代神學。另一邊，是「改革的詮釋學」，即對延續上主賜予我們唯一主體的教會內作出革新；這個主體在時間中成長和發展，但永遠保存著自己，作為旅途中天主子民的唯一主體。

「不連貫性的詮釋學」所冒的風險，就是把梵二前與梵二後的教會分裂開來。這一派聲稱，梵二文件本身仍然未能表達出是次會議的真正精神。這些人認為梵二文件只是妥協的結果，為了達成一致意見，唯有保留和再次肯定許多不再有用的舊東西。照他們的看法，梵二真正的精神並不見於這些妥協中，卻見於隱含梵二文件內的新思維，他們認為只有這些思維才能代表梵二的精神，必須以它們為出發點，並按照它們前進。照他們看來，正因這些文件不能完全反映梵二的真精神和它創新之處，必須勇敢跨出這些文件，為那些能表達出梵二深層意向的新思維開展空間，儘管這些新思維仍未清晰可辨。總言之，照「不連貫性的詮釋者」的看法，需要跟隨的不是梵二文件，而是它的精神。當然，要答覆如何界定這精神，顯然尚有一段距離要走，因而讓各種怪念叢生。

可是上述的想法根本就誤解了梵二本身的性質。這樣，梵二大公會議便被視作某種制憲大會，廢除舊的憲法，建立新的憲法。制憲大會需要有一個委託人，且要由委託人確認，即這憲法的服務對象——人民。出席梵二的教長們並沒有接受這種委託，而且也從來沒有人給予他們這種委託，再者，根本沒有人能給予他們這個委託，因為教會的基本憲法是來自主基督，是祂為我們制定了憲法，好使我們能達致永生。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因此可以燭照現世的生活以至光照時間本身。主教們透過他們所領受的聖事，是上主恩寵的管家。他們是「天主奧秘的管理人」（格前 4:1）；基於這身份，他們必須成為「忠信」和「精明」的（參見路 12:41-48）。這表示他們應恰當地管理上主的恩賜，使它不致藏在黑暗的角落，但能結出果實，而主最終可以對管家說：「你既在小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參見瑪 25:14-30；路 19:11-27）。這些福音中的比喻，說明什麼是忠信的動力：它是為服務主的。這些比喻也清楚指出，就如在大公會議上，動力和忠信必須是一致的。

「改革的詮釋學」與「不連貫性的詮釋學」相反，正如教宗若望廿三世率先於 1962 年 10 月 11 日在梵二揭幕講話中表達過，繼由教宗保祿

六世於 1965 年 12 月 7 日在閉幕禮所重申的。在此我只想引用教宗若望廿三世一些人所共知的說話，他毫不含糊地講論這種詮釋學，他說：這大公會議「希望傳遞純正和完整的教義，不會把它削弱或歪曲」，他繼續說：「我們的責任不僅在於保管這珍貴的寶庫，好像我們單單關心的只是些古董似的，而是以敏捷的決心，大而無畏地執行我們當代所要求的任務，……這確實是不能改變的教義，必須忠信地予以尊重，必須深入地研究和按照我們時代的需要表達出來。事實上，討論信仰的寶庫——即包含在我們可敬的教義中的真理——是一回事，另一回事就是怎樣把它們傳述，同時仍能保存相同的意思和重要性」（*S. Oec. Conc. Vat. II Constitutiones Decreta Declarationes*, 1974, pp. 863-865）。

明顯地，致力以新的方式表達一明確的真理，就必須對它作出新的反思，並與它有一個生命的新關係；當然一個新的詞彙只能來自對所表達的真理有清楚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信仰的反思也需要我們去活出這個信仰。在這意義下，教宗若望廿三世所建議的方案是非常高要求的，就如忠信和動力要一致結合一樣。每當這解釋的方向是導向接納梵二的時候，新的生命便會成長，結出新的果實。梵二後四十年，我們可以肯定正面的結果比 1968 年前後的動蕩時代所能見到的更多，更活潑。今天我們可以看見，好的種子雖然發展較緩慢，但仍然在成長，同樣，我們也更感激梵二所做的工作。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我們在這裡是沒可能詳盡探討的。明顯地，這些課題雖屬不同範疇，一起卻形成同一的問題：它們當中都可以出現某種形式的不連貫性，而且在某意義下，事實上已出現了這樣的不連貫性。這些不連貫性的實在歷史背景和隨之而來的需要，雖然各有不同，但在原則上卻依然沒有離棄原則的連貫性——這點驟眼看來實在是難以察覺到的。真正改革的本質，正是由不同層次中的連貫性與不連貫性一起構成的。若要在革新的過程中保持著連貫性，我們便要比從前更實際地明白到，教會對某些突發事情的決定，例如對某些自由主義實際的表現或自由主義對聖經一些解釋的判斷，本身



也必然是因應情況而作的，因為這些決定或判斷與某指定事情有關，而那事情本身又是可變的。我們在這些決定中，要認識到只有當中的原則具有永久價值，它們停留在背後，成為作出決定的原動力。實在的形式並非同樣持久不變的，它們取決於歷史實況，因而也可以有所變更。因此，基本的決定仍然可以是有效的，但應用在新環境中的形式卻可有所改變。

### 2006年3月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在祝福廳（Aula della Benedizione）與羅馬教區神職人員會晤

在五位司鐸提問後，教宗便說：

另一個重點是關於不同時代之間的司鐸培育，就算是近代，許多人都覺得已有差別，這使傳遞信仰的公共任務變得複雜。當我還是慕尼黑黑總主教的時候，我已察覺到這一點。我們入修院時，大家都有共同的天主教神修，雖則成熟程度各有分別。我們可說具有共同的神修基礎。現在大家卻來自非常不同的神修經驗。在我當主教的教區修院內，我發現修生們活在不同的神修「小島」，彼此難以溝通。我們要更加感謝上主，因為祂在神修生活上也給了教會許多新的動力和新的形式，發現信仰是多麼的豐富。我們首先不要忽略天主教會共有的神修，即那表現於禮儀和偉大的信仰傳統當中者。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點對於梵二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在聖誕前對羅馬教廷成員所說過的，我們不應按不連貫性的詮釋學，而要按革新的詮釋學，亦即按連貫性的神修而生活，要繼往開來。我覺得這一點對於禮儀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以今天為例，這是我今天作簡短默想時所想到的。今天是繼聖灰星期三後的星期四，是日的四旬期「公禱站」（Statio）是聖喬治堂（San Giorgio）。從前，今日的彌撒有兩篇讀經是與兩位

聖人士兵相關，因為兩篇讀經講及兩位聖人士兵。第一篇讀經講及希則克雅王，他患了病，注定要死去，他於是哭求上主：求祢延長我的壽命！上主是仁慈的，祢再賜他十七年的生命。因此，這是個病癒的好故事，一位軍人恢復他的活動能力。第二篇讀經是福音，描述葛法翁長官的僕人患了病。我們於是有兩個主題：一是病癒，另一是在那偉大的戰鬥，作基督「勇兵」。如今的禮儀中，我們有兩篇完全不同的讀經。我們有申命紀的「選擇生命」，以及福音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即不要尋求自己的生命，而要奉獻生命，這也解釋了「選擇生命」有什麼意思。我必須說我一向喜愛禮儀。我實在愛上了教會四旬期的歷程，有「公禱站教堂」及與這些教堂相關的讀經：信仰的地理成了與主同行逆旅的神修地理。「公禱站教堂」與所選彌撒讀經之間的連繫被刪除，確使我有點兒失望。但今天我看到這些讀經都是非常美妙，它們都表達了四旬期的主題進程：選擇生命，即重申領洗時的「我願意」，亦即選擇生命。在這意義下，梵二前後的禮儀存在著一個親密的連貫性，這只是不連貫性與連貫性間的一個小例子，我認為我們要從這小例子學習找出親密的連貫性。我們需要接受新的事物，但也該珍惜連貫性，並以連貫性的眼光去看梵二。這也能助我們為不同年代間通傳信仰方式的分歧，找到解決的方法。

## 2007年7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在出版以自動手諭發出之《歷任教宗》宗座書函論 及1970年改革前的羅馬禮儀，致眾主教的信

一些喜愛舊拉丁禮儀傳統的信友的態度，固然引起了些言過其實，甚至有時是不當的社會生活批評。你們的愛德和牧民智慧，應成為改善這情況的動機和嚮導。此外，這兩種採用羅馬禮的方式，能互相充實：舊彌撒經書中應加入新的聖人紀念和新的頌謝詞。「天主的教會」委員會（Ecclesia Dei Commission）與各採用「舊禮」（*usus antiquior*）

的團體聯絡，研究這方面的實際可行性。按照保祿六世彌撒經書舉行的彌撒，將較至今更有力地說明，那吸引多人採用舊禮的神聖特徵。保祿六世彌撒經書之所以能連繫堂區團體並為人所喜愛，它最有力的保證就在於按照禮儀指引以極深的敬意來舉行彌撒。這樣做能顯出這彌撒經書的神修富藏和神學深度。

（……）兩版本的羅馬彌撒經書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禮儀歷史中只有成長和發展，沒有斷層。前代視為神聖的，仍是神聖，為我們也是偉大的，絕不會頓時完全被禁止，或被視為有害。保存教會在信仰和祈禱發展上的富饒，並把它們放在恰當的位置，對眾人都有裨益。為了團體圓滿的共融，無需說，採用舊禮團體中的司鐸，原則上不應拒絕按新彌撒經書來舉行彌撒。完全拒用新禮，並不符合對新禮價值和神聖性的確認。

## 2008年9月1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飛往法國途中接受記者訪問

問：在法國有些人擔心以自動手諭發出的《歷任教宗》宗座書函，相對於梵二的偉大構思顯得退步，你對他們有什麼話要說？你以什麼方式向他們作出保證？

教宗本篤十六世：這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這封自動手諭只是出於牧民考慮，對那些被該禮儀薰陶的人作出包容，他們喜歡那種禮儀，對它已經熟落，而他們希望繼續用這種禮儀。他們只是一小撮人，因為他們已接受拉丁語文教育，在某種特定的文化內接受了培育。我認為對這些人懷有愛和包容，讓他們繼續用這種禮儀，對信仰和主教的牧民工作而言，是一個很正常的要求。這禮儀與梵二所革新的禮儀兩者並不是對立的。

（編者按：梵二會議期間的）每一天，出席的教長們都是按舊禮舉行彌撒的，同時他們也設想到，禮儀在整個世紀中將會自然的發展下去，因為禮儀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它不斷發展，且在發展中保存著它的身分。當然新舊兩者所強調的各有不同，然而其基本身分排除了革新禮儀和舊有禮儀之間有任何矛盾和對立。無論如何，我相信兩者有互相充實的可能。對舊禮的朋友而言，他們可以且必須認識新的聖人和新的禮儀書的各總論……；另一方面，新的禮儀所強調的，主要是共同的參與，不只是某個團體的聚會，而常是普世教會的行動，與世世代代所有信友的共融，是一個崇拜的行動。在這方面而言，我認為是彼此充實，而革新的禮儀顯然是我們當代的常用禮儀。

## 2008年9月14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在露德向法國主教團的講話

禮儀崇拜是司鐸主教生活和他們教理講授的最崇高表達方式。親愛的弟兄們，你們的職責是聖化信徒，這對於拓展教會是不可缺少的。我在《歷任教宗》自動手諭中，論及什麼機會上可採用真福若望廿三世的彌撒經書（1962）和保祿六世的彌撒經書（1970）時，指出了履行這職務的條件。這些新的安排已初見成效，我希望藉天主的恩寵，終能達致各方所需的心靈平靜。我衡量過你們所遇到的困難，但我不懷疑你們在合理的時間內，能為所有人找到滿意的解決辦法，免得基督那件無縫長衣進一步被撕裂。在教會內沒有人是多餘的。在教會內，每人都應感到是在「自己的家」，無一例外，不應感到被排斥。天主愛所有人，祂不願任何人喪亡，祂把這任務委託給我們，使我們成為祂羊群的牧者。我們只能感謝祂給予我們的榮譽和信任。因此讓我們努力，永遠成為合一的僕人！

教宗本篤十六世著《世界之光》，  
梵蒂岡出版社，梵蒂岡 2010，153 頁

「在有關實際的問題上（《歷任教宗》自動手諭 *Motu Proprio Summorum Pontificum*），梵二的新禮是教會舉行禮儀的有效形式。我希望使舊禮更易為人認識，好能把教會歷史中那深刻而無間斷的聯繫，保存下來。我們不能說：從前的一切都是錯的，我們所做的一切才是正確的。事實上，在一個最重視祈禱和感恩聖祭的團體內，我們不能把先前認為是最神聖的全都當作錯誤。一切關乎怎樣與自己的過去相協調，以及在教會內信仰和祈禱的內在連貫性。」

2010 年 11 月 4 日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意大利主教團第 62 屆會員大會致 Angelo Bagnasco 樞機的信

2. 在任何時代，真正的信徒，在禮儀中都體驗到天主的臨在、祂的首要性和祂的工作。禮儀是「真理的光輝」（《愛的聖事》，35），婚宴盛事，預享和置身新而永久的聖城。它是創造與救贖的聯繫，是人間敞開的天門，是世上直達天主的途徑。它是架上和復活的耶穌基督的巴斯卦，是蒙召跟隨基督的信徒生活的靈魂，是促進友愛生活的修好工程。

親愛的主教弟兄，你們本屆大會以審視羅馬彌撒經書第三版的意大利文譯本為重心。教會「祈禱的準則」（*lex orandi*）與「信仰的準則」（*lex credendi*）相符，塑造出基督徒團體的思想和感情，使教會——基督的身體和聖神的宮殿成形。人的每句說話不能脫離時間，禮儀也是一樣，雖然它是超越時間的一扇窗戶。要推廣一個恆久有效的事實，就必須在連貫性和新穎之間，及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保持明智的平衡。

彌撒經書本身也經歷這樣的過程。事實上，每一位真正的改革者，都是服從信仰的人：他不會輕舉妄動，在禮儀上不會自作主張；他不是主人，而是受託保管主所建立的寶庫的人。整個教會都臨在每個禮儀中：依所定的形式舉行禮儀，便是真實舉行禮儀的條件。（……）

你們身為意大利的教會，應專心詮釋今日世界所發生的大事，聽取人們的問題和期望，不斷致力工作，樂意聆聽和對話，讓所有人獲得慈愛天父的喜訊。那策勵你們的信念即：「耶穌是真理，祂向人們啟示自己，領他們走上成長和自由的道路；祂是生命，因為在祂內所有的人都找到自己生存和行動的終極意義：在永恆中與天主在愛內圓滿的共融。（*Educare alla vita buona del Vangelo*, n. 9）。

4. 在這歷程中，我勸勉你們發揮禮儀的教育性，禮儀持久教育我們學習福音聖善生活。它帶領我們與耶穌基督相聚，祂不斷以說話和行動去建立教會，教導它加深聆聽、友愛和使命。禮儀因它本身的合情理和傳遞能力，教育信友們有意識地、主動地、實惠地參與（禮儀憲章，11）。

**2011年5月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革利免廳於宗座聖安瑟大學院創校五十週年之際  
所推行的會議中向參與者的講話**

至於「預視」一詞，把我們的目光帶到新的視野。教會的禮儀超越「大公會議改革」本身（參見禮儀憲章，1），它的目的，其實主要不是改變儀式和經文本身，而是要改變思維，使舉行基督逾越奧蹟成為基督徒生活和牧民工作的中心。

可惜有時連我們身為牧者和專家的，竟視禮儀為需要改革的對象，而

不是那能革新基督徒生活的主體，誠如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二十五年宗座書函》所說的：「在禮儀改革和整個教會生活的革新之間，有著非常密切和重要的關係。教會在禮儀中得到生命的力量」。他在這書函中指出，禮儀是教會所有行動的活躍心臟。天主忠僕保祿六世提及教會的崇拜時，以簡潔的話肯定說：「我們從信仰之律走到祈禱之律，由祈禱之律帶我們進入行動和生活之律」（獻燭禮講話，1970年2月2日）。

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參看禮儀憲章，10），禮儀慶典的境界成了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教導我們要奉信仰和恩寵為一切之首。禮儀是教會活生生的傳統卓越的見證，忠於它原來的任務，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今日」使「救贖的工程」臨現，正確和恆常地活出「優良傳統」和「合法進展」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如大公會議禮儀憲章 23 清楚地解釋。


大公會議的教長們願意在其改革方案中，保持這兩方面的平衡，即在歷代的偉大禮儀傳統與未來的禮儀發展之間，保持平衡。可惜，傳統和發展二者有時笨拙地被對立起來。但其實這兩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傳統是一個生活的事實，因此本身也包含發展、進步的原則。這就彷彿如同傳統的河流，帶著那來自源頭的泉水，朝著溢口流去。

### 2011年5月1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宗座聖樂學院建校100週年紀念致校長的信


在這問題上，我想強調一個重要事實，這是我特別關注的：即教會訓導在聖樂與禮儀本質上的連貫性，這是自教宗聖庇護十世至今一直存在的，雖然它也經歷了自然的演進。特別是教宗保祿六世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禮儀憲章的啟迪下，他們切願重申聖樂的宗旨，即是「光

祭天主，聖化信友」(n.112)，還有傳統的聖樂重要準則，在此我只限於提出以下幾點：要有祈禱特性，具備莊重和美感；徹底配合禮儀經文和動作；帶動會眾參與，為此可按本地文化作出合理的調適，同時保存其用語的普世性；優先採用額我略歌詠，它是最高雅的聖樂典範，以及明智地利用其他的表達方式，它們也是教會歷史和禮儀遺產的一部分，尤其是、但不獨是複調音樂；歌詠團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主教座堂內。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準則，是我們今天也需要慎重地考慮的。這些禮儀憲章提到的元素，如教會聖樂的遺產，或者額我略歌詠特有的普遍性，有時竟被視為屬於過去的概念，是必須跨越和擯棄的，因為它們限制了個人和團體的自由和創意。但我們必須重新問問自己：誰是禮儀的真正主體？答案非常簡單：教會。不是舉行禮儀的個人或一班人，禮儀主要是天主透過教會的行動，它有自己的歷史，豐富的傳統和創意。禮儀——包括聖樂在內——「常與優良的傳統和合理的發展維持著正確的關係」，時常保持著大公會議教長們明確強調的這兩個概念，它們互相配合，因為「傳統是活生生的現實，因此本身包含發展、進步的原則」(2011年5月6日於宗座聖安瑟禮儀學院的講話)。





## 8. 禮儀、主動參與



### 2006年5月1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加拿大魁北克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然而，司鐸人數下降有時令某些地方無法舉行主日彌撒，令人擔心聖事在教會生活中的地位。安排牧民工作的需要，不應妨礙彌撒所表達的教會觀的真切性。司鐸的主要角色，以基督元首的身分（in persona Christi capitis）教導、聖化和管理團體，是不應削減的。公務司祭職對於教會團體的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平信徒角色是重要的，教會有賴他們為基督徒團體慷慨服務，但這角色不應掩蓋為教會生活絕對不能取代的司鐸職務。司鐸的職務不能委託他人，否則會實在損害教會本質的真實性。此外，倘若不清楚界定聖秩的職務並讓人認識，年青人又怎會希望成為司鐸？

### 2006年11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博洛尼亞廳（Sala Bologna）與瑞士主教聚會的講話

（……）我對「聖禮」有些話要說。聖體年在這方面令我們獲益良多。我可以說主教會議後的勸諭快寫完。它肯定會令我們非常充實。此外，我們還有禮儀及聖事部有關如何正確地舉行感恩聖祭的文件，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在這一切之後，慢慢便會變得清晰：禮儀並不是團體的「自我表現」，像人們所說的團體在禮儀中踏入舞台；反而是團體走出純粹

的「自我存在」，進入窮人的盛筵，進入生活的大團體，在那裡天主要親自滋養我們。禮儀的這個普世特性，必須再一次進入所有人的意識中。

在感恩聖事中，我們獲得一樣自己做不到的事，正當我們將自己交託給這更大的事，設法舉行真正教會的禮儀時，我們便進到這更大的事內，它要成為我們所有。此外，與這一點有關的，是眾所周知的講道問題。從效率的角度而言，我可以清楚地明白這個問題：也許堂區主任司鐸已疲乏不堪，也許他已講了好幾台道理，也許他年紀老邁，而他的職責已超越了他的精力。假如他有一位牧民助理，會講解天主聖言，又充滿說服力，人們自然便會說：這牧民助理為何不可以講道，他會做得更好，人們會獲得更大裨益。不過，這純粹是從效率著想。我們必須牢記，講道並不是暫時中斷禮儀去聽人說話，相反的，它屬於聖事的一部分，把天主聖言帶給此刻這個團體。在這一刻，團體實在是一個主體，願意獲邀去聆聽和接納聖言。這意味著講道是奧蹟的一部分，是舉行奧蹟的一個程序，因此不能索性把它從奧蹟中分出來。但是，我認為這也是重要的，即司鐸不能只局限於聖事和權限——以為其他所有的本份都可以假手於人——司鐸必須保存自己職責的完整性。

司鐸聖職若是美好的，它所履行的使命就必須是完整的，不能把它任意宰割、東移西就。這使命一直以來——在舊約的崇拜中亦然——也包括將天主聖言與祭獻連在一起，作為祭獻整體的一部分。純粹從實用的角度來看，我們肯定有需要為司鐸提供他們必需的輔助，使他們能適當地履行宣講聖言的職務。一般來說，舉行感恩聖事的本質與司鐸聖職的本質，其內在的統一，是非常重要的。

2006年11月1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德國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最後，我仍想提及一個迫切和敏感的問題：司鐸與平信徒在履行教會使命時之關係。在我們世俗的文化中，我們越來越發覺到平信徒積極合作對教會的生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切願衷心感謝平信徒，因洗禮的效力，他們活躍地支持教會。正因為平信徒活潑的見證很重要，為此同樣重要的是，不應把不同使命的固有面貌混淆起來。彌撒聖祭中的講道，是與聖秩職務連在一起的本份；當司鐸和執事的人數足夠時，也應由他們去分送聖體。此外，不斷有人提出讓教友負起部分領導牧民工作的職能。有關這方面，我們不能把有關問題，只從方便牧民工作的角度來討論，因為當中所涉及的是信仰的真理，亦即涉及聖事與聖統的結構，那是耶穌基督為他的教會所要的。由於這是基於祂的意願，就如委任宗徒是按照他的命令一樣，它們都不受人的干預。唯獨聖秩聖事能授權給那些領受這聖事的人，以基督的身分（*in persona Christi*）說話和行事。親愛的同袍，我們必須不斷以極大的耐性和智慧，不斷重新灌輸這個意識，並作出所需的行動。

2006年11月1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德國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我向第一組德國主教已簡要地提到，平信徒今日在教會內可作的多種禮儀服務：除非常務送聖體員外，還有讀經員和聖道禮中的領經員。我不想重複這個話題。重要的是履行這些職務時，不應聲稱它們為一種權利，卻應作為一種服務的精神。禮儀要我們眾人事奉天主，為天主和為人服務。在服務中，我們不是想表現自己，而是謙遜地來到天主面前，使自己能透射出祂的光芒。在這次講話中，我想簡要地提出我關注的其他四點。

## 2008年7月19日星期六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悉尼聖瑪利亞主教座堂彌撒中的講道

（……）我們即將為這神聖莊嚴的主教座堂祝聖新祭台。祭台正面的雕塑很有力地提醒我們，每一個祭台都是耶穌基督的象徵：祂臨於教會，作為司祭、祭台和犧牲（參見復活節頌謝詞五）。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從死者中復活，在聖神內重獲生命，並坐在天主父的右邊，祂成了我們的大司祭，永遠為我們轉求。在教會的禮儀中，特別在世界各地祭台上所舉行的彌撒聖祭中，祂邀請我們——祂奧體的肢體——分享祂的自我祭獻。祂呼喚我們——司祭的子民，新而永久盟約的子民——為了拯救世界，與祂結合，獻上我們每日的祭獻。

在今天的禮儀中，教會提醒我們，我們像這祭台一樣已被祝聖，被放到「一邊」，為事奉天主和建立祂的國度。可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卻多次想把天主丟到「一邊」去。以人類自由和自主之名，靜悄悄地略去天主的名字，宗教被淪為個人敬禮，信仰被棄置路旁。這種心態有時這樣徹底與福音的精粹背道而馳，以致可以妨礙我們對教會和她使命本身的理解。就連我們也會被引誘，令信仰生活淪為情感之事，從而減弱她的力量，使她不能啟發人得到一個整合的世界觀，以及與許多別的願景作有力對話，跟它們競爭，贏取我們同時代人的思想和心靈。

然而歷史——包括我們時代的歷史在內——給我們顯示，不可以不提有關天主的問題，也不可以忽略的是，漠視人生的宗教問題，最終只會貶抑和出賣人自己。這豈不是這主教座堂的宏偉建築所要宣揚的訊息嗎？這豈不是每次在這祭台上舉行感恩聖祭時，所要宣布的信德奧蹟嗎？信仰教導我們在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聖言內，我們終於明白到自己人性本身的偉大，明白到我們在世上的生命，以及在天上等待著我們最崇高的結局（參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4）。此外，信仰也教導我們，我們是天主的受造物，按天主的肖像

和模樣造成的，祂賜予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召叫我們承受永生。在人被貶抑的地方，人周圍的世界也被削弱，失去它的終極意義，使它缺乏目標。由此而來的不是生命的文化，而是死亡的文化。我們豈能視它為「進步」？相反，它是倒退，是一種落後，最終使個人和整個社會的生命泉源乾涸。

我們知道，正如聖依納爵羅耀拉清楚地看到的，唯一能量度人類事實的真正「標準」，就是耶穌的十字架和它那無條件的愛的訊息，這愛戰勝邪惡、罪過和死亡，創造新生命和永恆的喜樂。十字架啟迪我們，只有獻上自己的生命和接納天主無條件的愛，我們才能找到自己，才能引導所有的人，不論男女，走向那份美好的愛，走向唯一能拯救世界的真理之光。

我們就是在這真理——信德的奧蹟內被祝聖（參見若 17:17-10），正是在這個我們奉召成長的真理中，我們藉著天主的恩寵，每日忠於祂的聖言，加入教會授予生命的共融。然而，這祝聖的路程是多麼的困難！它要求我們「悔改」，死於自我當作犧牲，這是我們完全歸屬天主的條件，它要求我們改變思想和心靈，好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廣闊的新視野。今日的禮儀提供了一個鮮明的標記，說明我們奉召所經歷的逐步屬靈轉化。灑聖水、宣講天主聖言，諸聖禱文，及至祝聖禱經文，洗滌祭台，給祭台傅油，直至把它蓋上白色的祭台布和安放蠟燭，這一切的儀式邀請我們重溫自己在領洗時被天主祝聖的事實。它們邀請我們拒絕罪惡和它虛偽的吸引力，從天主恩寵的生活之泉中暢飲。

## 2009年1月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保祿六世大禮堂公開接見信友

聖保祿（17）：屬神的敬禮

在2009年的第一次公開接見活動中，我願意在這新的一年開始之際，致大家最誠摯的祝賀。讓我們再接再厲努力向基督打開我們的心思念慮，好成為祂的真朋友，並實在如此生活。儘管這一年無可避免地會有它的困難，可是由於有基督作伴，願這一年為大家成為充滿喜樂平安的一年。實在，只有當我們與基督結合在一起，新的一年才會是美好和快樂的一年。

聖保祿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教我們怎樣努力與基督結合。在今次有關保祿的教理講授中，我們會專注反省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督徒奉召去實踐的敬禮。在過去，人們多愛提及聖保祿的反對敬禮傾向，要將敬禮的意義「精神化」。可是今日我們卻能夠更清楚理解，聖保祿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看到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徹底改變並更新了敬禮的事實。在《致羅馬人書》中，特別有三段經文，顯示了對敬禮的新觀點。

1. 在羅3:25這段經文中，在講及「由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之後，聖保祿採用了一種對我們來說較神秘的言詞繼續說：「天主預先立定，使祂以自己的血為信仰祂的人作為贖罪的工具」。保祿以「贖罪的工具」這個對我們來說比較奇特的講法，來暗示舊約聖殿中蓋在約櫃上的「贖罪蓋」。這個蓋被視為是天主與人的接觸點，是天主在人世間神秘臨現之處。「贖罪節」（yom kippur）那天，這個「贖罪的工具」會被灑上祭牲的血，這血成了一個象徵，將過去一年的罪都帶來與天主接觸，以便把這些罪投入天主慈愛的深淵中，讓天主的德能把它吸去、戰勝和寬恕，生命得以重新。

聖保祿談到這儀式時說：這儀式表達出我們切願真的可以將所有的罪

過，投進天主慈悲的深淵去，好能把罪過消滅淨盡。可是我們無法以動物的血來實現這事。人類的罪與天主的愛之間，需要有一個更真實的接觸，而這接觸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實現了。基督作為真天主子，降生成為真人，將我們所有的罪都背負到自己身上。祂自己就是人類的悲慘和天主的慈悲的交接點；人類所造成的一切悲慘禍患，都在祂的心中被溶解了，生命得以重新。

在講解這種改變時，聖保祿對我們說：藉基督的十字架——天主的愛成了人類的愛的最崇高行動——從前在耶路撒冷聖殿中以牲血所舉行的古禮便告終。這個象徵性的敬禮、代表願望的敬禮，現已被一個真的敬禮所取代，即這個在基督身上取了人性的天主的愛，在祂死於十字架上時便完全實現了。所以說，這並非把一個真實的敬禮靈性化；正好相反，這是一個真實的敬禮；真實的天人之愛，取代了那個只具象徵性的臨時敬禮。也就是說，基督的十字架，即那帶著祂血肉的愛，才是那能符合天主和人的事實的真敬禮。事實上，對保祿來說，聖殿的時代及它的敬禮，在聖殿外表可見的毀滅前，早已結束。關於這一點，保祿的思想和耶穌所說的話完全一致。耶穌不但預告了聖殿的結束，也同時預告了另一所「不是人手所興建」的聖殿——這聖殿就是祂復活的肉身（參看谷 14:58; 若 2:19 等節）。以上是我今日要說的第一段經文。

2. 我今日想講解的第二段經文是《致羅馬人書》12:1。這段經文我們剛剛聽過，現在我再重複一遍：「所以弟兄們！我以天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這才是你們屬神的敬禮。」在這段文字中，明顯地可以見到一個似非而是的理論：根據祭獻的規則，祭牲必須死去。可是，如今保祿卻將祭獻與基督徒的生活連在一起。「獻上你們的身體」這句話，按跟著的祭獻觀念來看，具有「獻上作為祭品、獻祭」這種敬禮含義。在這句勸諭中，聖保祿所說的「獻上你們的身體」，其實包括了整個人；事實上，在羅 6:13 中，保祿呼籲羅馬的基督徒「該將你們自己獻於天主」。另外，這種明確指基督徒的肉體而言的話，也正好與保祿呼籲說的「務要用

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格前 6:20）吻合。換言之，保祿要求的，就是要我們在每天的實際生活，即那些可見和可感知的人際關係，來光榮天主。

正是這種行為被保祿形容為「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獻」。此處我們碰上「祭獻」一詞。當時這詞是有關神聖事物的用語，專指宰牲作祭品的動作，被屠宰的犧牲，一半被焚燒以獻給所拜祭的神祇，另一半則由那些呈奉祭品的人在祭宴中享用。現在，保祿卻把這個詞用於基督徒生活上。他更用了三個形容詞來描述這「祭品」。第一個形容詞是「生活的」，指生命力而言。第二個形容詞是「聖潔的」，使人想起保祿有關神聖性的思想，這神聖性並不繫於某些特定地點或物品，而是基督徒自己。第三個形容詞是「悅樂天主的」，可能是指聖經常用來描寫祭獻的話：「馨香火祭」（參看肋 1:13.17; 23:18; 26:31; 等等）。

接著，聖保祿這樣界定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這是「你們屬神的敬禮」。注釋這句經文的人都清楚知道，此句的希臘文原文（*logike latreia*）並不容易翻譯。拉丁文版的聖經翻譯成“*rationabile obsequium*”（合理的敬禮）。第一個字“*rationabile*”也出現在「感恩經第一式」，即是一般所稱的「羅馬正典」：教會在這篇經文內祈求天主接受她這個獻禮，如同接受一份「合理的」禮品一樣。常見的意大利譯文“*culto spirituale*”（屬神的敬禮），並未能將希臘原文（或拉丁譯文）所有的細微意思都反映出來。無論如何，此處所指的，並非一個不真實的敬禮，甚或只是用作隱喻，而是個最真實和最具體不過的敬禮——在這個敬禮中，這個具有理性的人，整個變成了對生活的天主所化身的朝拜和讚頌。

聖保祿這句話，後來也出現在羅馬禮的感恩經中，其淵源是由基督降生前數世紀的宗教經驗發展而來。在這經驗中，交織著舊約神學的發展和希臘的思潮。我想在這裡至少給大家介紹，這成長過程中的某些內容。眾先知和多篇聖詠，都曾經強烈地批評聖殿的流血祭獻。例如詠 50（49）描寫天主這樣說：「如果我饑餓，我不必向你告訴，因宇



宙和其中盡屬我有。難道我吃牛犢的肉塊，或者我喝山羊的鮮血？為此你該向天主奉獻頌謝祭……」（12-14節）。接著的詠 51（50）亦表達同樣的思想：「因為他既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他也不喜歡。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天主，祢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18-19節）。當聖殿在希臘的統治下再度被蹂躪時（主前第二世紀），我們在《達尼爾書》中讀到另一段有同一思想的經文。在烈焰中——即在迫害和痛苦中的時候——亞匝黎雅這樣祈禱說：「目前我們沒有元首，沒有先知，沒有領袖，沒有全燔祭，沒有供物，沒有馨香祭，沒有地方可以給祢薦新，好蒙受祢的仁愛。但願我們能藉著懺悔的心和謙虛的精神蒙悅納，就如獻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這樣也希望我們今天在祢面前所行的祭獻，能當作我們滿全了我們對祢應盡的義務……」（達 3:38-40）。面對聖所的毀滅和敬禮的瓦解，處身於這個看不到任何天主臨在標記的環境中，信徒獻上他那顆懺悔的心——即他對天主的渴想——作為全燔祭。

此處所見的，是一個很重要和美好的發展，但這發展也帶著一種危險：就是將敬禮精神化，倫理化：使敬禮變成只是屬於心靈，屬於精神方面的事。完全缺乏肉身的參與，缺乏團體的參與。因此，大家便明白到，詠 51 和《達尼爾書》儘管對敬禮作出批評，依然渴望回到昔日舉行祭獻的時日。但此處所指的是一個革新了的時間，一個革新了的祭獻，這融合仍是無法預料和想及的。

讓我們再回到聖保祿去：他承襲了這些發展和對真敬禮的渴望，在這個真敬禮中，人自己成為天主的光榮，整個人成了生活的敬禮。在這意義下，他對羅馬人說：「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的祭品；這才是你們屬神的敬禮」（羅 12:1）。如此一來，保祿將他在第 3 章所說的，再複述一遍：以牲畜作祭品的年代，替代式祭獻的年代，已告終結。真敬禮的年代業已來臨。可是這裡仍然存在著被人誤解的危險：我們很容易會循倫理主義，去解釋這種新敬禮：透過奉獻我們的生活，我們便奉行著真敬禮。這樣一來，倫理主義便取代了以牲畜作祭品的敬禮：人藉著自己在道德方面的努力，可以自把自為，操縱一切。這

當然不是聖保祿原來的意思。所以問題仍然存在，這問題就是：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屬神、合理的敬禮」？聖保祿一直都假定我們已「在耶穌基督內成為一個」（迦 3:28），假定我們都已經在聖洗中死去（參看《羅馬人書》第1章），如今是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生活。在這個結合中——亦只有如此——我們可以在祂內，並偕同祂成為「生活的祭品」，才能夠奉獻「真的敬禮」。祭牲原是用作人的替代品，替人作自我奉獻，可是牠們做不到。當耶穌基督將自己作為禮品獻給天主父和獻給我們的時候，祂可不是一種替代品，因為在祂內真的帶著整個人類，帶著我們的罪，帶著我們的期望；祂實實在在代表我們，將我們都背負到祂自己身上。就這樣，儘管我們仍然非常不足，但是透過信德和聖事而達致與基督共融，我們便成了生活的祭品：「真的敬禮」亦因而得以實現。

綜合以上各點都見於羅馬正典（感恩經第一式），當中我們祈求這奉獻能成為「合理的」——成為屬神的敬禮。教會明認在至聖的感恩聖事內，基督的自我奉獻和真正的祭獻臨現其中。但她仍然這樣祈求，因為她希望舉行感恩祭的團體，能夠實實在在與基督結合一起，能夠真的被改造；她祈求好使我們成為那單靠自己的力量永遠無法成就的事：成為使天主喜悅的「合理」（rationable）祭品。可以看到，這篇感恩經正確地解釋了聖保祿的話。關於以上所說的思想，聖奧思定在《天主之城》（*Civitas Dei*）這作品的第十卷中，有很精彩的解說，我只引用其中兩句：「這就是基督徒的祭獻，我們人數雖多，卻在基督內成為只一個身體」……「透過那位把自己交付出來的大司祭，整個得救的團體（civitas），即聖徒的集會和社會，得以奉獻給天主」（10, 6: CCL 47, 27 ss）。

3. 最後我想扼要地介紹的，是《致羅馬人書》有關新敬禮的第三段經文，聖保祿在第15章這樣說：「天主賜給了我恩寵，使我為外邦人成了耶穌基督的使臣（liturgo），天主福音的司祭（hierourgein），好使外邦人經聖神的祝聖，成為可悅納的祭品」（15:15-16）。就這段美妙的經文，尤其是那個在全部保祿書信中，僅在這段經文出現的特別名詞，我只想提出兩點。首先，聖保祿將他那個為了建立普世教會，在

各民族中展開的傳教行動，闡釋為司祭的行動。為了使萬民在復活的基督內共融，而向他們宣講福音，原來是「司祭性」行動。宣講福音的宗徒，原來是一位真正的司祭，因為他所從事的，正是整個司祭職務的核心：準備真正的祭獻。而第二點就是：傳教行動的目的，我們或可以稱它為宇宙性的禮儀，此即萬民都結合於基督內，而世界亦因此成為天主的光榮，「經聖神的祝聖，成為可悅納的祭品」。這裡正展現出聖保祿敬禮觀的動力和希望特性：基督的自我奉獻蘊含著吸引一切人與祂的「身體」共融，及把世界團結起來的趨向。只有與基督這位人性典範結合，與天主合而為一，我們所期望的世界，那個反映出天主的愛的世界，才會出現。這動力一直都存在於感恩聖事內——這動力應該激勵和形成我們的人生。我們要帶著這動力來開始新的一年。多謝大家的耐心聆聽。

## 2009年2月2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與羅馬教區的主任司鐸及神職人員會晤

**發問：**教宗聖父，我是 Marco Valentini 神父，聖安博堂的副主任司鐸。當我仍在接受培育時，我沒有像現在般察覺到禮儀的重要性。當然舉行禮儀從來沒有間斷，但我不太明白它如何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禮儀憲章 10）。我僅視之為一種如何成功地舉行禮儀的技巧，或者是一種熱心敬禮，現在我明白禮儀是與救贖奧蹟的接觸，是自己藉著肖似基督，而成為世界之光，是神學的泉源，是期望能綜合所學知識神修生活的一個途徑。另一方面，我以前認為成為基督徒或要得救，並不絕對需要禮儀，反而努力履行山中聖訓已足夠。如今我問自己：若果沒有禮儀，愛德將變成什麼？沒有禮儀，我們的信仰豈不淪為道德守則，一個想法，一個學說，一個過去的事實；我們司鐸豈不變成了教師或顧問，而非引導人們進入奧蹟的導師。好像連天主聖言本身，在禮儀中才成為真正的宣講，

天主聖言與禮儀有極密切的關係（《禮儀憲章》6，「彌撒讀經總論」4,10）。我們也可想到厄瑪烏或厄提約丕雅太監的記載（宗8），便可知。這樣便來到我要提出的問題：在無需減少大學或修院內的人文學科、哲學、心理學等培育下，我想知道由於我們使命的獨特性，在禮儀方面豈不是需要有更多的培育？抑或現行課程的結構，已能完全滿足《禮儀憲章》16所說的：「禮儀科目應列為修院及修會必修的重要課程，在神學院內應列為主科，並應從神學、歷史、神修、牧靈及法律觀點下去教授。其他學科的教授，應著重清楚顯示各科與禮儀的關係。」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從《司鐸之培養法令》的緒言，我似乎明白到教會在世界的多種行動，和我們自己的牧靈成效，都視乎我們對自己的受洗、受堅振和司鐸聖職——那些取之不竭的奧蹟的自覺有多深。

**教宗回應：**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問題即是：在我們多樣和繁重的牧靈工作上，禮儀教育和舉行奧蹟的職務，究竟佔有什麼空間和地位？在這意義下，我認為這也是我們如何結合宣講和繁瑣的牧靈工作的問題。我們要找出那個才是結合點，使我們所做的許多職務，能整合成一位牧者的工作。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你似乎認為那能綜合我們的多種工作和信仰的結合點，正就是我們所舉行的奧蹟。因此，教導我們怎樣舉行這些奧蹟的釋奧學（mistagogia）也是這結合點。

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各種聖事和施行聖事時舉行的感恩聖祭，與生活上許多更合潮流的工作——道德和經濟事務上的教育等上述事情——放在一起時，不應變得格格不入。在實用主義氣氛下，聖事可能較容易變得孤立，不能完全融入我們整個人性生活中。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真的需要教導做人之道。我們需要教導這偉大的藝術：怎樣成為一個人。要達到這目的，如前所說，我們需要下許多工夫：要大力譴責我們經濟生活上和其他生活範疇上根深柢固的原罪，還要作出實踐正義的具體指引，以及向非信徒宣講信仰。但奧蹟在世上較實際的生活中，並非一個外來的東西。奧蹟是核心，我們從中汲取力量，我們也要在它那裡找回這核心。因此我覺得我們稱為釋奧的教理

講授非常重要。釋奧也意味著現實生活，即我們今天的人性生活。人在自己內固然沒有正與錯的標準，他要自己之外、在天主內找到這準則；但重要的是這個天主不能離我們很遠，祂應是可被認識的，實在的，介入我們生活的，是一位我們實在可跟祂談話的朋友，而且祂也與我們談話。我們必須學習舉行感恩聖祭，學習認識耶穌基督——他是帶著人類面孔、近在我們身旁的天主。我們要真正與祂接觸，學習聆聽祂，學習讓祂進入我們內。因為領受共融聖事，正是我與主之間的互相交融。我並非領了一小片餅或肉，而是我敞開了自己的心靈，讓復活的基督進入我內，讓祂在我內，而不只是在我之外，讓祂在我內說話，改變我的生命，讓我明白公義的意思，公義的力量，讓我熱愛福音。

在舉行感恩聖祭時，天主不僅近在咫尺，更進入我們生命最細微之處。感恩聖祭對真正能與天主一起生活，為祂生活，將天主的光帶進這個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無需詳述，但講授聖事的教理該是生活的教理，時常都是重要的。當然我們即使不斷接受和學習有關奧蹟的意義——那是說話和理性都不足以說明的——舉行感恩聖祭是絕對實在的，因為它把我帶到天主那裡，同時把天主帶給我。它把我帶入其他人內，因為其他人都像我一樣，領受了同一的基督。因此，如果在他內和在我內的是同一的基督，我們便不再是分離的個體。基督奧體的教義也由此而來，因為如果我們妥善領受聖體聖事，我們便加入了同一的基督奧體。所以近人成了真正的近人：我們不再是分離的兩個「我」，我們都在基督的「我」內合而為一。換言之，聖體和聖事的教理，必須真正觸及我們的生命，教育我向天主的聲音開放，好能粉碎這個自我中心的原罪，使我深深敞開自己的生命，成為真正的義人。在這意義下，我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應不斷學習好禮儀，不把它當作外來的東西，而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不是要向遙不可及的人易於開放，而是要向近人、向世界開放。我們各人必須合作，為能不斷更深入地舉行感恩聖祭：不僅作為一種儀式，而是一個比一切更能觸動我心靈深處，改變我，把我轉化的生活過程。當它把我轉化時，也啟動了上主所期望的世界的轉化，他更希望我們在這事上成為他的工具。

**2010年2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蘇格蘭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那些真正致力於祈禱和樂於履行職務的司鐸們所作的見證，不僅在信友的靈性生活結出果實，也帶來新的聖召。你們推廣聖召的努力固然可嘉，但你們應緊記，這一切在信友中應有持續的教理講授配合，給他們講解司鐸聖職的真正意義。你們應強調司鐸在教會的生活中有著不可或缺的職能，特別是舉行教會從中獲得生命的感恩聖祭。你們要鼓勵所有培育修生的負責人，要盡一切可能，準備新一代盡忠職守和熱心的司鐸，裝備好人性、學術和靈性各方面的才能，為能在二十一世紀擔任司鐸的職務。

在正確重視司鐸角色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明瞭平信徒獨有的聖召。有時，把平信徒的傳教工作與平信徒職務混淆，會使人認為他們的教會角色只限於內務。然而，按梵二的觀點，在任何地方，不論在家庭裡，在家中，或在工作的地方，當平信徒生活自己來自聖洗的聖召時，他們便是積極參與教會聖化世界的使命。重新關注平信徒的傳教工作，有助釐清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職能，因而對社會的福傳工作帶來一股很大的推動力。

**2010年4月1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巴西（北部第二區）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對聖體敬禮的疏忽，有時是基督徒奧蹟意義模糊的指標和原因，例如在彌撒聖祭中感覺不到最重要和在工作的是耶穌，而是一個為許多事而忙個不可開交的團體，他們原應專心致志，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那一位——他們的主身上。基督信友參與禮儀的最主要和基本態度不是要幹什麼，而是要聆聽、開放自己、接納的態度。這裡所說的接納，

絕對不等於對所發生的事保持被動，或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是按「真教會的純正本質」去合作——因著天主的恩寵，重新有能力這樣做。「這教會本身就是屬人的同時也是屬神的，有形兼無形的，熱切於行動，又潛心於默禱；存在於現世，卻又是出世的。不過，其屬人的成分，應該導向並從屬於神為的成分，有形的導向無形的，行動導向默禱，現世的是為了我們所言追求的未來的城邑」（《禮儀憲章》2）。如果在禮儀中基督的形象沒有浮現出來，——既然祂原是最主要的，並且真實地臨在禮儀中，使這禮儀變得有效——我們所舉行的便不再是基督徒禮儀，因為它應完全有賴於主，被祂具創造力的臨在所支撐的。

2010年4月2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庇護四世會所（Casina Pio IV）與「亮聲」（Vox Clara）

委員會成員共進午餐時的講話

（……）感謝「亮聲」（Vox Clara）在最近八年來所做的工作，為禮儀及聖事部所負責的禮儀經文英語翻譯任務提供協助及建議。這實在是個團隊式的合作。你們不僅代表著五大洲的委員之間的協作，更不斷努力收集從世界各地英語地區的主教團的貢獻。我感謝你們致力翻譯方面的研究，以及整理繁多的諮詢結果。我感謝各位專家，為了服務普世教會，獻出他們研究的成果。感謝禮儀及聖事部的各級主管和職員，每日孜孜不倦地監察著這些經文的編輯和翻譯過程，這些經文所宣告的，正是我們在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內得救的真理。

聖奧思定以美妙的方式，講出洗者若翰在約但河邊所發出的「明亮呼聲」（vox clara），與他所宣佈的「聖言」之間的關係。他說：有一把聲音與聆聽者分享訊息，而這訊息早已在那說話者的心中。一語既出，它就存在於聽者和講者的心中，聲音的任務既已完成，便可以消失（參見 *Sermone* 293）。我非常高興得悉羅馬彌撒經書的英語譯本即

將出版，使你們默默耕耘所備妥的經文，可以在世界各地舉行英語禮儀時宣讀出來。透過這些神聖的經文和所配合的動作，基督將在他子民中間活躍地臨在。有份協助這些話發聲的「聲音」，業已完成它的任務。

新的任務隨之出現，它不直接屬於「亮聲」的職能範圍之內，但在各方面都與你們有關，就是準備神職人員和信友們接受新譯本的工作。有許多人沿用了前譯本四十年之久，將會感到難以適應未習慣的經文。我們介紹這改變時，須伴以教理講授應有的觸覺和適時性，好能肯定地被採納。我希望這樣能避免任何混亂和迷失的危險，使這改變反而能成為革新的踏板，在世界各英語地區能加深對聖體的敬禮。

親愛的主教弟兄、可敬的神長和朋友們，我希望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欣賞你們所付出協作的努力。你們辛勞的成果，很快便可應用於各地的英語團體。正如天主子民的祈禱有如馨香上升到天主面前（參見詠140:2），願上主的祝福也降臨於所有運用自己的時間和經驗，編輯出這些祈禱經文的人身上。感謝你們，願你們為天主子民所付出的慷慨服務，能得到豐盛的回報。

### 2010年9月1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伯明翰與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的主教會晤

最後，我想和你們談談在這期間，你們主教職務的兩個具體問題。一個是即將出版的羅馬彌撒經書新譯本。我想藉此機會感謝你們每一位所作的貢獻，在修訂和批准經文時，這樣細心行使主教團的職能。你們為整個英語世界的天主教徒提供了一個極大的服務。我鼓勵你們抓緊這新譯本所提供的機會，深入地作一個聖體聖事的教理講授，並促進一個更新的舉行感恩聖事的熱忱。「天主子民對感恩聖事的信德愈



活潑，他們參與教會——即基督交託給祂門徒的教會的生活，就越發徹底。」（愛的聖事，6）。

### 2011年10月2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澳洲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最後，身為主教，你們意識到自己有特殊責任去關注禮儀的舉行。羅馬彌撒經書新譯本，是聖座與世界各地主教和專家合作的重要成果，目的是充實和深化天主子民向天主獻上的讚頌之祭。請幫助你們的聖職人員接納和重視這成果，使信友在適應這經書新譯本時，能獲得聖職人員的幫助。我們都知道，神聖禮儀和它們的形式，已深深刻在每一位天主教信友的心中。請盡一切努力，促進教理導師和樂師的有關培訓，使你們教區舉行羅馬禮儀時，能盡善盡美，堪當於上主，令所有人都獲得神益。這樣，你們在各項牧靈工作上努力不懈，在「南十字座」的標記下，引導澳洲的教會邁向天鄉。

### 2011年11月26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到羅馬述職的美國主教團的一群主教講話

在這些日子裡，美國的教會正再次審核羅馬彌撒經書的新譯本。我感謝你們的努力，為確保這新譯本啟發一種恆常的教理講授，突顯禮儀的真正性質，尤其是基督為救贖世界所作犧牲的獨一無二價值。基督徒敬禮的意義和重要性一旦被削弱了，只會削弱平信徒固有和基本的聖召的意義——將福音的精神滲入俗世秩序。美國守禮拜日的傳統實令人感到自豪。這遺產應加以鞏固，勸勉人為天國服務，並按照它不

變的真理更新社會的各階層。

2012年2月1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宗座羅馬大修院舉行聖言誦讀

「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羅 12:1）：保祿這句勸諭有什麼意思？「獻上你們的身體」：他所指的是禮儀，是天主，是天主的至高無上，但說的禮儀並不是指儀式，而是指生活。我們自己，我們的身體；我們在自己的身體內，要以身體作為禮儀。這就是新約新穎之處，我們稍後會再作討論：基督獻上自己，取代了其他所有的犧牲。他願意把我們「牽進」他奧體的共融內：我們的身體與他的身體一起成為天主的光榮，成為禮儀。「獻上」一詞，希臘文為“parastesai”，不只是一個寓意，象徵我們的生活將是一個禮儀；相反，真正的禮儀就是那以我們身體作的禮儀，即我們在基督奧體內的生活，正如基督自己成了世界的禮儀，宇宙的禮儀，好把所有的人吸引到自己那裡。

「在你們的身體」、「獻上你們的身體」：這些話是指整個人而言，不能分割成心靈和身體，或精神和肉體；我們自己是在身體內，而身體從心靈得到活力，身體本身必須實現我們的崇拜行動。試想一想——或許每人都可以稍後反省這些話——我們每天活於身體內，活於每件瑣事內，這生活應從天主的事實得到啟發、滲透和浸淫，應成為與天主一起的行動。這並不是說我們應常想著天主，而是說我們應真正被天主的事實所滲透，以致我們的整個生活——不僅是某些思想——成了一個禮儀，成為敬拜天主的行動。保祿接著說：「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的祭品」（羅 12:1）：這話的希臘文是“logike latreia”，在感恩經第一式變成了“rationabile obsequium”（合理的敬禮）。這是崇拜的新定義，以舊約聖經和希臘哲學為基礎：它們可謂

兩條河，兩者都流向同一點，滙合於基督徒和基督的新禮儀中。在舊約聖經中，人們一開始已經明白到天主不需要牛、公綿羊這些東西。天主在詠 50 (49) 中說：你們以為我吃牛犢，或者我喝山羊的鮮血？我不需要這些東西，我不喜歡它們。我不吃不喝這些東西。它們對我來說都不是祭獻。祭獻就是讚頌天主，你們如果到我這裡來，便是讚頌天主（參見詠 50:13-15,23）。因此，舊約聖經所朝向的是人本身要成為天主的讚頌，這些外在的東西、標記、代替品，都要消失。

希臘哲學的世界也有同樣的事情出現。人們愈來愈明白到，他們不能用動物或祭品這些東西來光榮天主，只有人的“logos”（理智），他的理性要成為天主的光榮，成為真正的崇拜。這思想是指人必須走出自己，與“Logos”結合，即與世界獨一無二偉大的理智結合，這才是真正的崇拜。不過這思想仍欠缺某些東西：因為按希臘的這種哲理，我們必須脫離身體，將自己昇華至精神；只有精神才算是崇拜。然而，基督宗教不是純粹一種精神化，或一種倫理化的生活；它是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基督就是“Logos”，是取了血肉的「聖言」，是他把一切聚集起來。因此我們在他內、與他一起、並在他的奧體內，作為這奧體的肢體，真正成了天主的光榮。我們必須緊記：一方面，我們固然脫離這些物質的東西，接納了一個更靈性的崇拜天主的觀念；但另一方面，至論精神成為血肉，我們的身體被基督奧體吸納，我們對天主的讚頌，便不只於說話或行動，而是我們整個生活的事實。我認為我們必須反省這一點，並祈求天主助佑，使我們內的精神也成為肉身，而我們的肉身都充滿著天主聖神。

在聖若望福音第四章我們也可找到同一個事實，當耶穌對撒瑪黎雅婦人說：將來人們將不在這座山或在那座山，不再按這種或那種儀式來朝拜，而是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參見若 4:21-23）。脫離這些肉體的儀式，固然是一種精神化，但這精神和這真理不是任何抽象的精神：這精神是天主聖神，而這真理就是基督。以心神和真理朝拜即是透過天主聖神，實在地進入基督的奧體，在真理的生命之內。因此，我們便成了真理，成了光榮天主的行動。要在基督內成為真理，我們必須整

個投入。

「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這才是你們合理的敬禮」（羅 12:1）：我們的生活應成為敬禮天主的禮儀，讓聖言化成我們的血肉，每天與基督一起。討論過這基本定義之後，聖保祿繼續說：「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12:2）。「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基督徒需要不隨波逐流，不讓自己被同化。這不等於我們要遁世，對世界漠不關心；相反，我們希望改變自己，讓自己被轉化，從而轉化世界。我們必須謹記，在新約聖經，特別是聖若望福音中，「世界」一詞有兩個意思，它指出有關問題和事實。「世界」一方面是天主創造的，天主愛世界，為了世界甚至交出自己和祂的聖子；世界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愛世界，並且將自己獻上，使它能成為真正的創造，並回應祂的愛。但「世界」也代表另一個概念，“kosmos houtos”：那邪惡中的世界，那處於惡勢力之下，反映原罪的世界。我們今天——舉例說——可在經濟和傳媒當中找到這惡勢力，它們本身是有用和好的，卻容易被濫用。兩者都是必需的，因為它們可以有用的，但有時卻被濫用，以致經常與它們本身的意圖相反。

## 2012年6月17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都柏林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的閉幕講辭

本屆聖體大會適逢世界各地教會正準備慶祝信德年，以紀念梵二開幕五十週年，這會議推動了羅馬禮儀作出前所未有的革新。基於不斷更深入探討禮儀文獻，梵二提倡信友完全和主動參與感恩聖祭。今天，我們距離大公會議教長們對禮儀改革所表達的期望已有一段時間，根據教會在後梵二時期的普遍經驗，明顯地已收到莫大的成果；但同樣明顯地也出現過不少誤會和異常的情況。大公會議教父所要的外在形式方面的改革，是為了令人更容易進入奧蹟的最深處。改革的真正目

的就是領導人們與那位臨在於感恩聖事內的主親身相遇，即與生活的天主相遇，好使他們透過與基督的愛接觸，也能增進弟兄姊妹間的相親相愛。然而，修訂禮儀的形式往往只停留於外在的層面，而「主動參與」也往往與外表行動混為一談。因此，在真正的禮儀改革方面，尚有很多要做的地方。在一個已變化，並越來越重視物質東西的世界中，我們需要學習重新認識復活的主在奧蹟中的臨在，唯獨祂能令我們的生命富有生機和深度。

感恩聖祭是整個教會的崇拜行動，但這聖祭也要求每一位基督徒致力於教會的使命；它召叫我們成為天主神聖的子民，也召叫我們個人的成聖；我們應以很大的喜樂和純樸的心，但也應盡量以合宜和尊敬的態度，舉行感恩聖祭；它邀請我們悔罪，也叫我們寬恕弟兄姊妹；它在聖神內使我們團結一致，也在同一聖神內命令我們把救恩的喜訊帶給其他人。

此外，感恩聖事是紀念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在新而永久的盟約中，他獻上自己的體血，為使人獲得罪赦和轉化世界。愛爾蘭在多世紀以來，深受彌撒聖祭的薰陶，並從中得到力量和恩寵，使世世代代的修道者、殉道者和傳教士，英勇地在自己的國家活出信仰，並超越你們國家的海岸，傳揚天主愛與寬恕的喜訊。你們是這教會的承繼人，這教會是世上強而有力的美善，為了基督和他神聖的母親，給予多不勝數的人深刻和持久的愛。你們的祖先在愛爾蘭教會中，知道怎樣致力成聖和在個人的生活上堅守信仰，知道如何傳揚來自福音的喜樂，又知道怎樣促進透過與伯多祿聖座共融而屬於普世教會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向下一代傳遞對基督信仰和德行的愛慕。我們公教會的信仰，深受天主臨在的意識所薰陶，被四周受造界的美所吸引，又透過個人的悔罪和意識到天主的寬恕而得到淨化：這樣一個信仰遺產，若能恆常呈奉到奉獻基督犧牲的彌撒聖祭的祭台上，必能日趨完善和獲得滋養。這一段偉大信仰和愛歷史卻使我感恩和喜悅，可是近日披露了有些司鐸和度獻身生活人士，對那些付託給他們照顧的人所犯的罪，實在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們不是向這些人指示邁向基督、邁向天主的道路，

也沒有見證祂的美善，反而侵犯了他們，損害了教會的信譽和訊息。我們應怎樣解釋：這些定期領受主的聖體，以及在修和聖事中告自己罪的神職人員和修道人，竟能作出這樣的侵犯？這仍是一個奧秘。明顯地他們的基督信仰，不再受到與耶穌基督相遇的喜樂所滋養：這已淪為純粹一個習慣。梵二的努力正是要克服這類基督信仰，重新發現信仰是與良善的耶穌基督深入的個人關係。聖體大會也有類似的目的。在這裡我們渴望與復活的主相聚。讓我們求祂觸動我們內心的深處。但願那位在復活時向宗徒們噓氣，並把聖神傳給他們的主，也同樣賜予我們祂的噓氣，賜與我們聖神的力量，幫助我們成為真正見證祂的愛和真理的人。祂的真理就是愛。基督的愛就是真理。

## 9. 逾越奧蹟——禮儀——感恩聖祭

2007年4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主的晚餐彌撒的講道

（……）金口聖若望有一次在他教授有關感恩聖事的教理時寫道：梅瑟，你在說什麼？一隻羔羊的血竟能潔淨人類？從死亡中拯救他們？牲畜的血豈能潔淨人類，拯救人類，反抗死亡的勢力呢？金口聖若望繼續說：事實上，羔羊只能構成象徵性的行動，表達人們等待和渴望那位來到，祂有能力完成牲畜的祭獻所不能完成的事。耶穌不用羔羊和聖殿來舉行逾越節，然而不是沒有羔羊和聖殿。他自己就是人們所期待的羔羊，那真正的羔羊，正如洗者若翰在耶穌開始傳教工作時所指出的：「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若 1:29）祂自己就是真正的聖殿，生活的聖殿，是天主居住在其中的聖殿，在這聖殿裡我們可與天主相遇和朝拜祂。基督的血，即那位既是真人——是我們當中的一位，又是天主子者的愛，他的血可以拯救。拯救我們的是祂的愛，祂因這愛而自願把自己賜給我們。人們思念祭殺無辜和無玷羔羊的行動，但這已沒有效用，卻在那同時成了羔羊和聖殿的一位身上，找到了答案。

所以，十字架成了耶穌新的逾越奧蹟的中心。祂帶給我們的新恩賜，也是由十字架而來。就是這樣，十字架常存於感恩聖事內，使我們能世代代與宗徒一起慶祝新的逾越節。恩寵來自基督的十字架。「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如今祂把這生命送給我們。逾越節晚餐的「哈加達」（haggadah，巴斯卦敘述）原是記念天主昔日的拯救行動，卻成了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的紀念，這紀念不是純粹追念過去的事蹟，而是把我們吸引到基督愛的臨在當中。晚餐後的「祝謝經」（berakha），以色列人讚頌和感恩的祈禱，於是成

為我們所舉行的感恩祭，主在這聖祭當中祝聖我們的餅酒禮品，為的是在餅酒內將他自己賜給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不斷加深明白這奇妙的奧蹟，不斷加深愛這奧蹟，並在這奧蹟中不斷加深愛祂。求祂繼續以共融聖事（領聖體），吸引我們進入祂內。求祂幫助我們，不要為自己而保留生命，卻要把生命獻給祂，好能與祂一起工作，使人們都能找到生命——真正的生命，只可來自本身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位。亞孟。

## 2008年12月1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保祿六世大禮堂接見信友的講道

聖保祿（16）聖事的角色

（……）在上一個星期三的教理講授中，我們跟聖保祿一起看了兩件事。第一件是：人類歷史一開始，我們已經妄用了天賦的自由，企圖脫離天主的旨意，因而蒙上罪污。人這樣非但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反而與真理對抗，結果歪曲了我們的人性。尤其歪曲了那些最基本的關係：人與天主的關係，男女之間的關係，人與大地的關係。我們也提到人類歷史所受的污染，擴散到整個結構，使這流傳下來的缺憾，繼續在這歷史內蔓延，以致今日隨處可見。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我們從聖保祿認識到，在那位人而天主的耶穌基督內，一個在歷史中並有關歷史的新開始已經展開。這歷史的基礎建立在這位從天主而來的耶穌身上，祂藉自己對天父所說的「是」，為這歷史拉開序幕。易言之，這歷史並非建立在那虛假的解放及所帶來的傲慢，而是以愛和真理為基礎的。

但現在我們要問：我們如何走進這個新開始，進入這個新歷史中？這個新的歷史如何來到我身上？我們知道作為人類整體的一份子，我們



透過傳宗接代，都無可避免地與第一個污染了的歷史拉上關係。然而，我們如何能與基督共融，如何能「重生」成為新人類一份子？耶穌如何進入我的生命，走進我的存在？以下是聖保祿和整部新約對這些問題所給予的基本答案：就是透過聖神的工作。若說第一個歷史是從傳生而來，第二個歷史便是始於聖神，即復活的基督的神。這位聖神在五旬節那天，創造了這個新人類，這個新團體，亦即基督的奧體——教會。

不過，我們仍要說得更具體一點：這位基督的神——聖神，如何變成我的神。答案是透過三個互相連繫著的方式。第一個方式是：基督的神到來敲我的心門，祂觸動我的內心。然而，由於這個新人類必須是一個真實的身體；由於聖神必須將我們結合起來，以便創造一個真正的團體；由於這個新開始的特色，是要克服分裂和將分散的聚集起來；於是這位基督的神，採用了兩種可見的聚集方式：宣講的聖言和聖事的聖言，特別是聖洗和感恩聖事。在《致羅馬人書》中，聖保祿這樣說：「如果你口裡承認耶穌為主，心裡相信天主使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了，你便可獲得救恩」（10:9），即是進入那個新歷史，那個生命的而非死亡的歷史中。然後聖保祿繼續說：「但是，人若不信祂，又怎能呼求祂呢？從未聽到祂，又怎能信祂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若沒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講呢？」（羅 10:14-15）。他還在另一處繼續說：「所以信德是出於聆聽」（羅 10:17）。信德並非我們思想的產物，或來自我們的反省，而是一種我們無法發明的新事物，我們只能夠把它視作禮物，當作出自天主的新事物來接受。而且，信德並非來自閱讀，而是來自聆聽。信德並非只是屬於內在的事，而是在於與「某一位」的關係。信德需要遇到宣講，需要有宣講及創造共融的那一位。

最後一點關於宣講：宣講的人是被另一位派遣，而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說話。宣講有一個始自耶穌的結構：耶穌由父派遣，之後耶穌派遣宗徒——「宗徒」這詞的意思正是「被派遣者」——然後再從宗徒的服務和使命延續下去。上面所說的新歷史的結構，就是出現在一系列派

遣的結構中，我們在這結構中最後聽到天主親自在講話，即祂的聖言，祂的聖子向我們講話，這話臨到我們中間。為了實在創造一個新人類，天主的聖言於是成了血肉，就是耶穌。為此，正如聖若望所說，在這使人由水及聖神而重生的洗禮中，聖言的宣講成了聖事。聖保祿在《致羅馬人書》第6章，很深入的講解了聖洗聖事。雖然我們剛聽過這段經文，不過，值得把這段經文再引述一次：「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受過洗歸於基督的人，就是受洗歸於祂的死亡嗎？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祂同葬了，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羅 6:3-4）。

當然，對於這段含義深奧的經文，我無法在今次的教理講授中，作詳盡的講解。我只想簡略的解釋以下三件事。第一：「我們受過洗」這句話在原文是被動語態。這表示沒有人可以給自己施洗，我們需要另一位給我們付洗。也就是說，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過程是被動的。只有從另一位的手上，我們才可以成為基督徒。而這使我們成為基督徒，將信德賜給我們的「另一位」，首先就是信友的團體——教會。我們從教會那兒接受了信德，接受了聖洗。若我們不讓這個團體來形成我們，我們不會成為基督徒。一種自主的、自我產生的基督宗教，本身已是一種矛盾。因此，首先這「另一位」就是信友的團體——教會。其次，這個團體也不是按自己的思想及意願行事。這個團體也是在一種被動的過程中生活：只有基督自己才可以建立教會。因此，基督才是聖事的真正施予者。這是第一件事：沒有人可以自己替自己付洗，沒有人可以使自己成為基督徒。他者使我們成為基督徒。

第二件事：聖洗不僅是洗滌。聖洗是死亡和復活。在《致迦拉達人書》中，聖保祿親口講出與復活的基督相遇，如何改變了他的生活，他這樣形容這改變說：我死了。在那一刻，一個新生命真正開始了。因此成為基督徒，遠遠超過進行一次美容手術，為一個差點完美的人加添點美麗。聖洗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是一次重生：是死亡與復活。當然，舊有生命的一切美善，都會在這復活中再次出現。

第三件事：物質是這聖事的一部分。基督信仰並非一個純靈性的事實。這信仰也涉及肉身，涉及整個宇宙，並指向那新天新地。我們回到聖保祿那段經文的最後一句：「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這是我們大家要自我省察的一點：在新生活中度生。這是有關聖洗。

現在讓我們看看感恩聖事。我曾經在其他教理講授中指出，聖保祿是如何帶著深切的尊敬，將他承自那些最後晚餐的見證人有關感恩聖事的傳統，逐字逐句的傳下來。他把所聽到的話傳遞下來，有如一件交給他保管的珍貴寶物。亦正因為這樣，我們知道這些話確實來自最後晚餐的見證人。讓我們一起聽聽保祿的話：「這是我從主所領受到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耶穌在祂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為紀念我』。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這樣行，為紀念我』」（格前 11:23-25）。這是一段含義無窮的經文。在今日的教理講授中，我只簡略地提出兩點。關於主拿起杯時所說的話，保祿這樣傳給我們：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耶穌這句話暗示著兩段舊約經文：第一段經文是《耶肋米亞先知書》所說的，一個新盟約的許諾。透過以上這句話，耶穌對祂的門徒、同時也對我們說：現在，就在這一刻，這個新盟約正藉著我，藉著我的死亡成為事實；一個人類的新歷史正從我所傾流的血中，在這個世界上展開。然而，在耶穌這句話中，也暗示了西乃山立約的那一刻，當時梅瑟這樣說：「看，這是盟約的血，是上主本著這一切話同你們訂立的約」（出 24:8）。當然，西乃山上所流的是動物的血。而動物的血只能夠表達一種意願，要等到真正的犧牲祭獻，真正的敬禮的出現，這意願才能夠成為事實。主透過這杯，賜給我們那真正的犧牲。這唯一的真犧牲，就是聖子的愛，因著這愛——永恆的愛，世界得以進入這新盟約中。因此舉行感恩聖事，就是代表基督將祂自己，將祂的愛情，給了我們，好使我們相似祂，並藉此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有關感恩聖事教義的第二個重點，也來自《致格林多人前書》，聖保祿這樣說：「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

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格前 10:16-17）以上這些話，同樣顯示出感恩聖事的個人特性和社會特性。基督親自和我們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但是同一位基督，也與我身邊的男女眾人結合在一起。基督固然是我的食糧，但祂也是別人的食糧。基督將我們眾人與祂結合在一起，並藉此使我們彼此結合起來。我們在聖體聖事中領受了基督。然而基督一樣使我的近人與祂結合在一起：這表示在感恩聖事中，基督和我的近人是分不開的。正因為這樣，我們眾人只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此，一個欠缺與眾人共融的感恩祭，是一個被妄用了的感恩祭。這裡所涉及的，正是教會作為基督——復活的基督——的奧體這端教義的基礎和中心。

讓我們也看看這端教義的整個事實。在感恩聖事中，基督將祂的身體賜給我們。透過祂的身體，祂將自己給了我們，藉此將我們變成祂的身體，使我們與祂復活的身體結合在一起。當人進食普通食物時，這食物經過消化過程，成為身體的一部分，轉化成人生命的本質。可是在共融聖事中所進行的過程，卻正好相反。當我們領聖體時，主基督將我們吸收到祂的奧體內，將我們帶進祂那個光榮的身體內，於是我們眾人都成了祂的奧體。誰若只讀格前 12 和羅 12 這兩章經文，可能會把基督奧體是由不同神恩所組成的有機體這講法，視為只是一種帶有社會學和神學意味的譬喻而已。事實上，在羅馬人的政治學中，國家的確曾被比喻為一個由不同肢體所組成的身體，各人在這有機體內都有他的功能；也正是功能上的多元和差異形成一個身體，各人在這身體內都有自己的位置。只讀格前 12，真的有可能以為保祿是想將羅馬人這種政治學思想，轉移到教會身上，以為保祿單單講及一種教會的社會學。然而，誰若留意格前 10 的內容，便會看到教會的實況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實況比之於一個國家的有機組織，深刻和真實得多。原因是因為基督實在將祂的身體給了我們，並將我們變成祂的身體。所以我們真的都結合在基督那個復活了的身體內，如此一來，我們也的確彼此結合在一起。因此，教會並非只是個像國家般的組合，教會是一個身體。教會並非只是一個組織，而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有機體。

最後，我也想就婚姻聖事簡單地講幾句話。關於這件聖事，《致格林多人書》給我們的資料不多，反而在《致厄弗所人書》中，保祿真的深入地發展出一個婚姻聖事的神學，他稱婚姻為一個「偉大的奧蹟」。當然如他所說的，這是「指著基督和祂的教會說的」（弗 5:32）。這段聖經令夫婦彼此間的關係，有一個上向的幅度。夫婦二人應採用愛的言語來表達彼此的服從，以基督對教會的愛情作為典範。因此，這個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成了夫婦在婚姻中愛情的首要神學意義，也提升了夫婦的感情關係。設若一對夫婦在他們的人性和感性成長上，努力使自己常與聖言的效能和聖洗的意義連繫，那麼他們將會好好地活出一段真實的婚姻。基督聖化了教會，又以由聖言伴隨著的洗禮的水潔淨了她。夫婦二人共領主的體血，除了令人看得見這個因聖寵而變得不可拆散的結合外，同時也鞏固了這結合。

最後讓我們一起聆聽聖保祿對斐理伯人說的話：「主快來了。」（斐 4:5）我想我們大家都明白聖保祿這句話的意思，透過聖言和聖事，主接近我們的生活。讓我們一起向祂祈求，使我們在心靈的深處，常能感受到祂的臨近，並因此給我們帶來喜悅——那種只有耶穌真正臨近時，才會有的喜悅。

### 2009年7月4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重開聖保祿小堂時舉行晚課中的講道

在這裡（聖保祿小堂）我們沒有與群眾舉行的隆重禮儀。在這裡，聖伯多祿的繼承人和他的合作伙伴，靜靜地默想和朝拜生活的基督，那位特別臨於聖體聖事內的基督。

整個救贖工程都集中在感恩聖事中：在耶穌聖體內，我們可以瞻仰出死入生的奧蹟、愛情戰勝暴力的凱旋。我們以信德的眼光，能認出在

餅酒形下隱藏著耶穌復活後向宗徒們顯示的光榮，即耶穌在山上顯容時，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所預見的光榮。耶穌顯聖容這個奧蹟，正是 Simone Cantarini 為這小堂所作巨型畫很獨特地表達出來的。事實上，整座小堂的一切，包括 Lorenzo Sabatini 及 Federico Zuccari 的壁畫，以及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後來所收集的不同藝術家的傑作，這一切可說彙合成一首讚美詩，歌頌生命和恩寵戰勝了死亡和罪惡，向救主基督獻上愛情和讚頌的大合奏，實在十分引人入勝。

## 2010年4月1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 向到羅馬述職的巴西（北部第二區）主教團的主教講話

在復活顯現中，因為驚訝想說的話說不出，看見師傅復活了，他的臨在勝過千言萬語：我曾死過，但如今卻活著，你們也要藉著我而生活（參見默 1:18）。正因基督活著和已復活了，他可以成為人類的「活生生的食糧」（6:51）。因此我覺得伯多祿職務的核心和泉源，就在感恩聖事中，它是基督徒生活的心臟，教會福傳使命的泉源和高峰。那麼，你們可以明白伯多祿繼承人，對於令公教信仰最獨特之處變得模糊不清的一切，是多麼的憂心：今天主耶穌基督繼續活著，而且在已祝聖的餅酒形下真實臨在。

對聖體敬禮的疏忽，有時是基督徒奧蹟意義模糊的指標和原因，例如在彌撒聖祭中感覺不到最重要和在工作的是耶穌，而是一個為許多事而忙個不可開交的團體，他們原應專心致志，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那一位——他們的主身上。基督信友參與禮儀的最主要和基本態度不是要幹什麼，而是要聆聽、開放自己、接納的態度。這裡所說的接納，絕對不等於對所發生的事保持被動，或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是按「真教會的純正本質」去合作——因著天主的恩寵，重新有能力這樣做。「這教會本身就是屬人的同時也是屬神的，有形兼無形的，熱切於行

動，又潛心於默禱；存在於現世，卻又是出世的。不過，其屬人的成分，應該導向並從屬於神為的成分，有形的導向無形的，行動導向默禱，現世的是為了我們所言追求的未來的城邑」（《禮儀憲章》2）。如果在禮儀中基督的形象沒有浮現出來，——既然祂原是最主要的，並且真實地臨在禮儀中，使這禮儀變得有效——我們所舉行的便不再是基督徒禮儀，因為它應完全有賴於主，被祂具創造力的臨在所支撐的。

有人以本土化為名而冒著陷入宗教混合主義，在舉行彌撒聖祭時引入其他宗教的禮節或狹隘的文化特徵（參見《救贖聖事》訓令，79），他們實在離經背道！感恩聖事的奧蹟是「一份厚禮」——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這樣寫道——「不能讓它的意義變得模糊，並受到輕視」，特別當人「把感恩聖祭中犧牲祭獻的意義除去，只當做一種友愛的盛筵來慶祝」（《活於感恩祭的教會》10）。在不同動機背後存在著一種心態，不能接受天主可以真實介入世界來拯救人類。然而，「人亦發現自身沒有能力，有效地克勝罪惡的攻擊，致使感到自身就如為鐵鏈所束縛」（《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3）。在自然神論者眼中，承認天主能以拯救行動來介入，改變這個疏離和罪惡的情況，這是一種「整體論」。他們對於聖事作為有效標記，能使救世的犧牲臨現，也抱同樣的態度。在他們眼中較易接受的是，彌撒聖祭不外乎是另一種標記，能符合一個不明確的團體情感。

但崇拜不能來自我們的想像，否則便是在黑夜裡的呼聲，或是一種自我肯定。真正的禮儀應有天主的回應，祂顯示我們可怎樣崇拜祂。「教會之所以能夠慶祝和敬拜基督臨在於聖體中的奧蹟，那正是因為基督首先在十字架的祭獻中，將自己給了教會」（《愛的聖事》宗座勸諭，14）。教會活於這臨在，它之所是和存在的原因，就是要向整個世界撒播這臨在。

## 2010年5月5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聖伯多祿廣場的公開接見活動

聖化的職務（munus sanctificandi）

（……）上星期日，當我在都靈作牧民探訪時，有幸能在聖殮布前停下來祈禱。這幾天，在展示聖殮布的莊嚴大會上，我加入二百多萬朝聖者的行列，有機會瞻仰它。這塊神聖的殮布能滋養基督徒的信仰，加增他們的熱心，因為它推動人到基督的面容前，到被釘和復活的基督身體前，去默想逾越奧蹟，基督信仰的核心訊息。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是那復活了、仍活著、且在歷史中行動的基督身體的活肢體，各按自己的功能，肩負著主願意託付給他的任務（參見羅 12:5）。今天，在這次教理講授中，我想回到司鐸的特別職務去，按照傳統，這職務主要分為三種：教導、聖化和管理。在之前的教理講授中，我已談及這三個使命中的第一個：教導：宣揚真理，宣揚那在耶穌基督內所啟示的天主。換言之，就是先知的職務：使人與真理接觸，助人認識生命的本質和事實本身。

今天我想簡單地向你們談論司鐸第二個職務，聖化人類，尤其是透過教會的聖事和崇拜。首先我們要問問自己：「聖」這字是什麼意思？答案是：「聖」是天主特有的本質，即絕對的真、善、美、愛——明亮的真光。聖化一個人因此等於使他與天主接觸，與祂的光明、真理和純愛接觸。明顯地這樣的接觸能轉化人。在古時人們都堅信：沒有人能看見天主而不立即死去。真理和光的力量實在太大！倘若人與這絕對的電流接觸，他必不能活下去。另一方面，也有這樣一個信念：人與天主若沒有最低限度的接觸，他是沒有可能生存的。真理、美善和愛，是他生存的基本條件。問題是：人怎樣才能與天主有這樣基本的接觸，而不會被天主的偉大窒息而死？教會的信仰告訴我們，是天主自己創造這個接觸，漸漸把人轉化為真正天主的肖像。

這樣我們又回到司鐸的「聖化」任務。沒有人能獨自靠己能力，使別



人與天主接觸。基本上它是來自聖秩本身的恩寵，是一份恩賜，是創造這接觸的任務。這接觸實現於宣講天主聖言的時候，在聖言中，祂的光前來與我們相遇。這尤其發生在聖事當中。（參見若望保祿二世，《羊群的牧者》宗座勸諭，32）。浸入基督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跡，是在聖洗聖事發生，是在堅振和修和聖事強化，是在聖體聖事滋養的。聖體聖事建立教會，天主的子民，基督的奧體，聖神的宮殿（cfr Giovanni Paolo II' Esort, ap, Pastores gregis' n.32）。因此，是基督自己使人成聖，即是祂把我們吸引到天主的領域去。儘管人性的貧乏，但因祂無限的仁慈，透過聖秩聖事，召叫一些人「同祂在一起」（參見谷 3:14），參與祂自己的司祭職，成為這聖化職務的施行人，祂奧蹟的分施者，與祂相遇的「橋樑」，天主與人及人與天主之間的媒介（參見《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5）。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有人傾向在司鐸的身分和使命上，優先考慮宣講的幅度，將聖化的工作分開；常有人認為必須克服純聖事的牧靈工作。但「克服」聖事的牧靈工作真的可以履行司鐸職務嗎？司鐸合宜地傳揚福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所謂優先宣講所指為何？福音告訴我們，耶穌確認宣講天主的國是他使命的目的，但這宣講不僅是一篇「講話」，它同時包括祂的行動；耶穌所行的標記和奇蹟，表示天國是現在的事實，這天國最終亦即祂本人自己，即祂的自我奉獻，正如我們在今天福音的讀經中所聽見的。聖秩職務也是這樣：司鐸代表基督——父所派遣者，透過「聖言」和「聖事」，以整個肉身和靈魂，以標記和說話，去延續基督的使命。聖奧思定在致提阿貝（Thiabe）的主教安諾拉托（Onorato）的信中，提到司鐸時說：「讓他們成為基督的僕人，基督的說話和聖事的施行者，奉行他所命令和許可的」（*Epist.* 228, 2）。我們需要反省，有否在某些情況下，低估了忠誠地履行聖化職務的價值，也許這代表著我們對聖事救贖功效的信念有所動搖，最終即是對基督和祂的聖神，透過教會在世界上的工作，有所懷疑。

到底是誰救贖了世界和人類？我們可提供唯一的答案是：納匝肋的耶穌，那被釘死及已復活的主基督。基督為人帶來救贖的死而復活的奧

蹟，又是在哪裡實現的呢？是在基督透過教會的行動中，尤其在感恩聖事內，這聖事使天主子救贖的祭獻臨現；是在使人脫離罪惡的死亡，而獲得新生的修和聖事中；以及在其他各件聖化聖事的行動中（參見《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5）。因此，提倡一種合適的教理講授，幫助信友們明白聖事的價值，這是很重要的；但同樣需要的是，按聖若翰·維雅納的表樣，隨時候命，慷慨和細心地把恩寵的寶庫送贈給弟兄姊妹們，這些恩寵都是天主放在我們手中的，而我們並不是它們的「主人」，而是保管者和管理人。特別在我們這個信仰似乎在減弱，但同時卻出現一種對靈性生活的重大需要和廣泛追求的時代裡，每一位司鐸都要緊記，在他的使命當中，傳教的宣講以及崇拜和聖事，是永遠不可分割的；他更需要促進一個健全的聖事牧靈工作，以建樹天主子民，幫助他們充份地生活禮儀、教會的崇拜，以及聖事——天主白白的恩賜及祂救恩計劃的自由和有效行動。

我在今年的聖油彌撒中曾說過：「聖事是教會崇拜的核心。聖事的意思，首先不是人自己要去做些什麼，而是天主率先藉著祂的行動與我們相遇，祂垂顧我們，領我們走向祂。……天主藉著物質的東西觸摸我們，祂取用受造之物，作為我們與祂相遇的媒介。（聖油彌撒，2010年4月1日）。在聖事中，「不是我們人在做些什麼」，這端關乎真理，且必須關乎司鐸的意識：每位司鐸清楚知道自己是天主救贖行動的必須工具，但他永遠是工具。這意識在他施行聖事時，應使他謙遜和慷慨，既要遵照天主教法典的規定，更要深信自己的使命是使人類與基督結合，使他們能向天主獻上自己，作為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參見羅 12:1）。在推崇聖化職務（munus sanctificandi）的優先和正確理解聖事牧靈工作上，聖若翰·維雅納再次成了我們的典範：有一天，面對一位自稱沒有信德，而要跟他理論的人，這位主任司鐸回應他說：「哦！我的朋友，你大錯特錯了，我不會跟你理論……但如果你需要安慰的話，請到那邊去吧……（他把手指向毫不留情的修和室的跪凳），請你相信我，有許多人先你而來，但從未後悔到這裡來（參見 Monnin A., *Il Curato d' Ars. Vita di Gian-Battista-Maria Vianney*, vol. I, Torino 1870, pp. 163-164）。

親愛的司鐸，請以喜樂和愛去度我們的禮儀和崇拜生活；這是復活的主以聖神的德能，在我們內、與我們一起、並為了我們而作的行動。我想再次向你們作出我近日的邀請：「請返回修和室，那裡是舉行修和聖事的地方，也是你們經常『居留』的地方，好使信友們能找到憐憫、輔導和安慰，感到自己被天主所愛和體諒，而且除了在聖體聖事的真實臨在外，也可在這裡體驗到天主的慈愛臨在」（2010年3月11日向聖赦院的講話）。我也想邀請每一位司鐸，要熱切舉行和生活感恩聖事，這是聖化工作的核心。耶穌想與你們在一起，在你們內，將自己賜給我們，向我們顯示天主無限的仁慈和溫柔；這是基督愛情臨現的唯一祭獻，它實現在我們中間，直達天主恩寵的寶座前，擁抱人類，並使我們與他結合（參見2010年2月18日向羅馬神職人員的講辭）。司鐸奉召在聖事和生活上，成為這偉大奧蹟的施行人。雖然「偉大的教會傳統，正確地把聖事的功效與個別司鐸的實際生活情況分開，從而使信友合理的期望恰當地得到保障」，但這並不減低「達致完備道德的需要和不可或缺的努力，這是每位名實相符的司鐸心中所應有的。」信仰的典範和聖德的見證，也是天主子民合理地期望從他們的牧者身上所見到的（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9年3月16日在神職人員全體大會的講辭）。正是在舉行神聖奧蹟時，司鐸找到他成聖的根源（參見《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12-13）。

親愛的朋友們，希望你們意識到司鐸對教會和世界來說，是個莫大的恩賜；透過他們的職務，上主繼續拯救人類，使自己臨在，聖化人類。你們應感謝天主，特別以祈禱和支持，守候在你們司鐸的身旁，尤其對那些在困難中的司鐸，使他們日益成為合乎天主心意的牧者。謝謝！

2010年9月1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威斯敏斯特城耶穌寶血主教座堂彌撒中講道

我感到非常高興，能在這座獻給耶穌寶血的主教座堂舉行我們的聚會，至聖聖血是天主透過祂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苦難、死亡和復活，表達慈愛救贖的標記。我向到此光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問好。

到訪這所主教座堂的人，定必深受擺放在教堂最奪目的大十字苦像所感動，它刻劃出基督的身體被苦痛所壓抑，被痛苦所折磨，無罪的犧牲，藉著自己的死亡，使我們與天父和好，並賜我們參與天主自己的生活。主基督張開雙臂，像要擁抱整座教堂，把圍繞著舉行感恩祭祭台四周，分享著祂祭獻成果的信友高舉向父。釘在十字架上的主在我們頭上和面前，作為我們生活和救贖的泉源——他是我們「未來鴻恩的大司祭」，正如今天第一篇讀經希伯來書的作者所定義的（希 9:11）。

在這令人印象深刻的苦像蔭底下，我想談談剛才在你們中間所宣讀的天主聖言，並反思至聖寶血的奧蹟。正是這奧蹟引導我們，認識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和賜給教會的感恩聖祭，以及祂的永恆司祭品位的一致性。藉著這司祭品位，祂坐在天父的右邊，不斷為我們——祂奧體的肢體——轉求天主。

讓我們以十字架上的犧牲開始說。基督所流的血是教會生活的泉源。大家都知道，聖若望把從主的身體流出的水和血，看作聖神所賜的天主性生命，這是在聖事中傳達給我們的（若 19:34；參見若一 1:7；5:6-7）。我們大致可以說，希伯來書是從這裡歸納出這奧蹟的禮儀含義。耶穌透過苦難和死亡，在永遠的聖神內的自我奉獻，因而成了我們的大司祭，以及新約的中保（9:15）。這話重複著主在最後晚餐中所說的話，他以這話建立了感恩聖事，作為他獻給我們的身體的標記，以及他所傾流的新而永久盟約之血的標記，以赦免罪過（參見谷 14:24；瑪 26:28；路 22:20）。

忠於基督的命令：「你們應行這禮，為紀念我」（路 22:19），教會在任何時候和地點都舉行感恩聖祭，直至主光榮再來。教會因祂在聖事中的臨在而感到喜樂，從祂為救贖世界的犧牲而獲得力量。感恩聖祭的事實，一直是公教信仰的中心，但在十六世紀時曾引起爭論，其後由特倫多大公會議鄭重地確認，其背景就是有關在基督內成義的討論。在英國這裡，正如我們所知，許多人不遺餘力地捍衛彌撒，經常付以沉重的代價，於是興起了聖體的熱心敬禮，成了這國內公教信仰的一個特徵。

基督體血的感恩祭獻，包括主的苦難奧蹟，這奧蹟在基督與體的肢體內，即每個時代的教會內延續下去。懸放在我們頭上的這個大十字架苦像，使我們想起基督——我們永遠的大司祭，祂每天把我們的犧牲、痛苦、需要、希望和盼望，與祂犧牲所賺取的功勞，一一結合起來。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我們獻上自己的身體，作為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參見羅 12:1）。在這意義下，我們都被帶進祂永遠的犧牲中，在我們的身體上，為了祂的身體教會——正如保祿所說的——補足基督苦難所欠缺的（參見哥 1:24）。在教會的生活中，在它的考驗和艱難中——按帕斯卡（Pascal）一句刻骨銘心的話——基督不斷在受苦，直至世界的終結（*Pensées*, 553, éd. Brunschvicg）。

我們在每個時代的殉道者身上，看到基督寶血奧蹟最具說服力的表達方式，他們飲過基督所飲的同一個杯，他們的血與基督的犧牲結合，為教會帶來新生命。這一點也在我們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身上反映出來，他們因著基督信仰的緣故，今天依然受著被歧視和迫害的苦楚。但是，祂也臨在，且時常隱藏在所有個別受苦的基督徒身上。他們把自己的犧牲與基督的犧牲結合，為的是聖化教會和救贖世界。我特別思念所有在心靈上與我在一起舉行感恩祭的人，尤其是那些病患者、長者、傷殘人士，以及所有在心神和思想上受苦的人。

## 逾越奧蹟——禮儀——感恩聖祭

2011年6月2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耶穌聖體聖血節彌撒中的講道

耶穌聖體聖血節與聖週四主的晚餐是分不開的。在主的晚餐，我們隆重慶祝建立聖體聖事。在聖週四晚上，我們重溫基督的奧蹟，他在擘開的麵餅和傾流的酒，為我們獻出自己。今天，在紀念耶穌聖體聖血的節日，天主子民朝拜和默想同一的奧蹟，至聖聖體將在城市和村鎮的街道上出遊，目的是表達復活的基督在我們當中行走，帶領我們邁向天國。耶穌在晚餐廳親切地賜給我們的，今天我們要公開的展示出來，因為基督的愛不只是保留給某些人，卻是為所有人而設的。在過去聖週四主的晚餐彌撒中，我曾強調聖體是由這地上的禮品——麵餅和酒轉化而成的，目的是為了轉化我們的生命，從而開始轉化世界。今天晚上，我想再次提及這方面。

我們大可以說，一切都是由基督的心開始。祂在最後晚餐，在受難前夕，感謝讚頌了天主，當祂這樣做時，祂以愛的力量，改變了祂即將要面對死亡的意思。祭台上的聖事，取名為「感恩祭」（Eucaristia），即感恩的行動，正表達出這個意思：麵餅和酒的本質變為基督的體血，就是基督將自己化為恩賜的成果。天主愛的恩賜比死亡還要強，使祂從死者中復活。正是這個緣故，聖體是永恆生命的食糧，是生命之糧。從基督的心，從他受難前夕的「感恩經」，流出那股動力，轉化宇宙、人類和歷史的事實。一切都來自主，來自聖三全能的愛，這愛在耶穌身上成了血肉。基督的心浸在天主的愛內，因此即使面臨被出賣和暴力，祂仍懂得感謝和讚美天主，就這樣改變事物、人和世界。

這種轉變得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一種共融，比分裂還要強，那就是天主自己的共融。我們用「共融」（“comunione”）一詞來指聖體，它總括了基督縱向和橫向的恩賜。「領受共融聖事」是一個非常美妙

的詞語，是指我們吃感恩祭餅。事實上，當我們做這行動時，我們與耶穌的生命共融，進入這生命的動力中，這生命是賜給了我們，並且是為了我們。這共融由天主而來，透過耶穌，直到我們這裡：這是在感恩聖事內傳達給我們的唯一的共融。我們剛才聽過，在第二篇讀經，保祿宗徒向格林多的基督信徒說：「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格前 10:16-17）。

聖奧思定幫助我們了解領受共融聖事而來的動力，他提到自己所見的一個景象，耶穌對他說：「我是強者的食糧。你要長大，便能得到我。不是你把我轉化成為你自己，像身體的食糧那般，而是你將要在我內得到轉化（*Conf.* VII, 10, 18）。當身體所需的食物被我們的器官所吸收，為身體提供滋養；但在感恩聖事中的食糧，卻大有不同：不是我們把它吸收，而是它把我們同化，因此我們變得肖似耶穌基督，他身體的肢體，與他合而為一。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事實上，正因為基督在聖體內把我們轉化成為祂自己，在這個相遇中，我們的個體變得開放，從自我中心釋放過來，加入耶穌自身內，然後沉浸在聖三的共融中。因此，聖體把我們與基督結合，同時也使我們向別人開放自己，使我們成為彼此的肢體：我們不再是四分五裂的，而是在祂內合而為一。共融聖事把我與其他人結合，有些甚至與我並沒有良好的關係，又或者他們是遠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由感恩聖事產生在教會內的一種深層次的團體感，正如偉大的聖人在社會上所見證的。他們都是非常敬愛聖體的人。誰在感恩聖事的麵餅中認出耶穌，他也在受苦、飢餓和口渴、作客、赤身露體、患病、在監裡的人身上，認出耶穌，而且他留意每一個人，以務實的方式致力為那些有需要的人服務。因了基督賜給我們的愛，我們基督徒有特別的責任建設一個同舟共濟、正義和友愛的社會。

特別在我們這個時代，當全球一體化使我們日益互相依靠，基督信仰能夠且應該令這團結不會建基於沒有天主，亦即缺乏真愛的基礎上，

否則便會釀成混亂、個人主義、和大家互相壓制。福音永遠都是以人類大家庭的團結為目標，但並不是從外加諸內的團結，也不是基於理想或經濟的利益，而是來自對彼此的一份責任感。因為我們承認大家都是同一個身體，基督的身體肢體，是因為我們從祭台上的聖事學會，且不斷學習到分享、愛才是真正公義的途徑。

現在讓我們返回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行動。那時刻發生了什麼事？當他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犧牲，這是我的血，為你們眾人而傾流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耶穌以那舉動預告加爾瓦略山的事件。祂為了愛而接受了一切的苦難，包括當中的折磨和暴力，直至死在十字架上；祂以這種方式接受苦難，遂把苦難化為奉獻的行動。這種轉變是世界最需要的，因為這樣祂從內裡拯救世界，向世界開放天國的層面。但天主時常願意透過基督所走過的道路，實現更新世界，這道路就是天主自己。基督信仰沒有什麼神奇的東西，沒有什麼捷徑，而是透過謙遜和忍耐的道理，等待麥子綻開而產生生命，這也是信仰的邏輯，用天主溫柔的力量，把山移開。因此天主願意透過一系列的改變，繼續更新人類和宇宙的歷史，感恩聖事就是這變化的標記。透過已祝聖的麵餅和酒，基督的體血真正臨在其中，祂把我們轉化，使我們與祂同化：使我們也參與祂救世的工程，藉著天主聖神，祂使我們有能力按照祂自獻的邏輯而生活，如同一粒麥子與祂結合，並在他內一樣。因此我們播下的種子，在歷史的犁溝逐漸成熟，結出合一與和平的果實，這是我們按照天主的計劃所邁向的目的。



## 逾越奧蹟——禮儀——感恩聖祭

2011年9月11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安科納意大利全國第廿五屆聖體大會閉幕禮的講道

人沒有能力給予自己生命，他只能從天主那裡了解自己：人與天主的關係給予我們的人性一個內涵，使我們的生命成為美好和正義的。我們在天主經中祈求祂的名被顯為聖，求祂的國來臨，願祂的旨意能得以成就。在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首先要放天主在首位，因為這首位能讓我們重新找到我們是誰這個真理，只有識認和跟隨天主的旨意，我們才會找到真正的美善。給天主騰出時間和空間，使他成為我們在世生活的中心。

我們該從那裡開始，像從源頭般，找回和重新肯定天主在萬有之上？從感恩聖事開始：在這聖事中，天主為親近我們，而成了我們的食糧；在這聖事中，祂在困難重重的路途上成了我們的力量，祂像朋友般臨在去轉化我們。昔日天主藉梅瑟給人的法律，也曾被視為「天上的食糧」，以色列人藉這法律，而成為天主的子民，但耶穌卻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最終極和決定性的說話，祂以人的位格與我們相遇。身為永恆的聖言，祂才是真正的瑪納，是生命的食糧（參見若 6:32-35），誰要完成天主的事業，就要相信祂（參見若 6:28-29）。在最後晚餐，耶穌將祂整個生命結合在一個動作上，銘刻在向天主說的逾越節祝謝經中，這動作是他作為子，為了父無限的愛而向祂獻上感謝。耶穌把餅擘開，分給門徒，但當中的意義更為深遠，因為祂獻上自己。他拿起杯來，分給門徒，讓大家都從這杯中喝，但在這動作中，祂賜給我們以「他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盟約」，他獻上了自己。耶穌遵從父的旨意，預先行了最大愛情的行動：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在十字架上祂的生命將被奪去，但在此刻祂自己已交出了自己的性命。這樣，基督的死不致淪為一個慘烈的死刑，而是被祂轉化成一個表達愛情的自由行為，一個自我奉獻的行為。透過戰勝這死亡，他重申由天主手中而來的創造原

是美好的，只是被罪惡所貶抑，但最後也獲得救贖。我們從聖體聖事中，可獲得這無限偉大的恩賜：天主把自己賜給我們，為把我們的生命向祂開放，讓這生命加入十字架的愛情奧蹟，使它參與我們由此而來的永恆奧蹟，能預嚐在天主內圓滿生命的新境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期待當中。

從感恩聖事出發，重新肯定天主在萬有之上，這對我們日常生活有什麼意思？親愛的朋友，我們所領受的共融聖事，拆除我們的利己主義，給我們傳達死而復活的基督的神，使我們相似祂；使我們在教會這共融的奧蹟內，與眾弟兄姊妹親密地團結一致。教會就是這唯一的餅，使眾人成為一個身體（參見格前 10:17），實現初期信友在《十二宗徒訓言》（*Didaché*）內的祈禱：「正如這擘開的餅，曾分散在山嶺間，被收集起來成為一體，但願分佈在天下各處的祢的教會，也同樣聚合在祢的天國裡」（IX,4）。感恩聖事維持和轉化整個日常生活。正如我第一篇通諭說的：「在共融聖事中，包含著被愛和轉而去愛其他人」，因此，「領受共融聖事而不具體實踐仁愛，在本質上是不完整的」（《天主是愛》通諭，14）。

二千年的教會歷史充滿著許多聖人聖女，他們的存在是具有說服力的標記，說明從與主共融的感恩聖事，如何能在團體生活的各方面，產生新而強烈的責任感。如此，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正面社會發展於是產生，特別關注到那些貧窮、患病或生活艱難的人。受到基督的滋養，令人對弟兄姊妹的情況，不會置身事外或漠不關心，卻會採取十字架犧牲的愛和奉獻的邏輯。那些懂得在聖體面前跪下，和那些領受主聖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留意不到缺乏人性尊嚴的情況，他必懂得親自為有需要的人服務，與飢餓者分享食物，給口渴的人水喝，給赤身露體的人衣穿，探望患病和在監裡的人（參見瑪 25:34-36）。在每個人身上，他能認出同一個主——那位為了我們和為了我們的得救，而毫不猶疑地將自己完全交出來的主。因此，感恩聖事的神修是真的靈丹妙藥，能治癒日常生活中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它使人再次發現無條件的付出和關係的重心，從家庭開始，特別注重紓解破碎家

庭的創傷。感恩聖事的神修，是教會團體的靈魂，它克服分裂和對立，並重視不同神恩和職務，使它們為教會的合一服務，促進教會的活力和使命。感恩聖事的神修，是重建人類今日尊嚴的途徑，包括人的工作在內，嘗試找出配合喜慶和家庭的時間，致力克服不穩定的情況和失業問題。感恩聖事的神修，也會幫助我們面對不同形式的人性軟弱，明白到它們不會抹煞人的價值，卻要對這樣的人表示親近、接納和扶持。一個更新的教育的能力，從生命的食糧獲得力量，全心為人的生命、知識、精神和文化遺產的基本價值作見證；它的活力使我們住在世上城市的人，隨時樂意為公眾利益付出，建設一個更公平和友愛的社會。

親愛的朋友，讓我們藉著感恩聖事的力量，由這馬爾凱西區（Marche）再次出發。我們所舉行的奧蹟，應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互相滲透。沒有任何屬人的事物，在感恩聖事內找不到它圓滿發展所需的方式：與基督交往，並作為和天父的奉獻，日常生活於是成為屬神的敬禮，在一切生活的情況下，天主都是在萬有之上（參見《愛的聖事》宗座勸諭，71）。不錯，「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瑪 4:4）：我們服從這些話生活，這話就是生活的食糧，直至我們像伯多祿一樣，以愛情的智慧自我交付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我們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若 6:68-69）。

## 逾越奧蹟——禮儀——感恩聖祭

2012年1月2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向新慕道團的講話

這事實給予我一個機會，對禮儀的價值作簡短的反思。梵蒂岡第二屆大

公會議把禮儀介定為：基督司祭和他身體——教會的工作（參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乍眼看來，這似乎很奇怪，因為好像是基督的工作，決定耶穌在歷史上的救贖行動：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那麼，禮儀是基督的工作，究竟是什麼意思？耶穌的苦難、死亡和復活，不僅是歷史事件；它們與歷史連接在一起，並滲透歷史，但它們卻超越歷史，且永遠存在於基督的心內。在教會禮儀的行動中，復活的基督親身臨在，為了我們的得救，祂使同一的逾越奧蹟，在今天為我們臨現和生效。祂吸引我們到祂自我奉獻的行動中，這行動永遠存於祂的心中，祂卻使我們參與這逾越奧蹟的臨在。主耶穌的這項工作，就是禮儀的真正內容。進到逾越奧蹟的臨現當中，這也是教會的工作，因為教會是祂的身體，與基督成為同一的主體，正如聖奧思定說的，是整個基督——頭與身體（Christus totus caput et corpus）。在舉行聖事時，基督把我們都沉浸在逾越奧蹟當中，讓我們經歷從死亡中得到生命，從罪惡中達至在基督內的新生命。

這尤其在舉行感恩聖祭時發生，因為感恩聖祭是基督徒生活的高峰，它也是重新發現基督徒生活的樞紐，是新慕道團所邁向的目的。正如你們的會憲所說，「聖體聖事對新慕道團是基本重要的，尤其是在領受洗禮後，在小團體內作的再慕道」（第13條§1）。對於那些遠離了教會，或未有適當培育的人，為了幫助他們重新接近豐富的聖事生活，新慕道團可在主日第一晚禱後，按教區主教的規定，在小團體內舉行主日感恩祭（參見《會規》第13條§2）。但每次舉行感恩聖祭，都是同一基督與祂唯一教會的行動，所以基本上應開放給所有屬於這教會的人。感恩聖祭是為大眾而設的，這特徵可見於每次實在舉行感恩聖祭時，最終都是由身為主教團成員並負責某地方教會的主教所監督（參見梵二《教會憲章》，26）。在小團體內舉行的感恩聖祭——忠信地遵從禮儀書的規限，及慕道團章程許可的專有細節——其目的在於幫助那些正經歷這生活途徑的團員，明白到成為基督救恩奧蹟一份子的這項恩賜，是為了使信友有能力徹底作出見證。同時，個人或小團體在信仰方面的逐漸成熟，必須幫助他們加入更大的教會團體的生活，如參加堂區常規的感恩聖祭，他們正是在堂區內並為了堂區而推行新

慕道團的（參見會規，6）。在體驗新慕道團生活途徑的同時，重要的是不要脫離堂區團體，而舉行感恩聖祭正是所有人真正團結一致的地方，主在那裡緊抱著在神修生活上不同成熟程度的信友，使我們結合於同一個餅，成為同一個身體（參見格前 10:16 等）。

## 2012 年 4 月 14 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致德國主教團主席的信

致可敬的德國主教團主席  
弗里堡總主教 Robert Zollitsch  
Herrenstraße 9 D-79098 弗里堡

2012 年 4 月 14 日於梵蒂岡

敬愛的總主教閣下：

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閣下到訪時，你讓我得悉有關彌撒聖祭感恩經內“pro multis”兩字的翻譯，在德語區的主教之間仍未達成共識。這對於即將出版“Gotteslob”歌詠及祈禱集的新版本，有潛在的問題，因為某些德語區希望保留「為所有人」的譯句，適逢德國主教團當時按聖座所要求的一致改作「為大眾」。我曾答應他們我會以書面表達有關這個重要的問題，目的是避免在我們最重要的禱文上出現分歧。本函是透過閣下致德國主教團成員，並轉發給德語區其他的主教。

首先，讓我簡單地說出問題的來由。在六十年代，有需要經主教們負責將羅馬彌撒經書翻譯成德文時，當時「為大眾」一語，在釋經方面取得一致的共識，大家認為依 53:11 等節中，「大眾」大概是猶太人的表達方式，用來指全部，即「所有人」。在瑪竇和馬爾谷福音中，「大

眾」一詞也可能屬「閃族語風」，應翻譯成「所有人」。這概念也應用於拉丁文的直接翻譯上，當中的“pro multis”，透過福音的記載，令人聯想到依 53，因而應翻譯成「為所有人」。這釋經方面的一致意見，經歷了一段時間後卻被打破，已不再存在了。在德文聖經基督徒合一版所載的耶穌最後晚餐說：「這是我的血，盟約的血，為大眾流出來的」（谷 14:24；瑪 26:28）。這顯示出非常重要的一點：把“pro multis”譯成「為所有人」事實上不是純翻譯，而是一種詮釋，雖則它肯定有其根據，然而已是一種詮釋，多於一個翻譯。

這種結合翻譯和詮釋的做法，在某意義下，屬梵二後禮儀書的現代語翻譯指引原則之一。大家都清楚知道，聖經和禮儀經文，跟現代人的說話和思想世界，是有一段距離的，所以就算是把它們翻譯過來，也難以令參與禮儀的人充分明白。讓參與禮儀的人能透過譯文理解經文，已是一個嶄新的嘗試，雖然譯文與人們的世界仍有很大的距離；正是這樣，經文與人們間的大距離才顯露出來。因此，大家感到不但需要授權，更應在翻譯中結合詮釋，縮短與人之間的距離，更何況這些經文正是要達到人們的心智和理解的。

與原文內容達意的翻譯原則，而不一定需要字面翻譯，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當我需要接續以不同的語文唸禮儀經文時，我才察覺到在不同的翻譯中，幾乎不能找到任何共通之處，經常只能隱約地認出它們是來自同一的原來文本。此外，翻譯時把經文平庸化，實在令經文失真。因此，在多年來，我個人更清楚明白到，按翻譯指引所提倡的結構相符，而不是字面上的一致，也有它的不足之處。根據這種種的考慮，禮儀及聖事部於2001年3月28日發出了有關翻譯的訓令：《真正的禮儀》（“Liturgiam authenticam”），重新注重字句相符的原則，但沒有明顯規定單方面的逐字相符。這訓令最大的得著，是它基本上注意到翻譯與詮釋兩者之間的分別，正如我在開始所提及的。這分別不論對於聖經的話，或者對於禮儀的經文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必須盡量把聖經的話原原本本的表達，包括它奇特之處和它本身帶有的問題；另一方面，教會受託解釋這些話，使我們在現今有限的理解

中，也能明白到上主給我們的訊息。最準確的翻譯也不能取代詮釋：在啟示的結構上，聖言是在教會團體的詮釋下得以理解的，忠於聖言和把它們實踐，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聖言必須以它本身的形式出現，就算這形式對我們來說是奇特的；詮釋必須以忠於聖言本身為標準，與此同時也應令今日的聆聽者容易明白。

在這處境下，教廷決定在彌撒經書的新譯本中，“pro multis”必須如實翻譯，而不是結合了詮釋的意思。我們必須將詮釋版本中的「為所有人」，以簡單翻譯的「為眾人」取代。在此我想指出，不論在瑪竇或馬爾谷福音中，都沒有放上冠詞，因此不是「為那些眾人」，而是「為眾人」。雖然我希望這個決定，在翻譯與詮釋的基本關係上，能完全使人明白，然而我也清楚明白到，它對於那些在教會內負責解釋天主聖言的人，會帶來極大的挑戰。事實上，對於那些慣常參與彌撒聖祭的人，這無可避免地，就像在最神聖的核心出現了斷層似的。他們會問：基督不是為所有人而死去的嗎？教會是否修改了自己的教義？教會可以這樣做嗎？她有權這樣做嗎？這樣的反應是否想摧毀梵二的遺產？基於五十年來的經驗，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更改禮儀的格式和經文，對人靈有多麼大和深遠的影響；更改如此重要的經文必定會令人強烈地感到不安。為了這個緣故，當我們根據翻譯和詮釋的分別，決定選擇「眾人」一詞，我們同時也決定採用這翻譯之前，必須在各語言地區先作正確的教理講授，主教可藉此令他們的司鐸，及再經由司鐸令所有信徒，實際明白所涉及的是什麼。實施禮儀新譯的先決條件，就是必先作教理講授。以我所知，此等教理講授在德語區至今尚未推行。親愛的同袍弟兄，我這封信的目的就是迫切地懇請你們，著手進行這樣的教理講授，及後與司鐸們討論這教理，並同時讓教友們都能得到。

這教理講授首先應簡單解釋：為什麼在梵二後彌撒經書的翻譯，把「眾人」一詞變成了「所有人」：目的是要按照耶穌所想的意思，明確地表達那來自耶穌的救恩的普世性。但隨即提出一個問題：倘若耶穌是為所有人而死，為什麼在最後晚餐祂所說的是「為眾人」？又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堅持，採用耶穌建立感恩聖事時說的這句話呢？說到這裡，

我們便需要加上一句，按瑪竇和馬爾谷福音，耶穌說的是「為眾人」，但按路加福音和保祿書信，耶穌用的卻是「為你們」。那麼，範圍似乎變得更縮窄了。相反，我們正可以由這一點出發，找到問題的解答。門徒們知道耶穌的使命超出他們和他們的圈子；他的來臨是要把四散世界各地的天主子女重新聚集在一起（若 11:52）。但「為你們」一語，卻使耶穌的使命對在場的人變得絕對實在。他們不是某一大群人的無名氏，反之，他們每人都知道主正是「為我」，「為我們」而死的。「為你們」推廣至過去和將來，是指那完全個別的我；我們在這裡聚集在一起，耶穌認識和愛個別的我們。因此，這個「為你們」並不是一種限制，而是實在，對每一個舉行感恩祭的團體都是這樣，使這團體實在與耶穌的愛結合。感恩經第一式在祝聖聖體聖血的經文中，結合了兩篇聖經經文，根據這些經文而說：「為你們和眾人」。後來在禮儀改革時，所有感恩經都恢復採用這格式。

然而，我們再次問：為什麼採用「為眾人」？主不是為所有人而死麼？事實上，耶穌基督，身為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是為所有人才成為人的，他是新的亞當，這些都是我們信仰的可靠基礎。在這一點我只想提出三篇聖經的經文：保祿在《羅馬書》指出，天主把自己的兒子「為我們所有人交出（羅 8:32）。論及耶穌的死時，《格林多後書》這樣說：「一個人替所有人死了」（格後 5:14）。《弟茂前書》這樣寫著：「他奉獻了自己，為所有人作贖價」（弟前 2:6）。（譯按：思高聖經在這三段經文都譯作「眾人」。）那麼，我們有更大的理由再反問：如果已是這麼清晰，為什麼在感恩經用了「為眾人」呢？如今，教會是從新約聖經有關建立聖體聖事的記載，重新採用這格式。教會這樣說是因為尊重耶穌的說話，為的是要保存對他的忠信，甚至忠於祂的說話。恭敬地尊重耶穌本身的說話，就是建立感恩經格式的原因。但我們會問：為什麼耶穌會這樣說？真正的理由出於耶穌以這樣的方式，令人認出祂是依 53 中所提及的上主的僕人，祂想表示自己是先知預言中所期待的那位人物。教會恭敬地尊重耶穌的說話，而耶穌對「聖經」的話又忠信不二：這雙重的忠誠就是採用「為眾人」這格式的實際原因。我們也加入這一



連串恭敬的忠誠內，對聖經的這些話作字句相符的翻譯。

先前我們已看到，把路加和保祿的話譯作「為你們」，這並非限制而是具體化，如今我們可以認出「眾人」和「所有人」之間的對立，其實有各自的個別意思。「所有人」所指的是存在的層面，耶穌的存在和他所做的涉及整個人類，包括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但就歷史而論，在那些實際上舉行感恩聖祭的團體中，他只及於「眾人」。所以，我們可以認出「眾人」和「所有人」之間相關連的三重意義。首先，對我們來說，能坐在主的宴席上，應意味著意外、喜樂和感謝，因為祂召叫我，使我能與祂相聚和認識祂。「我感謝上主，祂藉著聖寵在祂的教會內召叫了我……（聖歌“*Fest soll mein Taufbund immer stehen*”《我的聖洗許諾會永遠穩固》，第一段）。

但其次，這也意味著責任。至於上主如何以祂自己的方式接觸其他人——「所有人」，最終依然是一個奧秘。但可以肯定的是，直接被祂邀請到祂的餐桌上坐席，確構成一個責任，所以我會聽到：祂是「為你們」、「為我」而受苦的。眾人為所有人負起責任。眾人的團體應為所有人，成為燈台上的光、在山上的城、酵母。這是與我們每人有關的聖召，全是以個人的方式。我們就是眾人，必須代替所有人負起責任，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最後，我們可加上第三個方面。在現今的社會，我們似乎不能實在感到自己是「眾人」，而是一小撮人，一小隊人，而且人數不斷下降。這並不是事實，相反，我們是「眾人」：若望在《默示錄》說：「在這些事以後，我看見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默7:9）。我們人數眾多，並代表所有人。因此，「眾人」和「所有人」兩詞走在一起，兩者在責任和承諾上是相關連的。

主教閣下，親愛的主教同袍弟兄！以上我所說的，是希望指出教理講授內容的基本方向，透過這教理講授，司鐸和平信徒都應為新的譯本盡早準備自己。但願我所說的一切，同時有助深入參與感恩聖祭，參與「信德年」等待著我們的重任。我希望這教理講授能早日推出，成

為禮儀革新的一部分，這是梵二在第一期會議時已開始致力做的。

給予你們復活節的祝福和問候，  
在主內我唯主確屬

### 2012年4月2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祝聖司鐸彌撒的講道

聖經中的君王——牧者形象，其主要的職務包括治理天主子民，把他們團結起來，並領導他們；這一切君王的功能，都在耶穌基督的自我犧牲上，完全實現出來；總而言之，就是在十字架的奧蹟中，即在那謙遜和因愛而犧牲的至崇高行動中實現了。Teodoro Studita院長說：「藉著十字架，我們基督的小羊，在同一羊棧內聚集，以那永恆的居所為目的地。」（《朝拜十字架的講道》：PG 99, 699）

我們正舉行的授予司鐸聖秩的經文，正是朝著這方向而撰寫的。例如：在涉及《被選者的承諾》作的最後一個問題，亦是高峰和扼要的問題是：「基督大司祭為我們將自己獻於聖父，作為純潔的祭品；您願意一天比一天，與祂更密切的結合，並同祂一起為人類的得救，完全獻身於天主嗎？」事實上，司鐸是以獨特的方式參與基督犧牲的奧蹟，以個人方式與祂結合，目的是為延展祂救贖的使命。這個藉聖秩聖事而來的結合，透過司鐸自己慷慨的回應，應「一天比一天更密切」。因此，即將接受司鐸聖職的親愛朋友，你們回答這個問題時將會說：「靠天主的助佑，我願意」。隨後，在傅油禮這釋義儀式中，主禮說：「願天父以聖神及德能所祝聖的主耶穌基督，保佑您，賜予您聖化天主子民的恩寵，並向天主奉獻聖祭」。其後，主禮在授予麵餅和酒時說：「請接受聖潔子民奉獻給天主的禮品。您要明白您所做的，生活您所

舉行的，使您的生活符合主十字架的奧蹟」。這話強調司鐸每天舉行彌撒聖祭時，不是在履行一個儀式上的任務，而是與那位在教會內不斷實現救贖犧牲的復活主基督共融下，履行一個徹底和深入地關乎他個人生命的使命。

感恩聖事的這個祭獻特性，與它的牧靈特性是不可分割的，構成這聖事的事實和救恩力量的核心，任何行動的有效性都有賴它。當然，我們所說的有效性，不僅是指心理或社會層面而言，而是指天主深深臨於人所帶來的豐盛生命。如果沒有舉行基督的祭獻，教會的各種努力，包括宣講、工作和各種行動，都會失去它們豐富的救恩實效。舉行基督祭獻這任務是交託給那些已領受聖秩聖事的司鐸。事實上，司鐸的聖召是在自己身上活出耶穌親歷的一切，即毫無保留地投身宣講，治好人各種身心的疾病，最後總歸於那最崇高的行動，為人類「交付性命」，這行動在感恩聖事中——耶穌逾越奧蹟的永遠記念——表達出來。唯有穿越逾越祭獻的「門」，各時代和各地的人，才能進入永生。正是透過這「神聖的行徑」，人們才能完成出谷，來到真正自由的「福地」，到達那「青綠的草場」，在那裡得到無窮盡的平安和喜樂（參見若 10:7,9；詠 77:14,20-21；詠 23:2）。

## 10. 宇宙的禮儀——天上的禮儀

2007年9月9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到訪奧地利聖十字隱修院的講話

你們為這世界的首要服務，應是祈禱和舉行日課。每位司鐸，每一位獻身人士內心的態度應是：「任個事物也不可放在神聖日課之上」。這內心態度之美表現於禮儀的優雅，以致我們在禮儀中詠唱、讚美、頌揚和朝拜天主時，令一片天堂臨現於地上。要是說，一個完全以天主為中心的禮儀，在儀式和歌曲中可見到永恆的景象，這絕對不是莽撞之言。否則，我們數百年前的前輩，又怎會興建一所如此莊嚴神聖的建築？單是這裡的建築，已把我們的感覺吸引至那些「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任何方式為禮儀所作的努力，決定性的準則常是將目光轉向天主。我們在天主面前，祂向我們說話，我們也向祂說話。我們在考慮禮儀時，若只求如何能使禮儀變得吸引、有趣味和優美，這場比賽已輸掉了。它是天主的工作（Opus Dei），天主是禮儀特定的主體，要不然這什麼也不是。在這意義下，我懇請你們：實踐禮儀時，務必將目光放在天主上，與諸聖相通功，與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時代生活的教會共融，好使禮儀表達出人類的朋友——天主的美和崇高！

2008年9月12日教宗本篤十六世

在巴黎聖母院主教座堂舉行晚禱時的講道

願天主受讚美，祂讓我們在一個巴黎市民和所有法國人所喜愛的地方會面！願天主受讚美，祂賜我們向祂獻上晚禱的恩寵，向祂高舉我們

的頌讚，祂堪當教會禮儀所說的頌讚，這禮儀是以色列會堂禮儀給教會的遺產，是基督和他初期的門徒已實行的！是的，願天主受讚美，祂來扶助我們，“in adiutorium nostrum”，幫助我們將口中所獻上的祭獻上達高天！

我們正身處巴黎教區的母堂，聖母院主教座堂，矗立在這城市的心臟，一個天主臨現人間的標記。我的前輩教宗亞歷山大三世（Alessandro III）奠下第一塊基石，教宗庇護七世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曾光臨此地，我很高興在四分之一世紀後，跟隨他們的足跡，為你們主持一個教理講座。我們得以在這所美麗建築內聚會，豈能不感謝創造了物質，同樣也創造了靈魂的天主？魯特西亞（Lutezia，巴黎）的基督徒，曾建了一所獻予首位殉道者聖斯德望的主教座堂，但不久地方變得太小，於十二至十四世紀期間，逐漸被現今我們仰慕的主教座堂取替。中世紀的信仰令人建築宏偉的教堂，你們的先祖到這裡讚美天主，將自己的希望交託給祂，表達他們對天主的愛。許多宗教及非宗教的大事，都曾在這聖所進行，這裡的建築師、畫家、雕塑家和樂師，都落力一展所長。在眾多名人當中，我們記得建築師 Jean de Chelles、畫家 Charles Le Brun、雕塑家 Nicolas Coustou，以及風琴家 Louis Vierne 和 Pierre Cochereau。藝術，這猶如指向天主的旅程、歌詠團的祈禱、教會對創造者的讚美。

曾於 1886 年的聖誕節，幫助到來參與當日晚禱的 Paul Claudel，找到走向與天主建立個人關係的途徑。重要的是，正在詠唱聖母讚主曲之際，天主啟迪了他的心靈；教會在這首聖母讚主曲中，聆聽童貞聖母瑪利亞——這些地方神聖的主保，向世界講述全能者天主舉揚了卑微的人（參見路 1:52）。在這裡，一幕又一幕的皈依，雖然鮮為人知，卻絲毫不失它們的真實性；曾在這裡的講道台上宣講福音的人，有 Lacordaire、Monsabré 和 Samson 等多位神父，他們懂得如何將自己的熱忱，傳達給無數不同的聽眾。巴黎聖母主教座堂，堪稱貴國最著名的遺產之一。真十字聖木和茨冠荆棘的聖觸——我剛才已向它們行了敬禮，這傳統可追溯到聖路易斯的時代，它們今日已放在一個合宜的

寶盒中，它代表著人們向這造物的愛情所獻上的精神。

這所歷史悠久的主教座堂的拱頂下，見證著天主願意人們與祂自己建立不斷的對話，剛才讀出的聖言成了我們晚祭的材料，就如獻香所特別表現的，使我們向天主的讚頌成為有形可見的。聖詠作者的話恰好描述我們內心的情感，想不到他竟這樣準確的表達出來：「我喜歡，因為有人向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詠 122:1）。*Laetatus sum in his quae dicta sunt mihi*: 聖詠作者的喜悅，包含在這聖詠的說話中，散發到我們的心內，引起一種深切的共鳴。我們的喜樂在於進入上主的居所，因為正如教父們所教導的，這居所正正是那天上耶路撒冷的象徵，即那降到我們中間的聖城（參見默 21:2），為的是賜給我們最美麗的居所。聖依拉略（Poitiers）主教聖師寫道：「如果我們住在其中，我們便是與聖人同市的居民，是天主的家人，因為那是天主的居所（*Tract. in Psal. 121,2*）。聖奧思定補充說：「這篇聖詠嚮往天上的耶路撒冷……這篇聖詠是一首升階歌（登聖殿歌），這些階梯不是為走下來的人而設的，而是為向上走的人……我們在流徙的時候嘆息，在家鄉時將要歡欣；在這流徙的旅途中，我們遇見那些已看見聖城的同伴，他們邀請我們朝那裡奔跑」（*Enarr. in Psal. 121, 2*）。親愛的朋友，在這晚禱中，我們在思想上和在祈禱中，連同在我們之前，曾在多個不同世紀的無數男女的聲音，他們都曾在這裡唱出這同一篇聖詠。我們加入這些朝聖者的行列，朝著上耶路撒冷和聖殿的階梯去；我們加入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的行列，他們明白到自己在世上的朝聖之旅，目的地是在天上，永恆的耶路撒冷，而他們信賴基督必能領他們抵達終點。知道圍繞著我們的，是這一大群眼看不見的見證人，的確令人鼓舞！

倘若我們邁向聖城的路途不是在教會內進行，這旅程便不可能成就，因為教會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幼芽和預像。「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勞苦」（詠 127:1）。除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位主還可以是誰呢？是祂創立了教會，把教會建基於磐石上，在伯多祿宗徒的信德之上。又正如同一的聖奧思定所說：「是耶穌基督，我們的主，

親自建造祂自己的房屋。許多人也付出了勞力，但若不是祂介入建築工程當中，建築者也是徒勞無功」（*Enarr. in Psal.* 126,2）。如今，親愛的朋友們，聖奧思定問，究竟誰是這些在工作的人？他自己提供了答案：「是那些在教會內宣講天主聖言的人，所有聖事的施行人。我們眾都在趕路，都在工作，都在建築」；但只有天主在我們內「建樹、勉勵和激發我們的敬畏之情，祂開啟人的理解能力，把我們的情感轉向信仰」（同上）。我們為聖言服務所作的行動，是多麼的美妙啊！我們是聖神的工具；天主是這麼的謙下，透過我們傳播祂的聖言。當我們洗耳恭聽祂口中的話，我們便成了祂的聲音。我們把祂的說話宣之於口，為的是把聖言帶給世界。我們所獻上的祈禱獲祂悅納，祂藉著我們的祈禱與我們所遇見的人傳達自己。的確，正如保祿對厄弗所人說的：天主「在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1:3），因為祂揀選了我們作祂的見證人，直到地極，並在我們尚未在母胎形成之前，祂透過自己奧妙的恩寵，揀選了我們。

教宗本篤十六世著作，《世界之光》，  
梵蒂岡出版社，梵蒂岡，2010年，第153頁

禮儀不應是團體的自我表現。常言說，同樣不應該說，重要的是各人理好自己內裡的事，因為最終會變得單單自己是重要的。相反，禮儀其實在於我們所參與的是一件更大的事，在某種方式之下，我們要走出自我，才能有海闊天空。因此，禮儀不管怎樣，也不能是我們自己的創作，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禮儀實在是一個過程，透過禮儀我們讓自己被帶進教會偉大的信仰和祈禱中。為了這緣故，初期基督徒祈禱時面向東方，面向著上升的太陽，象徵復活的基督。他們用這方式表示整個世界都邁向基督，而基督擁抱著整個世界。

這份與上天和下地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初期教會建築教堂時，刻意地讓陽光能在特定的時刻，照亮這所天主的居所。今天我們再次發現大地和宇宙彼此影響的意義何在，我們也需要重新發現禮儀的宇宙特性，好像歷史特性一樣。重要的是這個特性並非某人不知何時發明出來的，而是從亞巴郎開始，有機地發展出來的。古代的元素也包括在禮儀內。



# 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

2018年7月初版（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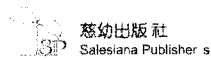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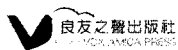
策劃：張心銳  
翻譯：張心銳、羅綺華  
校對：李子忠  
審訂：斐林豐神父  
准印：天主教香港教區楊鳴章主教  
日期：2018年7月3日

出版及發行：鮑思高出版協會—良友之聲出版社  
香港九龍天光道16號  
電話：(852) 2568 1617  
傳真：(852) 2568 4161  
電郵：enquiry@vap.org.hk  
網址：www.vaphk.org

國際書號：978-988-14728-3-0

承印：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道436-446號官塘工業中心第四期地下B舖

鮑思高出版協會：



本書內容均取自梵蒂岡「聖座教宗禮儀處」（OFFICIO DELLA CELEBRAZIONI LITURGICHE DEL SOMMO PONTEFICE）的專題網頁：[http://www.vatican.va/news\\_services/liturgy/documents/index\\_insegnamenti-liturgia\\_it.html](http://www.vatican.va/news_services/liturgy/documents/index_insegnamenti-liturgia_it.html)。意文版名為Insegnamenti sul la liturgia di Benedetto XVI。中文版的譯者按照上述網頁內容翻譯，並以原文意大利版本為準。

天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批准轉載《歷任教宗》宗座牧函。



梵蒂岡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謹代表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附上  
為中文版《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的親筆簽名。

送上問候！

+ Georg Gänswein

喬治·根斯凡總主教  
領銜烏爾比薩利亞總教區  
宗座府總管  
教宗本篤十六世私人秘書